

新
小
說



第 陵 號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 順德麥鼎華譯

俄羅斯史

洋裝全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

凡欲覘人國者必研究其國之歷史以知其盛衰興亡之故乃始得其真相此書於俄羅斯之創造與成立改造與勃興皆詳細記述簡括無遺彼俄國斯向爲專制政體之國與我國體正相類似其成敗得失皆可借鑑且西伯利亞鐵道旣成勢力駸駸南下我國實首當其衝若惜于國勢民情日言抵禦曷當于事本局特選此佳本急爲譯出以供我國民之稽考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新小說第陸號目錄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圖畫

世界最肥胖者美梨

世界最長頸者威廉多士

生鬚婦人克黎士支爾卜

獅面人來安努

●法律小說

宜春苑

法國某著
無歡羨齋譯

●政治小說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三五

第十二回節婦貞誠上感天帝 英雄邂逅相遇深

山●第十三回千里奇逢班荆話舊 羣英相會救

友同心●第十四回政見參商賓勃侯演說 憲章

宣布改革黨成功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五七

第十四回膺奇變羈人被囚 哭死黨豪傑多情●
第十五回悶胡蘆三人滋異議 具本事一子顯專
長

●冒險小說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七三

第十二回赴友難●第十三回戰時病院●第十四
回機敏之計畧

●偵探小說

九七

離魂病

披髮生譯述

●外交小說

一一七

白絲線記

法國某著
披髮生譯

●廣東戲本

一三五

黃蕭養回頭

新廣東武生度曲

●雜記

一五五

西事拾遺

俾士麥婚前十日與夫人書

新骨董錄

繙譯笑話 ● 我道非盜 ● 守舊樣子

射覆叢錄(五)

燈謎叢錄

●雜歌謠

一六九

庚子時事襍詠二十二首

袁一

輜軒語三首



售報價目表

日本各地			日本通用銀
一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四角	二元二角	四元	中國通用銀
中國各海外埠			
一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四元四角	二元四角	四元五角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偵探
小說

離魂病

全一冊

定價 二角五分



小說者最能激刺人之腦筋而常善導人以遊于他境界者也蓋其變幻不測哀樂無端使人讀之而忘其現在所處之地位不啻置身于書中而爲書中之人也者小說之妙不可謂非窮神盡化乎其尤奇者則莫如偵探小說筆端閃爍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觀真令讀者如墮五里霧中也且讀此等小說能使人性靈敏活行事老成是又與他小說之徒托空言無補實際者有異是書連號譯印于本報大受閱者之歡迎茲已完竣特將版權售與上海廣智書局歸其另印單行本出售經已存案翻印必究即日出版愛讀者盍速購取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橫濱

新小說社謹啓

新民叢報第三十五號目錄

●圖畫

普法戰役三傑講和會議之圖▲南歐

兩大港

●論說

中國社會之原(續)

●學說

彌勒約翰之學說(續)

●時局

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

●政治

官制議

●歷史

中國人種攸

●教育

泰西教育學沿革小史(續)

●政界時評

●雜評

●評論之評論

●談叢

華年閣雜談

●譯叢

歷史之片影

●文苑

詩界潮音集

●雜俎

華年閣雜錄

●紀事

新小說第五號目錄

●圖畫

拿破崙與普魯士王后會於的爾薛之圖▲伯林風景▲加拿大奇景

●歷史小說

東歐女豪傑▲第五回智小五賺烈士回家俠子連到俄都入黨

●政治小說

回天綺談▲第七回壯士抱不平救人母子美人思義士惹起相思▲第八回無理取鬧與法開戰有冤難訴沈海無蹤▲第九回保國愛民志士蜂起橫征暴斂貴族聯盟▲第十回倉皇失措求援法王兩面受敵大困新黨▲第十一回貴族急公全家慘死名僧愛材挺身劫獄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第十二回羈人登岸縱遊獵蠻子犯舟逞兇橫▲第十三回中奇計蠻人殺身命逞雄辯健僕思世間

●冒險小說

二勇少年▲第十回意外之救助▲第十一回天晴精神

●偵探小說

毒藥案

●廣東戲本

黃蕭養回頭

●雜記

消夏清話▲健鷺▲金銀杯▲三界問答▲善忘▲不自由▲奇癖▲主法者之龜鑑▲雷鳴之後必有暴雨

射覆叢錄

燈謎叢錄

●雜歌謠

新樂府十一章
警醒歌四章
新小說第一號題詞十首

發行所 橫濱六山下十番町 新小說社

上海廣智書局



再版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世界近世史

中國文明小史

支那史要

歐洲十九世紀史

英國制度沿革史

再版埃及近世史

意大利獨立史

希臘獨立史

土耳其機史

歷史哲學

史學小叢書第一種 俄國蠶食亞洲史略

史學小叢書第二種 十九世紀大勢略論

全定價一元六角 冊

史學小叢書第三種 日本現勢論

全定價一角五分 冊

全定價二元九角 冊

史學小叢書第四種 亞西里亞巴比倫史

全定價一元一角 冊

全定價一元四角 冊

史學小叢書第五種 猶太史

全定價一元一角 冊

全定價一元八角 冊

史學小叢書第六種 腓巴西亞史

全定價一元七角 冊

全定價一元八角 冊

史學小叢書第七種 波斯史

全定價一元一角 冊

全定價二元一角 冊

史學小叢書第八種 埃及史

全定價一元一角五分 冊

全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冊

史學小叢書第九種 亞刺伯史

全定價一元八角 冊

全定價一元四角 冊

英國憲法史

全定價一元二角 冊

全定價一元四角 冊

英國憲法論

洋裝全定價一元六角 冊

全定價一元四角 冊

國憲汎論

全定價一元三角 冊

全定價一元四角 冊

再版憲法精理

全定價一元五角五分 冊

全定價一元五角五分 冊

萬國憲法志

減價全定價一元五角 冊

全定價一元五角五分 冊

政治原論

洋裝全定價一元七角五分 冊

上海廣智書局



中國商務志	歐洲財政史	中國財政紀略	最近揚子江之大勢	萬國商業地理志	新地理	萬國地理志	再版揚子江流域現勢論	滿洲旅行記	東亞各港口岸志	再修學篇	學校衛生學	學生讀書法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二角	定價一角五分
實驗小學管理術	女學生	德育及體育	實用衛生自強法	精神之教育	教育學問答	中等教育倫理學	胎內教育	教育叢書 第一種 心理教育學	教育叢書 第二種 教育學史上卷	教育叢書 第三種 格氏特殊教育學	李鴻章	中西偉人傳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三角	定價五角五分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六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五角	定價四角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四角

發 行 書 目 (二 其)

日本維新慷慨家列傳	傳記叢書 第一種	泰西政治學者列傳	傳記叢書 第二種	俾思麥傳	傳記叢書 第三種	加厘波的傳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自由書	三中國魂	海上觀雲集初編	未來戰國志	極樂世界	愛國精神談	家政學第一種	家政學第二種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五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六角五分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三角
世界諸國名義考	泰西事物起原	天則百話	地球與慧星之衝突	地球之過去未來	處女衛生	男女生殖器病秘書	內地雜居續論	清議報全編	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	新廣東	戊戌政變記	速成師範講義叢錄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四角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三角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二角	定價八角五分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五分	定價三角五分	定價二元			

福澤諭吉談叢

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福翁者東洋學上之泰斗也此書為其平日最精要之語錄裒然成帙洵乎可為人格之模範也有志于道德問題者尤宜手置一編

政治學新論

飲冰室主人著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世界進化史

湘鄉張通煜先生輯譯
現已付印不日出書

日本南部常次郎著

衛生工事新論

全一冊
定價二角

一國之強弱專視乎種族而種族之盛衰端賴於衛生故衛生之事于國家為最重要者也吾國人民孱弱不振正坐是弊雖然衛生之道不一而工事其最要矣蓋無工事則衛生亦不可得而言譯者有概于是特取是書譯成問世于衛生書中可謂博而能詳精而得要者矣世之關心于種族問題者盍亟研究之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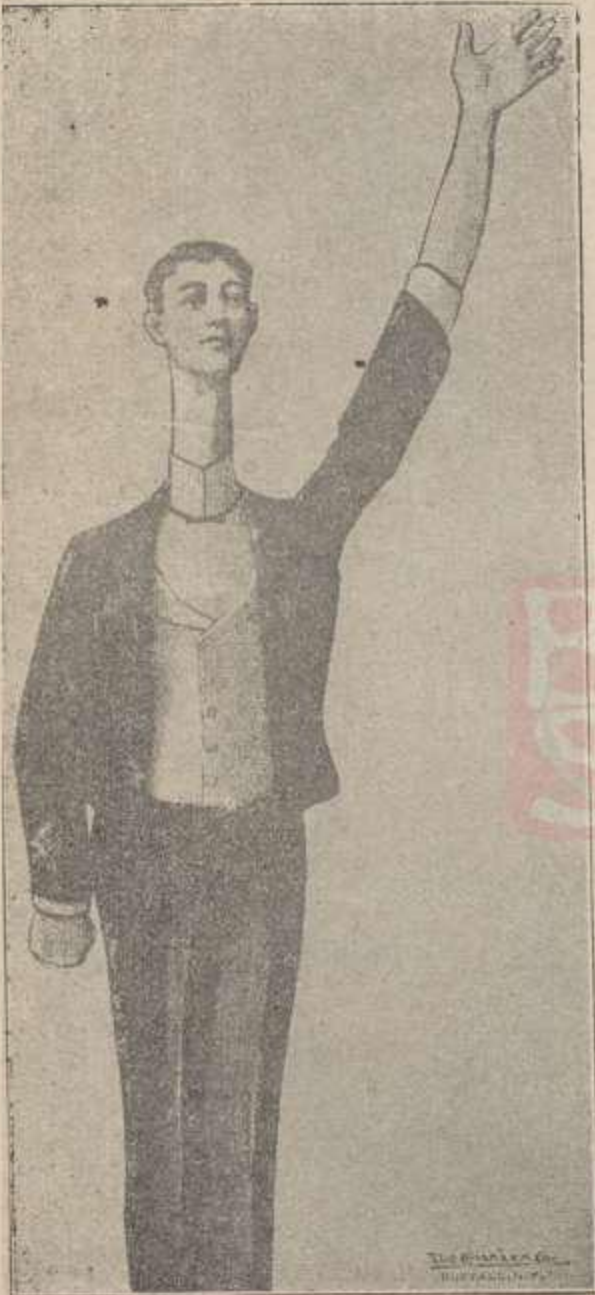
上海

廣智書局

發賣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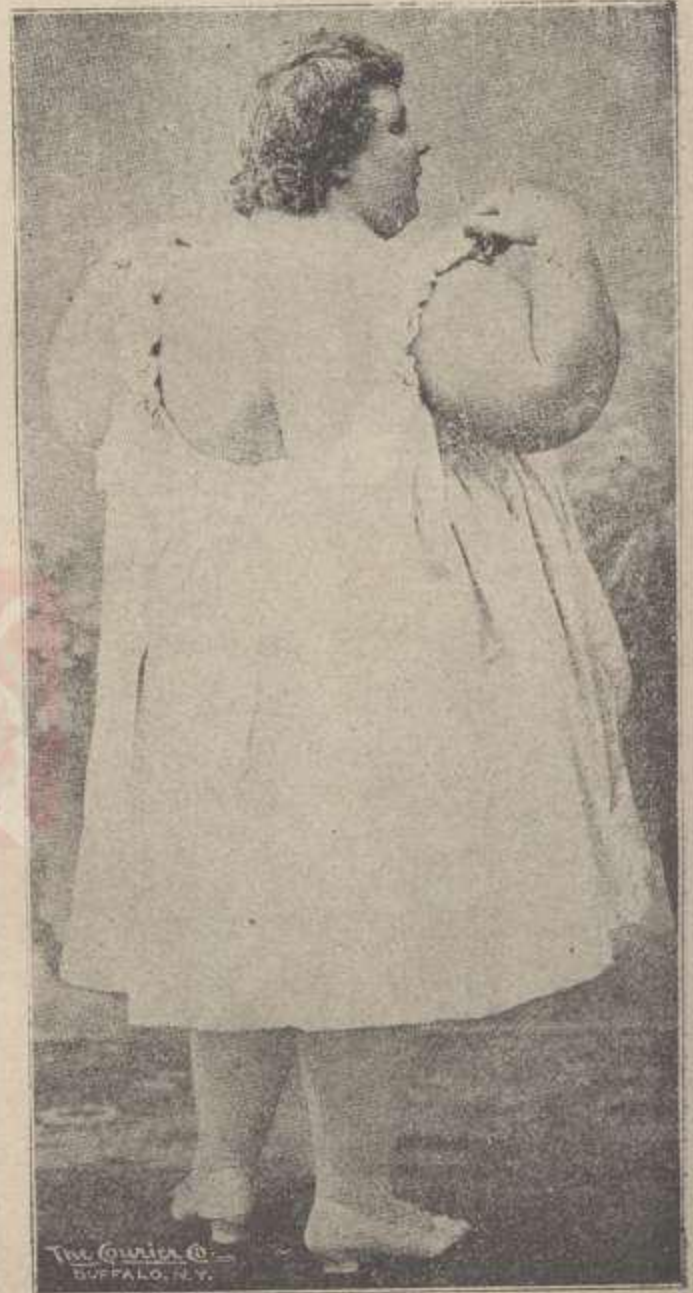
上海新民叢報支店

士多廉威者頸長最界世



William Doss, Human Telescope.

梨美者胖肥最界世



Beautiful Marie, Human Mountain.

努安來人面獅



Lionel, The Lion-Faced Boy.

卜爾支士黎克人婦鬚生



Grace Gilbert, The Female Esau

法律
小說

宜春苑

法國某著
無欲羨齋譯

却說千八百七十年。正是德國破法國京城巴黎的時候。翌年巴黎城外。鬧出一件奇案。真是怪極。人說無頭公案。這段公案。又怕頭緒太多了。是年七月二十二日。三更多天。有一農夫。騎着一匹快馬。跑到西伯利街城長陳道斯門前。一面用手拍門。一面把門鈴亂搖。苦叫陳先生。陳道斯聽着外頭拍門。來得這樣兇。知是有要緊的事情。忙點個亮。出去開門。門纔開得一扇。外頭這個人。就說不好了。不好了。走了水了。很利害的火頭。請你趕快派人去救救罷。陳道斯問道。燒着那一處呢。這農夫踉踉跟跟答非所問。說道房子院子。都燒着了。現在這樣大風。慢一點兒。就怕通通燒完呢。陳道斯道。究竟那一個的房子呢。農夫道。巴爾遜村的別邸。按這間別邸。原來就是最有名的貴族克德伯爵的住宅。那是人人都曉得的。況且陳道斯與克德伯爵兩個。本是親戚。所以他一聞

巴爾遜村別邸幾個字。就大喫一驚。急問道。是真的嗎。農夫道。我就是伯爵家出來的。陳道斯道。爲甚麼你不早早說出來呢。我馬上就叫人拉水車去。你快去告訴伯爵罷。農夫道。我還要出去請醫生。陳道斯又喫一驚問道。請醫生做甚麼。那一個跌傷的呢。農夫道。伯爵倒在地下。差不多要死了。陳道斯道。這還了得。他在樓上跳下來麼。農夫道。不是跌傷。是被洋鎗打傷的。這洋鎗是兩口連發的。陳道斯聽了。更急得臉都鐵青了。連忙問道。是那一個打他的呢。農夫道。這個不曉得。光景是因爲想殺伯爵。特地來放火的。我出來這個時候。已搬伯爵到花園那邊去敷丸藥。週身都是鮮血。黏連着一片。很得人怕。陳道斯道。不要多講了。我辦我的事。你快去請醫生罷。陳道斯連忙着人通知救火局。令立刻派人夫去救火。自己穿了衣服。騎一匹馬。直到警察長德美遜。及豫審判事阿賓處。同他們跑到巴爾遜村去了。

却說克德伯爵。是法國貴族克德家的嫡派。現在年紀還未毅六十。他十八九

歲時。就做海軍的士官。到四十二歲時。昇了海軍中將。四十五歲這一年。不知何故。辭了官不做。歸隱巴爾遜村。閉門絕俗。領略幽居的趣味。此時伯爵還未娶妻。歸隱兩年後。始娶現今這位梅姿夫人。是時伯爵年四十七。夫人年僅二十。外邊的人。見他兩口子年紀。差得這樣遠。有說他夫人貌醜。嫁不出去。是以與這年老伯爵結婚的。有說他家世清貧。他的父親。貪伯爵的財產。是以嫁與他的。誰知夫人乃法國貴族中有名託西家的長女。出閣時的粧奩。實費十五萬餘圓。體面得很。自結婚以來。伉儷頗篤。四五年間。就舉了兩位姑娘。且梅姿夫人。又善應酬。待人十分謙和。所以婦人慈善會。貞節會。都公舉他做會長。所以伯爵與夫人兩個。都很有名。又沒有見憎於人的事情。這回放火燒伯爵的房子。與謀害伯爵的事。真是出人意外的了。

這城長陳道斯與德美遜及阿賓三人。到巴爾遜村伯爵別邸的時候。已三下多鐘。烟焰沖天。火還未熄。只見救火的人。搬東西的工人。忙個不了。他們三

人找一條小路。一直跑到伯爵處。是時西伯利街醫生蘇博已先到。伯爵橫臥在鐵牀上。蘇博正檢察伯爵的傷口。站在牀口。拿着一盞洋蠟的。就是伯爵夫人。燈光掩映。只見夫人皺着雙眉。愁容滿臉。好不令人淒楚。卻是伯爵一眼瞧見陳道斯就說道。陳君勞你駕了。請到這裏坐罷。他們三人乘機走到伯爵牀邊。伯爵忍着痛。微笑說道。兄弟今年運氣。真是不好。火燒賊劫。都齊備了。陳道斯想安慰他。想了好一會。找不出說話。就隨口答道。珠玉財寶。算甚麼事。這兩口洋鎗。打不中要害。就是不幸中之幸呢。伯爵道。這彈丸一日在裡頭。也是危險。若要一個一個取出來。又痛得很難受。醫生蘇博聽見。就答道。若覺得痛苦。這裡有迷藥。伯爵道。迷藥是可以不用。曾做過士官的人。這些痛苦。還捱不過。太污了海軍的面目了。醫生道。請你靜養一點。多講說話。傷口越發覺痛了。歇了一會兒。陳道斯向蘇醫生問道。蘇君。我們今晚到來。不是光爲着問病。是爲職務來的。既是有人謀害伯爵。不可不快快找出兇手來。幸伯爵精神還好。

我們想問伯爵幾句。可以嗎。蘇醫生拿着各種割症的器械。搖頭說道。沒有甚麼不可以的。總是就醫學上而論。不要再把傷心的事。來勞病人。說還未了。伯爵在鐵牀上說道。這不要緊。你們有甚麼事情。只管來問罷。豫審判事阿賓聽見伯爵這句說話。就趕快行到伯爵枕邊。蘇醫生現着不大喜歡的樣子。說道。伯爵雖是這樣說。但是再把傷心的事情。勞擾病者。於病者很不相宜。可否遲一兩天。纔問他呢。打伯爵的彈子。不是獨彈。乃是碎彈。這些彈丸。一個一個。散在肌肉裡頭。若不趕快取出。到肌肉包着彈丸這時候。就覺棘手了。僕實在很着急。但伯爵不肯用迷藥。又不可不放他休息一會。正要休息。老兄們又去擾他。實令我難做。阿賓聽着蘇醫生的說話。很不舒服。就答道。兄弟並非問別種說話。光要問法律上可以問得的事情。那有擾他的道理呢。蘇醫生氣忿忿的說道。病人的事情。比法律還要緊。阿賓答道。兄弟並非不知病人比法律要緊。但病者也願意我們問他。老兄有權。不許我們去問嗎。他兩個刺刺不休。

那年紀稍長的警察長德美遜。向着蘇醫生說道。阿賓兄是很熱心的。請老兄給他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工夫。等他問問罷。蘇醫生無奈答應了。阿賓就親至伯爵枕邊。說道。伯爵。我有幾句說話。想要請教。伯爵可以一二回答嗎。伯爵道。我現在不見甚麼辛苦。總可回答。阿賓道。今晚這件事的顛末。可否細述一遍呢。伯爵道。我也不甚知得清楚。就大略說一點兒罷。今晚十一下鐘時候。我熄燈上床去睡。正在將落聽的時候。忽然窗外火光燭天。心中很覺奇怪。不一會火光越發猛烈起來。我就知一定我房子失了火。趕緊爬起來。開了門。就聞洋鎗聲響。我右便的橫腹。就覺痛得很利害。是時阿賓略點一點頭。問道。伯爵開門要出去時。他就發鎗嗎。伯爵應道。是。阿賓道。然則這個兇手。在門口外等着。他放火的緣故。全是想引伯爵開門出來了。伯爵道。光景不錯了。阿賓對着德美遜說道。照伯爵的說話看起來。這個兇手。其意不在放火。全在謀殺。我們不可不向這個地方着想。德美遜連說幾聲不錯。阿賓又問。後來又怎麼樣呢。

伯爵道。是時我橫腹見痛。知是被人放鎗打着。正想撲前去拿這兇手。剛要舉鎗。第二響的鎗聲又發了。這些彈丸。飛集我的頭部。我就不醒人事。倒在地下了。阿賓道。這兇手的樣子。認得他不認得呢。伯爵道。雖不十分認得。但我倒在地下時。見有一個人。卻在積薪後頭跑出來。穿過庭前。一直走向菜圃這邊去了。阿賓道。這個人的狀貌。是怎樣的呢。伯爵道。看不清楚。阿賓道。這個人的身材。衣服。記得不記得呢。伯爵道。我這個時候。已經神昏目眩。都不大理會了。彷彿似是穿着獵裝的。阿賓道。這不要緊。就令全不記得。我們也要設法找出正兇來的。伯爵總可放心。此後的事情。是怎麼樣呢。伯爵道。此後一概不曉得。到醒事幾分人事。就見躺在這個地方了。阿賓道。那時事情。是很緊要的。那一個曉得些呢。伯爵道。我內人光景曉得。阿賓道。伯爵跑出來這個時候。是同着貴夫人一塊兒嗎。伯爵道。不是。這時內人還未睡覺。阿賓轉眼瞧梅姿夫人。見他所穿的衣服。甚是齊整。不像寢衣。便知他未曾睡過的了。伯爵道。這兩三日。二小

女佐治發熱。我內人要去料理他。他的房子隔這邊很遠。火光是瞧不見的。所以未聞鎗聲以前。連失火亦都不曉得。阿賓道。貴夫人知到這件事的時候。是甚麼時候呢。夫人聽見此話。便答道。二小女的病到昨兒還未好。我去看護他。通宵都沒有睡覺。到十一下鐘時候。忽然聽見外頭轟然一聲。心中很覺奇怪。正傾耳細聽。又聞第二響。知有事故。就連忙跑出來。見外頭都已着火。伯爵又倒在地下。我嚇得魂魄都飛散了。走到伯爵身邊。見他人事都已不醒了。就叫人來救。叫了好幾聲。卻沒一個出來。幸虧有兩個救火夫聽見。走來帮忙。始昇伯爵到這裡來。我那時心忙意亂。連小女的事情也都忘却。那時火勢已蔓延到小女睡房那邊。幸虧有人在火烟中救他姊妹兩人出來。不然就隨祝融去了。是時伯爵又說不出聲。危險萬狀。真令我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得蘇先生救醒。纔略有些放心呢。這場火災。雖是極可傷心。但藉各位的福。救得我伯爵及兩小女。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實在感激不盡的。阿賓聽見梅姿夫人這種說話。

心中暗道。這樣賢妻。實在難得。阿賓又向蘇醫生問道。足下看伯爵的傷口。有甚麼意見呢。蘇醫生剛纔與阿賓爭論了幾句。氣還未平。順口答道。依我看來。這傷口與伯爵及夫人所講的事情。都沒有甚麼不對的。一面說。一面又把外料的器械。去取伯爵頭上的彈丸。是時外頭忽然噪鬧起來。各人都站起。向窗外一望。問甚麼事情。外邊答道。屋梁吊下來。壓死兩個人。一個是喇叭手。一個是有名的木匠。這些救火夫。都說道。「一定要找出放火的人。去燒死他。」叫不絕口。阿賓見這種情景。忙跑出去。高聲說道。「各位有知道這次放火的人沒有。他既是放火。又鎗打伯爵。且令各位的好朋友。都死於火。這個人是罪不容誅的了。各位若有曉得這個兇手的。不妨告訴我。我一定拉他到裁判所。治他的罪。且有重賞。那一個是曉得呢。那一個是曉得呢。」向這一百幾十人。連叫了好幾聲。忽有一個應聲說道。「我曉得。」阿賓大聲喝道。那一位。人叢中有一個答道。「黃鼻。我救他兩位姑娘出來。就是我了。」總是人多擠擁。不知那一個是黃

昇只見四面都叫黃昇。總不見黃昇出來。却說黃昇是本案第一個證人。不可不略叙他的來歷。二十年前有一畫工。自巴黎來到這個地方。通一情婦。遺下一兒。就叫做黃昇。黃昇到八九歲時。他的母親死於疫症。黃昇流離失所。到處乞食。膂力雖是過人。然性極愚蠢。不辨菽麥。說話差不多也說不清楚。到了十五六歲時候。伯爵夫人憐他愚蠢。送他到西伯利街蘇醫生處。請他醫治。醫了一年多。也絕不見效。伯爵夫人越發憐他。遂留他在家裡。叫他打掃地方。但他喜歡時。就有條有理。若不喜歡。就跑出外頭。去一月半月。也不回來的。他見伯爵夫人。這樣愛憐他。亦很感激。每逢禮拜日。夫人到禮拜堂。一定是跟著去的。他天性雖是愚蠢。但有時豁然開朗。聰明伶俐。尋常人也比不上他的。所以世人都謂黃昇不是真蠢。乃裝愚詐憨。以買人憐的。據蘇醫生的話。說他是神經混亂。凡私生兒。大畧都有這種病症。不過他比別個利害一點就是了。少頃各人找出黃昇。帶他到伯爵面前。說道。他就是証人了。伯爵一看。原來

就是黃昇。歎一口氣說道。他可以做証人嗎。各人答道。這次火災。他自始至終。在場看着。蘇醫生聽了。忙向阿賓問道。老兄親耳聽見黃昇說嗎。阿道不錯。蘇道。這個不行。黃昇這個人。那一個都曉得他是愚人。他的說話。斷不可以做証的。風癲白痴。都可以做裁判的証人。就可以不要法律了。阿賓道。不是。要他做証人。爲參考計。去問問他。也似無妨。蘇醫生道。老兄要問他作參考。比方他供出一個無罪的人。是怎樣辦法呢。是時有好幾個人站在門口。其中一個說道。黃昇今天是很清醒。剛纔甚麼說話。都說得出來的。判事阿賓聽見這句說話。愈有主意。遂向着黃昇說道。來來。這處有椅子。你坐下再說罷。黃昇很像不懂判事的說話。光着眼對各人微笑。東瞧西望。總不則聲。是時蘇醫生向判事說道。可不是嗎。你瞧。伯爵在牀上也說。蘇先生的說話。是不錯的。將來他見你們問得多。隨便供出一兩個來。那怎麼好。梅姿夫人向來是懂得黃昇的脾氣的。慢慢說道。看他今晚的樣子。比平時還清爽。剛纔跳入火中。救佐治兩個出來。

不是他嗎。一面說。一面向黃昇說道。黃昇你不要害怕。人家問你。你怎麼不說話呢。你快些站過這便來說罷。黃昇不言不語。就站在判事阿賓身邊。阿賓先向帶黃昇上來這個人問道。你們說剛纔火災。黃昇自始至終看着。究竟有甚麼證據呢。這個人答道。證據是沒有的。不過黃昇晚上是不睡的。在院子守着。所以各人都揣度他。是一定知道的。至他究竟知道與否。那就不曉得了。阿賓聽見這句說話。就像冷水澆背。索然無味。但聽見梅姿夫人說他今日還清爽。遂隨便向黃昇問幾句。問道。黃昇。你是通宵不睡。守着院子的嗎。剛纔火起。你親眼看見麼。黃昇答道。不錯。阿賓見有入手。再問道。自始至終的事情。請你細說一遍罷。黃昇又像茫然無措。一句也說不出。阿賓再問。今晚火災。爲甚麼燒起來的呢。黃昇也不答。阿賓皺着眉頭。夫人從旁問道。黃昇你爲甚麼不出聲呢。黃昇一聞夫人這句說話。就像如夢初醒。對着阿賓說道。是有人放火的。阿賓道。放火的人。是有意嗎。黃昇應道。是阿賓道。放火的人。你認得他不認得。

呢。黃昇道。外邊有一位老爺放的。是時座中各人。俱喫一驚。靜聽他說那一個。阿賓又問你識得這位老爺嗎。黃昇道。我見過他。阿賓問是那一位。黃昇答曉得。阿賓問曉得他姓甚名誰。黃昇答姓名都曉得。阿賓道。你既是曉得。怎麼不直說出來。黃昇垂着頭。思量了好一會。纔說道。就是何士蘭。各人聽見何士蘭三個字。皆不覺失笑。說他胡說巴道。原來何士蘭這個人。就是何家村的地主。這條村隔巴爾遜村。有二十多里路。何士蘭乃是一個侯爵。身爲貴族。財產也在百萬以上。他年紀還未穀三十。品行又好。好行方便。他的名望。比克德伯爵還要高些。何家的先祖。向來住在何家村。到士蘭的老子。移家到巴黎。將何家村的房子。做一間別莊。現在士蘭的父母。還住在巴黎。士蘭回來何家村。一年也不過一兩個月。以這樣高貴的人。去殺人放火。那有這個道理。所以各人都不肯相信。其中伯爵是一個忠厚君子。最怕生事的人。就對阿賓說道。阿賓君。再不要問他了。將這種事情。疑到何侯爵身上。倘傳入他的耳邊。令我不好意思。

恩。此外判事阿賓。警察長德美遜。城長陳道斯。醫生蘇博。都與何家有來往。且有曾受士蘭的恩典的。蘇醫生先向阿賓說道。剛纔我說的話你不肯聽。現在你還信他不信呢。警察長德美遜跟着蘇醫生的口說道。阿賓君。可以不必再問他了。何士蘭也去殺人放火。真是大翻地覆了。阿賓不贊一詞。暗想古來大名鼎鼎的判官。全在審斷疑獄。立身揚名。這段奇獄。豈不是使我揚名的機會嗎。思量了好一會。就答道。這是兄弟的職分。是不得不要審問的。再去盤詰黃昇道。黃昇。你說何士蘭放火。究竟有認錯人沒有呢。此時黃昇神經又亂。面作青紫色。良久纔答道。一點都不錯。阿賓道。何士蘭用甚麼放火呢。用火藥還是用別種東西呢。黃昇神經益亂。說不出聲。阿賓就將伯爵牀頭的沸蘭地酒。給黃昇飲。黃昇飲完說道。何老爺劃洋火枝。點着油紙。用油紙燃着禾稈。再把禾稈放在積薪裡頭的。蘇醫生聽見黃昇這樣說法。就道。這更糊說。阿賓止着他說道。你不要忙。信不信由你。你只管聽罷。阿賓再問黃昇。何老爺穿甚麼衣服。

呢。黃昇道。黑色的獵裝。灰色的褲子。穿着靴。戴着草帽。阿賓道。何老爺放火後。還做甚麼呢。黃昇道。躲在柴房後頭。阿賓道。還有呢。黃昇道。他剛拿起洋鎗。我老爺就出來了。阿賓道。還有呢。黃昇道。他就發鎗了。各人聽他兩個問答。很不舒服。伯爵瞪着眼睛。向黃昇罵道。糊塗東西。你既是看得這樣清楚。爲甚麼不來告訴我呢。大喝一聲。黃昇魂不附體。昏倒在地下。各人知他舊病復發。也不大理他。叫人撮他出去。阿賓就向伯爵問道。剛纔黃昇講的說話。雖是做不得證據。但他說得這樣確確鑿鑿。恐未必全假。伯爵與何士蘭侯爵。向來有交情。沒有呢。伯爵道。沒甚麼交情。我年來沒有出去應酬。何君也住在巴黎。彼此都沒有來往。阿賓道。外邊人說伯爵與他。不大相得。可不是嗎。伯爵道。沒有甚麼不相得。我和他性情不大投契就是了。阿賓道。聞伯爵與他也曾構訟。有這件事沒有呢。伯爵道。算不得訟事。我的領土與何士蘭的領土。本是接壤。那一年因爭水道。兩處的百姓。爭論起來。我與他是沒有關係的。阿賓道。不是。外間說

伯爵與他。開過一次很利害的。伯爵道。沒有。不過有一騎我在我的領土打獵。射得一兔。何士蘭的獵犬跑來拉我這隻兔去。我和他爭論過幾句。阿賓道。聞說伯爵追他獵犬這時候。逢着何士蘭。要他殺這獵犬。是有這件事沒有呢。伯爵道。當時年少氣盛。一時禁制不住。後來我亦很悔孟浪的。阿賓道。曾聞何君說當時兩個都以獵鎗相向。差不多要放鎗。是真有其事沒有呢。伯爵道。不錯。當時雖甚憤激。過後就甚麼事都沒有了。兩人問答還未完。又有幾個人進來。向判事說道。今晚有三個人。見何士蘭侯爵經過這處。判事聽了。很像發了意外的財一樣。喜的連忙傳這三個人上來。第一個是鄰近農人的媳婦李波。說今夜八點後鐘。在何家領土。收拾魚網。何士蘭穿過樹林。向巴爾遜村這邊去。我即與他爲禮。他似乎被我覷見。很像不喜歡的樣子。就一直去了。他穿的衣服。與黃昇所說。一點都不錯。第二個就是巴爾遜村的農民高特里。每夜必去樹林偷柴爲生的。說今晚十一點後鐘。何士蘭在隔伯爵家百餘丈的大樹經

過。我問他這樣夜深。爲甚麼單身跑到這個地方。他氣憤憤不大想答我。就指着何家村的路去了。第三個是鄰近的寡婦杏香。也說十二點鐘在何家村口。碰着他。說他也穿着獵裝。携着一挺洋鎗。像很狼狽的樣子。把三個人的說話一對。何士蘭明明是八點鐘時候出來。穿過樹林。揀一條沒有人見的路。到巴爾遜村這邊。到十二點鐘纔回家去。然則黃昇剛纔所說的話。又非全是無根了。

最可疑的地方。是何士蘭穿樹林到巴爾遜村一事。自何家村到巴爾遜村。有兩條大路。一條是南路。一條是北路。何士蘭爲甚麼不行這兩條大路。偏要找這條陰沈僻靜的小路走呢。且樹林中的路。極崎嶇曲折。前一二天曾下過雨。泥濘得狠。何士蘭由這條路去巴爾遜村。委實事有可疑。剛纔各人聽見黃昇這種說話。都以爲他發癲。今聽這三個的話。心中就半信半疑起來了。那蘇醫生仍舊不信。對各人說道。何士蘭與程家錦娘訂婚。日間就要過門。這幾天

忙到不了。且他聲望富貴。已到這個地位。又與伯爵沒有甚麼冤讐。他何苦作這犯法的事呢。我斷斷不信。正要說下去。忽又有一農民急急忙忙跑到伯爵身邊。拿出一小紙包。給伯爵看。說剛纔在橫門口拾得的。伯爵一看。就說真奇怪了。阿賓判事。就過來問伯爵。找出證據來嗎。可否給我一看。伯爵遞與阿賓。阿賓一面看。一面說。有這件東西。甚麼證據。都可以不要了。再向警察長德美遜說道。德君你瞧。不用思疑了。我們趕快到何家村去。看看他的舉動罷。是時各人都延頸看這件証證物。是甚麼東西。這件東西。原來就是彈筒。筒上刻着克列公司專賣六個字。這克列公司。是美國最有名的鎗店。用這公司專賣的彈丸。巴爾遜村隣近十里。除何士蘭一人以外。卻沒有別人能用的。且人人都曉得何士蘭是專用這公司的彈丸的。這個彈筒。無疑是何士蘭打伯爵的鎗。二發中之一了。阿賓心中。暗喜得有頭緒。就對德美遜與陳道斯兩人說。天也快亮了。我們往何家村去罷。各人遂向伯爵告辭。此時已四下多鐘。判事警察

長城長三人。正要上馬。德美遜問阿賓說道。你爲甚麼不帶書記來呢。阿賓答道。我來時匆忙得狠。叫他跟着來。他來後見沒有甚麼事。現在不知躲着那裡睡去了。覆身進來一找。連叫鶴亭。鶴亭幾聲。便見他在那一間房子。睡眼朦朧。跑出來。阿賓就叫他一塊去何家村。行了半里多路。四人都寂然無話。警察長德美遜無端問起阿賓來。阿賓道。你信何士蘭真有罪沒有呢。阿賓道。有罪與無罪。現在還不能決定。再去一查。大約曉得了。德美遜道。你說的話。真是判事的話頭。但他究竟是犯這些卑怯的罪的人不是呢。阿道就平日而論。他斷不是犯這種罪惡的人。但有各種證據。不得不要去查他一查。德道。我替你打算。不要任這樁裁判。你不是想娶何士蘭的姪女嗎。阿答不錯。德道。然則你與何士蘭。不久就成親戚。親戚間。少不免有些情面。你能下公平的裁判不能呢。是時阿賓正色答道。徇情枉法。那有這個道理。德道。你年紀還輕。經驗還少。凡做判事的人。去審查事件。遇着親戚兄弟。一定十分嚴重。以示無私。誰知太過嚴

重受冤枉的。已是不少。我不怕你徇情。只怕你過情就是了。阿賓不好回答。只不則聲。不知不覺。就到何家村口了。

四人入何家村後。策馬並進。一直跑到何士蘭的別莊。是時已七點多鐘。何士蘭的跟人彭進。正打掃地方。他們幾個。彭進是見慣的。所以一見他們。就請他進去。順口問道。幾位今天去跑馬嗎。是時阿賓身上帶着查辦事件。不妄發聲。正正派派。向彭進問道。何老爺在家不在家。彭進不懂得他們的事情。就答道。昨晚回來得太晚了。現在還困着未起來。阿賓問昨晚甚麼時候回來的呢。彭進道。十二點後鐘。纔回來的。聞黃進這句話。阿賓與警察長德美遜。就以目會意。阿賓再問。晚上甚麼時候出去的呢。彭進道。出去這個時候。光景有八點多。阿賓道。穿甚麼衣服出去的呢。彭進道。穿着獵裝。戴着革帽。阿賓道。有拿鎗沒有呢。彭進道。帶着獵鎗。阿賓道。那裡去呢。彭進見他逐樣盤詰。見有一點兒奇怪。就說道。老爺出去。我們從來不敢問他去那裡的。是以不曉得。那警察長

德美遜。是熟悉人情的。見彭進面色不同。便溫語向他說道。你須要說真話。你若說謊。恐怕於你老爺。却有不利。彭進道。我是真不知道的。阿賓道。有去巴爾遜村的朋友處問病沒有呢。彭進道。巴爾遜這邊。沒有這樣親切的人。阿賓道。光景一個是有的。彭進道。一個都沒有。阿賓道。昨晚你老爺回來後。還做甚麼呢。彭進道。回來後。一直跑到自己睡房去。不一會出來。吃一鐘葡萄酒。喫一兩口煙。就上牀去了。阿賓道。昨晚你老爺的面貌。與平時一樣嗎。彭進道。看不出甚麼變動。阿賓道。昨晚拿出門去的獵鎗。可以給我一看嗎。彭進道。老爺放在睡房裡頭。阿賓道。你老爺與克德伯鬧官司。是幾時的事情呢。彭進道。好幾年的事了。阿賓道。這處隔克德伯處。有多少路呢。彭進道。差不多二十里。阿賓道。在這處去那處。尋常行那一條路呢。彭進道。不是南路。就是北路。阿賓道。穿樹林去使得嗎。彭進道。穿樹林去。雖是近得幾步。但這條路泥濘得狠。不大可走。阿賓道。昨晚巴爾遜村失火。這處望得見不。彭進道。這邊有樹遮着。那邊又隔。

一小山。是瞧不見的。阿賓道。火警鐘與喇叭的聲音。都聽不見嗎。彭進道。昨晚北風。是以聽不見。是時判事又變了聲口。問道。昨夜巴爾遜村鬧出一件大事。你曉得不。彭進吃了一驚。問道。甚麼大事件呢。剛纔查問各種事情。可不是與我老爺有關係嗎。阿賓此時擺出判事的架子。就說道。現在不要多說。你帶我到你老爺的房間罷。彭進摸不着頭腦。心中焦急。想去先通知何士蘭。又不敢拒判事的命令。爲難了一會兒。總想不出法子來。只得引着阿賓德美遜兩個。到何士蘭的睡房。阿賓又問彭進。你老爺向來是早起的。今天爲甚麼還未開門。彭進慌慌張張答道。今朝還是睡着呢。阿賓彭進叫叩他的門。彭進叩了好幾聲。內頭卻沒有響動。彭進用力一推。始聞何士蘭叫一聲。你是誰。彭進答道。是我。有一點緊要的事情。內答道。等一會兒。彭進道。請快起來罷。內答道。不行。我昨晚沒有睡着。待九點後鐘。你再來罷。判事阿賓等得好不耐煩。雙手把門一推。說道。判事阿賓。在這裡等着。何士蘭聽見阿賓的聲。就答道。我就起來。請略

等一等。阿賓說滿。有要緊事情要商量。快一點兒罷。俄延了三四分鐘工夫。何士蘭就開睡房的門出來。睡眼惺忪。叫一聲老早。伸手要與他們三人握手。他們三人不理會他。像看待罪人一樣。全神都注在他睡房裡頭的東西。士蘭見他們三人的舉動。與平時不同。就說道。我親愛的朋友。沒有甚麼得罪。爲甚麼皮起臉來呢。阿賓一面說交情還交情。今日我們帶着警察判事的職掌。來查辦事件。一面進去士蘭睡房。書記呂鶴亭亦跟着進去。警察長德美遜。本來是一個忠厚慈祥的人。對着士蘭。見很過意不去。轉身向着窗外。東瞧西望。阿賓就站在房子中心。前後左右。都要瞧過。是時何士蘭只管陪笑說道。阿賓君。請坐罷。阿賓不理他。要看他的手。士蘭越發大笑道。怪得很了。究竟有甚麼事情呢。坐下再說罷。是時德美遜對着士蘭說。今日事情。不是頑的。我們是特地來查辦事件。士蘭聽見德美遜這樣說法。知有事故。帶着幾分憤氣。說道。是嗎。失禮得很了。遂伸出兩手。請他們看。阿賓看他兩隻手。都乾淨得很。問道。幾時洗

過手的。士蘭還不知自己有犯罪的嫌疑。一面笑。一面說。不洗乾淨。怕你們有說話。所以特地洗乾淨的。看我的手。光景看不出甚麼憑據來。阿賓道。不是頑的。你受了非常犯罪的嫌疑。我專差來查辦的。你想真纔好回話。不然。一言既出。驢馬難追。你有罪無罪。全在你的親供了。大凡受了嫌疑。又受法律上查辦。就會如何正直的人。少不免有些慌張。何士蘭到這時候。講不出甚麼說話來。光說我有犯罪的嫌疑嗎。你就是來查辦我的嗎。阿道。我就是豫審判事。就有查辦你的權了。是時何士蘭心中想道。翻手作雲。覆手作雨。自古謂然。今日看起來。益信世情輕薄。又氣又憤。說道。阿賓君。你不是我的好朋友嗎。你就來查辦我嗎。若是外邊有人說你閒話。我因為與你是好朋友。我也替你回護。就令你有真實犯罪的憑據。我也不信憑據。信你平日的品行。叫做是好朋友。理該如此。今我有些嫌疑。你就信到十二分。就要查辦。就不由分說。一直跑到人家睡房裏。我還未知到受了甚麼嫌疑。你就當嫌疑是眞事。就來查辦嗎。但現在

不要多講。你只管想查那一件。就問那一件罷。你剛纔要查我的手。我這雙手是昨晚回來後。就洗乾淨的。你只管細細看真罷。人孰無情。阿賓聽了何士蘭這番說話。心中也很難過。總是騎虎難下。不得已又要問下去說道。洗手的水。還在這裡嗎。何士蘭道。約還在騎樓外頭的臉盤。阿賓就出去騎樓一看。果然見有一個臉盤。水底沈有炭灰。燒賸的紙屑稭屑。判事想起昨晚黃昇所講的說話。心中暗說。對了。對了。順手拿這個臉盤到房子裡頭。問何士蘭。這就是洗手的水嗎。何答不錯。阿問道。看這盤水。昨晚你可不是弄過炭灰與及容易着火的東西嗎。何道你看這盤水。光景可以分別得出了。阿賓聽見士蘭這句說話。很像認自己有罪的樣子。對着德美遜與呂鶴亭一望。他兩個也都會意了。是時判事對着書記說道。我現在要問他。你可錄他的口供。遂向何士蘭問道。你昨晚出門去嗎。何答有。阿問是八點多鐘出去。到十二點鐘纔回來的麼。何答是十二點後鐘纔回來。阿問你出去這時候。是拿着洋鎗的麼。何答是。阿問

這枝洋鎗。放在那裡呢。何答在書架後頭。阿賓就拿起這枝洋鎗一看。也刻着美國克列公司製造字樣。與昨晚那農夫在伯爵家橫門口。拾得這彈筒一樣。心中又說對了對了。再問何士蘭道。這枝洋鎗。是幾時放過的呢。何答。四五日放過的。阿問。爲甚麼事情放的呢。何答。爲打兔子放的。阿賓細看這枝洋鎗。內頭還有兩個彈子。這彈子也是克列公司專賣的。遂把鎗放下。在袋子拿出昨晚拾得這彈筒。給何士蘭一看。說道。你還認得這個彈筒不認得呢。何答。認得。這是放過的。阿問。這條村附近。除你一個外。再沒有別人用這個公司的彈子。你曉得不曉得呢。何答。曉得。阿問。然則有這彈筒的地方。就是你放過洋鎗的地方。若你沒有放過洋鎗。這彈筒無從飛去。何答。這話不行。這些彈筒。小孩子時時拿作頑耍東西。隨便丟的。阿問。依你說來。不是你放洋鎗的地方。也有這些彈筒了。阿問了好幾十句說話。到這時候。纔坐在椅子上。又問道。你昨夜由八點鐘至十二點鐘。做過甚麼事呢。你想真纔好說。你犯罪輕重。都在這幾

句說話定奪了。以前的說話。都是判事問一句。何士蘭答一句。清清楚楚。問到這一句。何士蘭就像很狼狽的樣子。吞吞吐吐。說不出話來。光答道究竟爲甚麼緣故。要查我這件事。究竟疑我犯了甚麼罪呢。阿道。將來一定告訴你的。你先答我這句說話罷。你昨晚自八點鐘至十二點鐘。去過那一處。幹過甚麼事。從實說來。何士蘭越發倉皇。就答道。忘記了。光在外邊散散步。甚麼事都沒有幹過。阿道。拿着洋鎗去散步嗎。何答。我洋鎗是不離身的。阿道。你有去過樹林這邊沒有呢。何答。沒有去過這邊。是時阿賓擦起兩撇鬚子。正色說道。你對着判事還說謊嗎。何答。不是說謊。阿道。我看你昨晚穿的靴子。就曉得了。靴底靴面的泥。是從那一處來的呢。何答。這間房子後頭。泥濘得很。阿賓道。你還賴嗎。你穿過樹林。有蒐有據。又有証人。隣村李波。也說碰着你。與你爲禮了。你還說謊嗎。何士蘭無辭可答。判事再問道。你穿過樹林。去那一處呢。何士蘭到這時候。面上忽青忽白。雖是知到難瞞過他。總是不好直說。就答道。昨晚到紅葉村

去。脚問紅葉村那一家。何答到管我領地這一個耕夫家去。阿道你又糊說了。昨晚十一點鐘時候。巴爾遜村的高特里也說在克德伯爵房子左右的大樹見你。他還問你爲甚麼三更半夜一個人跑到這個地方。又巴爾遜村的寡婦密香也說在何家村口碰着你。說你穿着獵裝。拿着一枝洋鎗的。何士蘭到此辨無可辨。低着頭。一言不發。阿賓再逼他說道。你快供出來罷。昨晚你不是到巴爾遜村去嗎。何道沒有到巴爾遜村去。阿賓道。剛纔給你看這個彈筒。是在克德伯爵房子的橫門拾得的。這就不是憑據嗎。何答我剛纔說這彈筒小孩子拿作頑要東西。隨便丟的。如何作得憑據。若我真是去過巴爾遜村。又何必隱匿呢。阿賓冷笑道。你分明是隱匿。昨晚克德伯家這場大火。就是你放的了。何士蘭聽這一句。魂飛魄散。答道。那裡有這件事。阿道不但放火。還用洋鎗打了伯爵兩響。你不能不認了。那警察長德美遜。書記呂鶴亭兩個。見阿賓逐一逐一。問到何士蘭無話可答。覺得甚無趣味。想替他回護。又不便開口。這個故作

咳嗽。那個故打欠伸。不敢瞧着士蘭。阿賓判事。雖曉得他們。過意不去。但心中正想藉這件事。顯自己的手段。要去昇官。所以不管甚麼人情了。又向何士蘭說道。何君。你自己供出來還好。何士蘭答道。供甚麼。阿道。就是昨晚在巴爾遜殺人放火的事。何士蘭很像不甘心的樣子。答道。阿賓君。你真信何士蘭就是罪人嗎。我真沒有幹過這樁事。如何供得出來。阿道。不管你幹過沒有幹過。有人親眼見你放火放鎗的。你如何說沒有幹過。何道。那一個見我放火放鎗。阿道。黃昇就說見你。何道。黃昇嗎。黃昇這個東西。那一個不曉得他是愚人呢。他的說話。還可以作憑據嗎。阿道。他雖是愚蠢。他沒有見過的事。他斷不會說出來。一來一往的人。倒還不少。他何以偏要說你呢。別人還有誣捏人。他斷斷不懂得。他本來說話。說得不大清楚。昨晚居然甚麼話都可以說出來。可不是天網難逃嗎。何道。你就信黃昇的話。當真的嗎。阿道。不是光信他的話。此外種種事情。都可作黃昇說話的憑據。第一看你的面色。與平時絕然不同。你本來是

早起的人。今朝到七點後鐘。還說沒有睡着。第二看你洗手的水。有炭有灰。又有紙屑稗屑。聽你的說話。種種虛偽。都是令人可疑的何君。我斷不白白冤枉人的。你若不認。你昨晚八點鐘到十二點鐘。這幾點鐘。究竟幹過甚麼事情。你如果能說明白說出來。就算你無罪。但以我看你。未必能說出來。你說不出來。就認你當罪人。豈不是大公地道嗎。你昨晚既是沒有到巴爾遜村。你卻又跑到那裏去呢。你趕快說出來罷。何士蘭定着眼睛。總答不出說話來。阿賓正要再盤詰他。外頭門口忽然噪鬧起來。判事就命這位書記。出去看甚麼事情。忽然有兩個憲兵。突然進來。對着警察長德美遜說道。現在巴爾遜村的百姓。通通說昨晚犯罪的人。在這何家村裡頭。要來拿人。我們怎樣勸解。也勸不來。現在跑到這個地方來了。剛剛說完。外邊人聲。好像鼎沸一般。雖然是聽不清楚。總是句句不離何士蘭這幾個字。警察長與城長。兩步迸作一步。趕忙跑出去。想彈壓他們。他們見了德美遜與陳道斯兩位。自然不敢荒唐。任他兩個如何處

置了。於是判事阿賓再問士蘭說道。昨晚火災燒死兩個救火夫。這兩個救火夫。是他們兄弟。他們所以要找你償命。我替你想。還是快些供出來好些。既有這樣憑據。就令你供出來。我盡判事的職分。也要拉你送到刑部去的了。何說你拉我去。我也不能供出來的。我委實沒有幹過。阿道。你說沒有幹過。你昨晚到過那一處。幹過甚麼事。你又說不出。空口講白話。說沒有幹過。是不行的。你到了刑部去。還是要供出來呢。何士蘭想了好一會。差不多要哭。說道。你拉我去罷。阿道。你到刑部去。纔供出來麼。何道。大丈夫說有就有。說無就無。就令刀架在脖子上。我亦說沒有幹過。也不能供出來。我中了惡人的計。替了他人。的身。我心中雖是明白。口是說不出來的。你拉我到刑部就拉罷。阿道。你不要多講。不要支離。限你十分鐘工夫。你去打疊東西罷。何士蘭說一聲多謝。就到別一間房子去了。剛纔何士蘭與阿賓講的說話。他的跟人彭進。是通通聽見的。知何士蘭對答不通。今見主人出來。連忙走到士蘭耳邊說道。老爺你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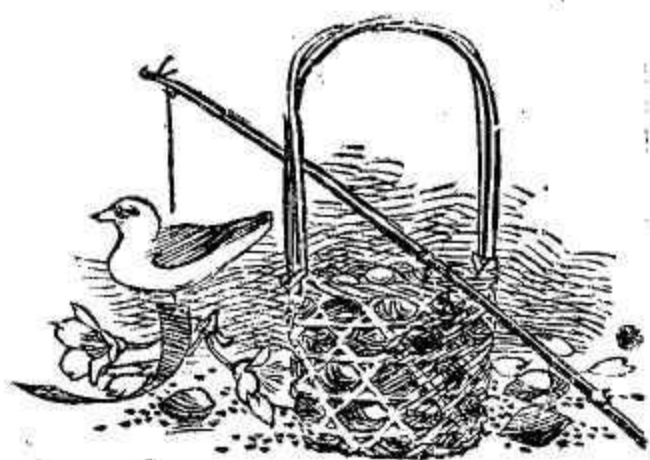
的當了。老爺的事情。彭進是曉得的。無端被人拉到刑部去。很壞聲名。不如在這窗戶逃走罷。這邊樹林。有可以躲避的地方。到晚上人靜。我牽一匹馬來。就可以走了。離這個地方。不過五里多路。就是海邊。逃到外國去。天大事情。都不怕了。最好是走去美國。我遲得一兩月。就跟着程姑娘一塊兒去。豈不是好嗎。何士蘭叱他一聲糊塗。走到外國去。這件事豈不是一生都洗不乾淨嗎。既是沒有幹過。上到公堂。自然明白。是沒甚事的。一切東西。你留心關照罷。說完換了衣服。拿些銀子。正要出去。那判事已同着憲兵進來說道。已穀十分鐘了。阿賓吩咐書記。拿一封條。封着士蘭住的房子。同着警察長。城長。憲兵。書記。幾個人。押住何士蘭。指西伯利街去了。

何士蘭的父母。還在巴黎。住在巴黎太學街第一百十五號門牌。何士蘭的父親。叫做何侯爵。年六十有一。還十分壯健。最愛古書古畫。玩世不恭。一身傲骨。士蘭的母親。年約五十四五左右。老夫老妻。無甚罣累。日過一日。也很愉快的。

是日士蘭的母親。到開飯的時候。忽接士蘭被拿的電報。魂飛魄散。倉倉皇皇。跑到侯爵處。侯爵見夫人口青面白。神色大變。忙站起來問道。有甚麼事。有甚麼要事。夫人答道。真不得了。侯爵再問甚麼不得了。究竟甚麼事情。難道士蘭死了麼。夫人道。死了有甚麼要緊。比死掉了還利害呢。就拿出這張電報。給侯爵看。說是彭進打來的。侯爵打開一讀。說是有人疑士蘭老爺。在巴爾遜村放火。鎗傷克德伯爵。憑據甚多。老爺不能辨解。已拉去西伯亞街監房。很即設法保救。侯爵讀完。絕不驚慌。放這張電報在桌子上。說道。我以為甚麼事。夫人不待他說完。又氣又急的說道。你看真沒有呢。你說沒有甚麼事嗎。你再看一看罷。侯爵道何必再看。不過說有人疑士蘭殺人放火。拉他去就是了。

(未完)





政治小說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第十二回 節婦貞誠上感天帝 英雄逅避相遇深山

卻說這遮阿里輔。跑至亞卑涅監獄處。相度地勢。止要下手。誰知亞卑涅是一個國事重犯。比之尋常罪囚。看守自加幾倍嚴密。這些捕吏。忽見有這形迹可疑的人。那有不拿的。既把遮阿里輔拿着。網綁起來。搜他的身上。又帶有各種兇器。知他們一定是來劫獄的。監禁了幾天。拷問了幾回。就由分說拉去。正法了。改革黨人材。已是稀少。今又弱一個。不能不爲改革黨痛哭。一回。了。却說亞卑涅的妻安氏。自從他的丈夫入獄後。逢禮拜日。就跑去倫敦的禮拜堂。爲夫祈禱。那一天。正孤燈獨坐。愁懷撩亂。忽然有一個人影。站在他的面前。安氏抬頭一看。却是一衣裳楚楚。笑容可掬。艷似春花。皎如秋月的美人。安氏一驚。心中想着。好生奇怪。從容對他問道。令孃是人。還是狐呢。爲甚麼更深夜靜。闖進人家。這美人掉頭說道。妾不是人。又不是狐。乃侍奉天帝的女官。聞姊妹

哀訴良人含冤下獄。苦求我主去救護他。姊姊的貞操熱誠。感動天帝。且天帝也深鑒姊姊的良人。爲國救民的苦心。憐他受奸黨的凌辱。總是他劫數未終。所以從前不能救他出來。現在歷劫已完。還要借它人的力。方可出脫。姊姊明朝清早。登北方的大山一望。一定見有一龍一虎。雲起風生。兩兩相鬪。姊姊若能勸他。不要兩敗俱傷。就是良人出獄的時候了。說畢。倏忽間便失了美人所在。無蹤無跡。不知那裡去了。這件事說起來似有些荒唐。但古語有說。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可知世間自有這種道理。是不可以事屬罕見。就把這種道理。都抹煞去。指他作誕謬無稽呢。是時安氏茫然若有所失。似夢非夢。暗裡思量。天帝雖是憫我。救我良人。但龍虎戰爭。好不利害。我是一柔弱婦人。如何解勸。往復躊躇。心中好不煩悶。後再思量一會。天帝既肯助我。一定是有善法處置的。且縱有不測。爲我良人犧牲我的一身。亦算完我的心願。於是通宵不寐。一直待至鷄鳴時候。東方微明。孑然一身。就望着北山去了。這個大山。西南臨海。

壑谷高深。松柏林茂。雖在白晝。陰鬱荒涼。實在令人害怕的。那時安氏穿過了
一個森林。攀岩越谷。登山四顧。却並沒有半個人影兒。只見有蟠若虬龍的老
松。臥若伏虎的怪石。好像是昨夜那美人所說的龍虎一般。安氏心中暗想。難
道是這老松與怪石也會鬪起來麼。不然就是我心裡妄想所致。正在旁皇疑
惑間。忽然山風颭發。木葉蕭森。安氏舉頭一望。忽見前面的樹鱗電光閃閃。瞥
眼見有兩個壯士。互相吼怒。厮打起來。滾作一塊。好像龍翻虎鬥一樣。兩不相
讓。那時安氏心中暗想。難道昨晚的事情。就應在這兩個壯士的身上不成。趕
着上前勸道。二位壯士。休要苦鬪。兩敗俱傷。實在無益。天下正在多事。英雄何
患無用武的地呢。這兩人好像沒有聽見。依舊劇鬥。刀劍縱橫。安氏不敢上前
攔阻。不一會。兩壯士停了手。各卸戰袍。安氏那時不避嫌疑。就站在這兩人面
前。說道。妾有一言。不揣冒昧。敢以陳之。兩位壯士。請垂清聽。妾家近住在這山
下的村落。良人名威廉亞卑涅。奔走國事。東南西北。初沒有一個定處。去年暮

春時節。在倫敦的會堂演說。曾有一兩句說話。觸着約翰王陛下的忌諱。就被捕縛。定他五年禁錮的罪。囚着他在營疎爾的監獄。已經捱過一年多了。妾因每禮拜定往倫敦的禮拜堂爲夫祈禱。幸上天鑒臨。昨晚忽遇天使。吩咐妾明朝登這北山。遇見有一龍一虎相爭。千萬勸他別要苦鬪。那時良人就可以復覩天日了。妾今早子身冒險。來到這處地方。不意忽逢兩位壯士。想昨晚天使所謂龍虎的。就是應在兩位了。所以造次唐突。特來相勸。伏乞恕宥。兩壯士忽聞此言。相顧失色。驚愕萬狀。中有一人說道。令孃就是威廉亞卑涅的娘子嗎。安氏答一聲說不錯。順口請教他的姓名。他答道我是克拉德拉孔。也爲國事奔走。漂泊到此。那邊一個說。我是憤時嫉俗。思易朝政的改革黨中一黨員。叫做營打泰格。兩人怒氣漸息。安氏再說道。克拉德拉孔先生。可不是雲的姓龍的名嗎。營打泰格先生。可不是風的姓虎的名嗎。昨晚靈神所說龍虎的戰。是真不謬。他兩個壯士也覺得有些奇怪。不敢詳細審問。安氏改容再問道。兩位先

生。既屬同志。爲何至此。兩相格鬥。克拉德拉孔答道。鄙人本來是生長倫敦。叫
做卡爾巴利。前時一出一入。都被奸黨所窺伺。險些兒遭他們的毒手。幸天命
未終。得脫虎口。然這些奸黨。偵騎四出。搜索得極其利害。我本。子。然。一。身。死。不。
足。惜。惟。念。死。只。一。回。不。可。浪。死。是。以。望。着。格。林。忽。治。數。里。外。的。田。家。投。去。暫。時
躲。避。再。作。道。理。誰。知。他。家。的。主。人。不。棄。鄙。陋。遂。將。他。的。息。女。輔。拉。華。許。配。小。弟。
正。在。結。婚。的。那。一。晚。我。們。同。志。忽。來。一。個。電。報。叫。我。即。來。格。林。忽。治。那。時。小。弟
遂。尋。人。跡。稀。少。山。路。崎。嶇。的。地。方。跑。去。途。中。大。雨。滂。沱。遍。身。沾。濕。特。焚。柴。取。一
點。兒。火。烘。這。些。濕。衣。後。來。又。遇。着。那。位。先。生。與。我。同。病。亦。來。取。火。談。笑。之。間。論
及。天。下。大。勢。現。時。政。局。因。意。見。有。些。不。同。議。論。有。些。不。合。不。覺。用。起。武。來。粗。鄙
之。罪。請。令。孃。饒。恕。安。氏。聽。見。此。等。說。話。心。中。暗。喜。知。是。與。我。丈。夫。同。一。流。人。物。
正。好。託。他。打。救。但。未。識。那。邊。一。位。意。見。如。何。故。未。敢。唐。突。欲。知。克。拉。德。拉。孔。回
答。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千里奇逢班荆話舊 羣英相會救友同心

却說營打泰格聽了卡爾巴利這番說話。大喫一驚。就對着他說。老兄就是我的妹夫嗎。我就是輔拉華的哥哥魯士卑治了。前幾年別離鄉井。周遊天下。想多找幾個同志。同心協力。將來擔任國家的大事。零丁漂泊。不知不覺。又過了數年。近來鄉心忽動。想回家裡去。一省雙親。途經此地。忽遇老兄。聽了各種的高論。就知到是非凡人物。一定是改革黨中之錚錚的。正欲披露心腹。縱談天下事。但邇來這些奸黨。愈弄愈巧。狡計百出。每每作違心的論。口裡隨便說幾句文明的話。心裡頭實像虎狼一樣。混入改革黨中。打探消息。小弟閱人既多。也不免狡猾起來。所以剛纔故作誹謗改革黨的說話。不敢露出真面目來。遂致纏個不休。原來老兄就是我的妹夫。實在失敬失敬。請爲恕宥。卡爾巴利聞言。始知他是內兄。先說了幾句謙遜的話。更說老兄的事情。前聽令尊說過。實在佩服得很。今日忽在此地。得拜尊顏。真是天緣不淺。絮絮叨叨。說了一番。

家庭瑣事的話。後來講到威廉亞卑涅的事。太息了幾回。又說亞卑涅爲救我同胞。無辜入獄。實在可憫。剛纔聽那令孃的說話。就是天帝也以救他的事情。付托我們。違天者不祥。我們兩人。將來救他。不可不想一個萬全的策。不然。好像遮阿里輔。不獨無濟於事。却令這些狗黨。防範愈密。少不免又去磨折亞卑涅。越發使他多受一層苦楚。不知老兄有何高見。魯士卑治答道。尊論甚是。但天下事。那裡有萬全的法兒。若想到透。是沒有一件事。辦得過的。冒險固是有弊。總是持重。也有持重的弊。不過見事辦事罷了。正在商量。忽然森林裡頭。跳出一條大漢。頭戴着皮做的頭巾。足纏着黑色的足抽。腰佩長劍。手拿弓矢。身高七尺餘。年方三十許。氣象崢嶸。眼光閃爍。好像一個獵夫。又似一個山賊。他們正要去問他的來歷。他却徐徐行至三人面前。恭恭爲禮。特向魯士卑治道。小爺你忘記了我嗎。小的就是令妹輔拉華乳母的孩子律克卑。小的幼少的時候。跟隨家母。出入府上。深蒙愛顧。屢受大恩。實在感激不盡。自辭了府上後。往倫敦

首府。投身俠客威廉勃魯士家裡。蒙他賞拔。叫小的跟着他走。後來有改革黨員名望的人。那一天在勃魯士家裡開會。不知因何事故。被政府知道。他便派了三十多名的捕吏。破扉進來。小的與這些家丁。擋着這些捕吏。待主人與及改革黨逃脫後。乃容他進來。故這些捕吏擁入時。主人及改革黨的人。已通通走了。一個都拿不着。小的與三四個同伴。也乘間逃脫。相議分路去尋主人的踪跡。小的細思。現在政府的行爲。舉動。是沒天理的。沒良心的。離奇變幼。不可思議。主人的家眷。究竟不穩當。因轉回主人家裡。勸主婦搬家。以免陷這野蠻政府的毒手。無奈主婦是很正直的人。說良人有這種事情。實在意中。但我妻子。全不知情。就令奸黨如何橫暴。那裡能究株連我等。若倉皇逃走。却似出於有志。他們反疑起我們來。你是與他們曾格鬥過來的。他們總認得你。你可找一藏身的地方。暫且躲避。小的聽了這話。就沒有法子。跑出來再尋主人。但是尋了一個多月。影兒也不見。小的流離飄泊。沒有託足的地方。不得已跑到故

鄉。過這日子。今日天氣晴和。特携弓矢。來這地方遊獵。忽聞刀響丁鏘。知是有
人打架。遂尋着刀響的聲音。來至此地。來後又不見打架。只見有兩個壯士。伴
着一個婦人。越發疑惑。細看一會。原來就是小爺。真是可驚可喜了。小的茅舍。
離這處不遠。若不嫌卑陋。請到舍下。少少憇息。魯士卑治答應了他。便指安氏
說道。他就是亞卑涅的夫人了。律克卑便向亞卑涅夫人說道。夫人的貞烈。實可
欽敬。聞名已久。但亞卑涅先生。近來消息未審如何。魯卑士治代安氏將他事
情。細說一番。律克卑激昂慷慨。熱血盆湧。說道他在重牢裡頭。看守嚴密。一兩
個人。恐不容易救出來。我主人勃魯士所養的壯士。到還不少。潛伏各處。若與
他們商量。謀劫獄的事情。或辦得到。不知尊意如何。魯士卑治三人聽了。歡
喜不盡。便說我們同志。正是商量這個辦法。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今日無端邂逅。
亦是皇天助我們改革黨的機會。律克卑沈吟了一會。又說道我們要去劫
獄。奪亞卑涅出來。野蠻政府。定以爲他的夫人所主使。又來騷擾。也未可知。據

小的愚計。不如請他到小的茅舍。暫且藏身。安氏多謝了幾聲。說道妾上無翁姑。下無兒女。自良人入獄後。零丁孤苦。身似浮萍。孑然一身。毫無牽累。既蒙垂愛。敢不從命。律克卑又說道。現在天也不早。何不一齊先到茅舍。細細商量。以便行事。各人都感他的厚情。相携下山。行了兩里多路。至松林陰翳的地方。露出一間茅舍。這就是律克卑的房子。各人一齊進去。拜見律克卑的母親。略敘寒暄幾句。律克卑的母親先對魯士卑治陳述久濶的情話。丁寧反覆。說完又說。又問道。輔拉華的近狀。對卡爾巴利應酬一番。向安氏又歎賞一番。慰勞他幾句。於是殺鷄爲黍。以治供具。這是不在話下的。律克卑於是與卡爾巴利、魯士卑治三人相商。結拜兄弟。是時魯士卑治萬事都攔下。只欲趕緊招集壯士。把亞卑涅救出。聲聲要趕快下手。律克卑說道。現在政府搜索甚是嚴密。我們幾個。一塊同去。好像出隊一樣。形迹可疑。也就陷於危險之地了。不如小的一人。改裝易服。先去訪壯士們。諸君就在這茅舍守候。方爲穩當。各人見他說得有

理。都答應了。律克卑趕快收拾幾件衣服。就要首途。臨別的時候。告訴他們。以十日爲期。便出門去了。話分兩頭。卻說律克卑出門後。自朝至暮。東奔西走。跑了兩三天。卻找不出一個人來。好不心焦。一日剛在那一所客店投宿。心中很不愉快。去找店主閑談。藉以散散悶兒。傾談起來。少不免問起店裡現在有幾個貴客。店主說現在貴客也不彀十個。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律克卑即接口問道。是怎麼樣呢。店主說道。這處地方僻靜。晚上。一早就關起門來。此是這裡的規矩。那一位貴客。日間出門去。自不消說。直至一更多天。尙不回來。但至明早。又見他睡在牀上。門是一點兒都沒有動着。依舊關起來的。不知他是在那裡回來。神出鬼沒。很令人害怕。律克卑聽着。心中就懂了幾分。細問店主。那一個客。住在那個房間。店主告訴了他。他到晚上。就要去探訪這位貴客。原來就是威科倫。從前在魯勃士府上。天天見面的。久別相逢。歡喜自在話下。律克卑就將這種事情。大略一說。這威科倫聽了。也沒有商量。也沒有躊躇的。只

便說明天快去找些同志。早日下手。心中一面揣度。這一個住在那裡。那一個住在這裡。打量了一會。都有幾分成算。明早就同着律克卑按圖索驥。果不出所料。跑了一天。就找了六七個壯士出來。這些壯士。一聞此報。皆說道這種事情。是本該做的。齊聲應諾。於是約定時日。在律克卑家裡齊集。律克卑以事已就緒。先自回家裡去。將這數日間的事。告訴他們三人。且將威科倫的本事。細說一番。他三人眉飛色舞。深謝律克卑。只有天天盼望壯士們。趕快來到。到了是日。這威科倫先跑到律克卑家來。其餘六人。或一個。或兩個。後先齊集。羣英相會。商量如何辦法。此是不消說的。至這件事成敗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政見參商賓勃侯演說 憲章宣布改革黨成功

却說營疎爾的牢獄。全間雖是用石頭砌成。比銅牆鐵壁。還要堅固。但自從拿了遮阿里輔後。政府看改革黨辦這件事。有似兒戲。說亞卑。涅是改革黨中一個極要緊的人。挺身出來救他的。只得遮阿里輔一個。又拿着一口洋鎗一張。

小。刀。子。就。想。去。劫。獄。這。樣。迂。拙。料。改。革。黨。沒。甚。麼。人。材。沒。甚。麼。死。黨。不。過。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不。是。以。利。合。就。是。爲。着。名。譽。跟。着。風。潮。走。的。看。他。不。起。所。以。近。來。不。大。以。改。革。黨。爲。意。看。管。亞。卑。涅。也。不。像。從。前。那。樣。嚴。密。卡。爾。巴。利。他。們。糾。集。同。志。後。有。扮。作。商。人。的。有。扮。做。小。工。的。有。扮。做。教。士。的。一。個。一。個。混。進。去。營。疎。爾。牢。獄。附。近。見。機。行。事。住。了。兩。三。天。沒。甚。眉。目。好。不。納。悶。剛。剛。是。時。乃。十。一。月。下。旬。節。交。冬。令。風。雪。嚴。寒。天。陰。月。黑。他。們。知。這。些。獄。卒。一。個。月。受。七。八。塊。工。錢。現。在。冷。到。這。個。出。地。非。去。吃。酒。也。去。打。睡。斷。未。必。肯。徹。霄。看。守。替。他。捱。這。些。苦。楚。決。意。是。晚。下。手。馬。上。通。知。各。人。豫。備。一。切。到。了。三。更。時。候。更。颯。起。大。風。來。風。聲。怒。號。敲。門。鑿。壁。也。聽。不。見。他。們。咸。說。孔。明。借。得。東。風。我。們。也。借。了。北。風。來。好。不。愉。快。先。派。一。人。爬。過。監。獄。的。牆。頭。進。去。打。探。消。息。去。了。半。點。多。鐘。工。夫。不。見。他。出。來。各。人。以。爲。他。一。定。被。人。拿。着。旁。皇。疑。惑。好。不。担。心。正。商。量。如。何。辦。法。忽。樹。林。裡。頭。走。出。一。條。大。漢。來。各。人。大。喫。一。驚。想。撲。過。去。格。殺。他。卡。爾。巴。利。留。

神一看。原來就是他的哥哥營哈利。趕快上前問他來這裡的緣由。他遂將卡爾巴利殺了三個刺客這一晚。官要拿人。他也逃走的事。說了幾句。又說近來聽見喧傳這些奸黨。不日就要將亞卑涅正法。我爲着國家的前途。朋友的交情。好不傷心。想去聯合改革黨。去打救他。又找不得改革黨的行踪。所以單身冒險。也跑到這裡來。略盡自己這點心事。我來了許久。覷見有人站着。不敢出來。後細聽一會。知你們也是商量我心中這件事。知是同志。正好合辦。我纔敢跑出來。我前幾天也打聽清楚亞卑涅在那一間監房。在弟幾號房子了。各人聽見這話。歡喜自不消說。正說話間。那去探消息的人。回來報道。牢獄裡頭。闕其無人。看門口這一個。也擁着被窩。蓋着頭腦。昏昏沈沈睡去了。他們喜躍萬分。就叫他引導。扳著這繩做的梯子。魚貫進去。手足都已凍僵。差不多拿也拿不穩。站也站不住。鬧了半點鐘工夫。纔爬過去。進去後就叫營哈利帶他們到亞卑涅住的監房去。誰知把這雙鐵門一撞。驚起看門的人。他聞人聲洶湧。知是

有變。馬上吹起響鈴。這些獄卒猶在夢中。倉倉皇皇跑了三十個出來。有拿着自己的靴子。當洋鎗的。有拿着一卷畫軸。當刀子的。狼狽異常。改革黨他們如虎入羊羣。殺了幾個。網起幾個。此外通通跪着乞命。勒令要他開了這雙鐵柵。他們通通跑到亞卑涅房間。亞卑涅正躺着看書。忽然見他們進來。又驚又喜。問了好幾句爲甚麼到這裡來。沒有一個回答他。只管拉着他的手。拉他出去。飛跑似的。直跑到格林威治的地方。是時東方微明。差不多就要天亮。就走進森林裡頭。暫且躲避。忙着人通知改革黨首領賓勃魯侯威廉。與魯伯益科特他們。他們是有閱歷的人。就叫亞卑涅不要孟浪。找一個僻靜的地方。躲避一月半月。纔好出來運動。律克卑就帶他到自己家裡。亞卑涅夫人是在律克卑家裡的。夫妻相會。久別重逢。這種愉快。看官大約都可以曉得。自不消執筆人贅說。却說政府知到營疎爾監獄被劫。亞卑涅逃走這件事。十分震怒。立刻懸了一萬幾千元的賞格。打電去各國政府。請各國拿他。誰知改革黨的主義已

爲輿論所公認他的罪名。又是公罪。各國那有交人的道理。那知政府不曉得。公法還是意氣用事。下他一個大逆不道的罪名。就算恥辱他好。等他不齒於人類。看官你說可笑不可笑呢。一晚改革黨他們在魯勃士的別莊開一大會。政府打聽出來。就派了幾十個憲兵去掩捕他們。那一班守衛壯士。看來意不善。一面通知他們逃走。一面出去拒敵。七八個壯士如何能敵抵當這幾十個憲兵。憲兵遂蜂擁進這別莊去。樓上樓下。一個人影兒都沒有。跑到後花園一搜。見有好幾個躲在石山背後。憲兵揚揚得意。以爲縱然不是首領。也一定極重要的人。就將他們幾個。細綁起來。帶他回去。政府有鑒於亞卑涅這件事。就禁錮他們在重牢。連審問也不給外人知道了。到了翌日。倫敦城中。喧傳改革黨昨晚被政府掩捕。一網打盡。那改革黨的同志。得了這個消息。馬上通知各處支部。出法解救。過了二三天。全國改革黨這處十個。那處八個。通通擠在倫敦城中。還有路遠的人。不能來得這樣快當。隨後亦陸續來京。那賓勃魯侯與

及魯伯益兩首節。自這晚逃脫後。躲在格林威治那一間和尚寺。一聞各同志這樣熱心。又咸集京師。知是一大機會。兩個商量說。機會是最難得的東西。若遲了機會。駟馬也追不回。我們正可順天應人。乘勢舉事。於是你提出一條問題。我提出一條問題。都商量妥當。就派一密使。通知總會。說是晚改革黨所拿去這幾個。不過園丁。並非黨中重要人物。并請各支部的總理。快來商量事情。各人得了這個信。自然是喜不可言。各支部總理。就馳集賓勃魯侯兩個處。商議大事。各人發表意見。那年少氣盛的人。心醉盧騷民約的議論。又見各國革命。革得這樣爽快。忘了本國數千年的歷史。又不暇計及國民智識的程度。各國。窺伺的危險。非說今日自當革命。就說今日不可不革命。更有橫暴議論。說寧送給外國也。一定要革命。那閱歷太多的人。又說天下事。談何容易。非有十二分。成算斷不可輕舉妄動。把天下的事情。比各種機器說。機器雖是靈巧。然有一粒小砂。硬着就轉不動了。這種議論。說他老成持重。也可說他畏首畏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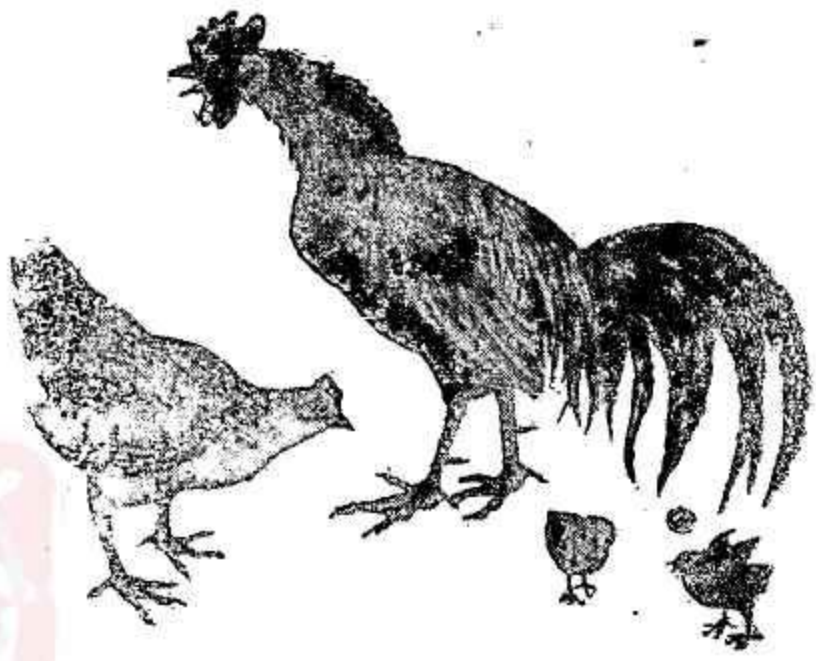
無不可。此外有主張利用主義的。有贊成平和主義的。不過一百幾十人。差不多有十幾個政見。因爲革命這兩個字。好講說話。還是主張革命的。占了多數。賓勃魯侯待各人說完。說道。諸君議論。雖是不同。實不外以救國爲宗旨。但凡事利多。害少。纔做得過我國民保守的性質。諸君總可以曉得。革命兩個字。質言之。就是作反。若運動人出去作反。不獨號召不來。却招人疑忌。本黨得養這種勢力也。全因輿論贊成我們的主義。我們若變了宗旨。豈不盡失天下人心。輿論的勢力。比兵隊的力量。還要利害些。不如我們率着幾千同志。面謁約翰。陛下。將現時人民的慘狀。國家的恥辱。逐件陳奏。請他驅逐奸臣。錄用新黨。現在陛下不過被這班不知國家爲何物的奸臣蒙蔽。一切外間事勢。全不曉得。所以如此。若是知道。總有悔悟之一日的。將來我們有所藉手。一切容易。比在局外。手無斧柯。橫發狂論。扼腕抵掌。一點事情都幹不出來。還不於事有濟嗎。這樣辦去。一則不至苦毒生靈。一則不怕外國干涉。現在國力這樣疲弊。事勢。

又。這。樣。危。急。若。錯。了。一。着。就。全。局。敗。壞。請。諸。君。細。想。纔。好。各。人。是。向。來。尊。崇。賓。勃。魯。他。們。的。聽。了。這。番。說。話。更。知。剛。纔。所。說。都。是。理。論。不。適。時。宜。遂。滿。堂。一。致。贊。成。是。議。馬。上。公。舉。魯。伯。益。做。大。將。亞。卑。涅。做。參。謀。號。召。全。國。志。士。直。指。倫。敦。進。發。政。府。得。了。這。個。警。報。立。刻。派。兵。防。禦。誰。知。這。些。統。兵。大。帥。不。獨。呼。應。不。靈。却。有。與。改。革。黨。作。內。應。的。神。氣。倉。皇。萬。狀。只。令。近。衛。兵。堅。守。倫。敦。城。近。衛。兵。以。地。方。遼。濶。兵。力。薄。弱。容。易。失。守。請。求。入。守。王。宮。其。中。漸。有。逃。亡。將。成。瓦。解。於。是。萊。格。拉。亞。遮。斯。欽。康。這。些。奸。黨。知。大。勢。已。去。進。退。維。谷。三。十。六。着。除。了。走。的。一。着。外。並。無。他。策。於。是。有。挈。眷。跑。到。外。國。去。的。有。削。髮。入。山。做。了。和。尙。的。改。革。黨。遂。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入。了。無。人。境。一。樣。簞。食。壺。漿。歡。呼。萬。歲。亞。卑。涅。更。發。一。號。令。說。擄。掠。者。斬。所。以。這。幾。千。義。勇。兵。更。鷄。犬。不。驚。秋。毫。無。犯。上。自。貴。族。下。至。勞。働。者。沒。有。一。個。不。贊。賞。改。革。黨。的。舉。動。其。中。有。許。多。向。來。附。和。奸。黨。的。也。轉。過。來。謳。歌。改。革。黨。這。是。趨。勢。黨。原。不。足。挂。齒。牙。但。即。此。也。可。想。見。改。革。黨。的。

勢力了。那威權赫赫。統御二百多萬英國臣民的約翰。變了寡人一個。孤立在一坑勃沙城中。真是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旁皇無措。改革黨先將國家的大計。民生的疾苦。陳奏一番。後纔將改革黨的目的。發表出來。約翰細想。若給他們憲法。將來束手縛足。不能任意指揮。以皇帝的尊嚴。要仰這些蟻民的鼻息。好不恥辱。若不答應。則現時身命都懸在他們的手。好不危險。打量了一會。心中說道。現在他們有挾而求。不先答應。他不行。後來我有勢力。依與不依。是由我的主意。已定。七月十五日。遂降了諭旨。命國民會議。制定憲法。於是改革黨傳檄四方。召集全國志士。在蘭尼美開大會議。量商編制憲法。組織新政府的法子。是日約翰王及王族貴族。都來與會。各人就推賓勃魯侯做會長。魯伯益、蘭格頓、勃魯士、亞卑涅。做副會長。你想一條。我擬一欸。大家商量的好幾回。就制定六十三條憲章。呈與國王。國王只有唯唯諾諾。不贊一詞。就蓋了御寶。宣示天下。舉國歡聲雷動。高呼萬歲。至這六十三條大憲章。世人就稱

作大法典看官讀英國歷史自然曉得不用細說。往後英國人民得這樣自由。這樣幸福也都是這大法典固了基礎。飲水思源。又豈不是食賓勃魯侯魯伯益他們的報嗎。回想他們提議這件事的時候。豈料及身而見。又豈敢云一定有成。麼。不過拿定宗旨見事做事。百折不撓。那件大事業。就成於他們的手。所以天下事不怕難做。不怕失敗。最怕是。不肯去做。若肯去做。鍊石都可以補天。銜石都可以填海。志氣一立。天下那裡有。不成的事呢。就令目下失敗。然有了。因自然有果。十年二十年後。總有成功之一日的。看官讀這一篇。不要崇拜他們。敬羨他們。你想學他。就有第二個賓勃魯侯。第二個魯伯益出來。孟夫子有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至去做與不去做。豈不是又在自已麼。

(未完)



科學
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五七

第十四回 膺奇變 羈人被困 哭死黨豪傑多情

話說當下海水越湧越高。連內支士這樣大的船。也有些支持不住了。歐露世急忙披衣。走上甲板。看看景色如何。那時李夢却已經先站在那兒。瞧着海上這番光景。頗有驚訝之色。手上拿着的千里鏡。吊在船上。他也不知道。忽向傍邊站着的人。樣子好像是副船長的。說了一遍奇異的話。副船長也驚惶起來。忙拾起。剛纔李夢所吊的千里鏡。四下張望。急的顏色都變了。彼時內支士發滿速力。抵死前進。李夢叉手低頭。在船面踱來踱去。歐露世看這情景。更加疑惑。躊躇半晌。心頭忽生一計。急下甲板。走入客堂。取過千里鏡。重復上來。方欲舉鏡看時。忽然有人在背後捉住他的手。不覺吃了一驚。回頭望時。並非別人。就是李夢。滿面帶着怒容。咬牙切齒。拳頭越握越緊。歐露世詫異道。船長今日之事。我並不知原委。却爲何遷怒到我身上呢。李夢也不答話。只顧望着海裏。

歐露世心神少定。李夢忽對歐露世厲聲道：「今日要你等踐初來之約，你可急去。同高昔魯、李蘭操兩人共入一室聽我指揮，不許亂走一步。」歐露世答道：「船長乃一船之主，僕等以楚囚之身，敢不從命。但有一事想問過，明白還求原諒。」李夢搖頭道：「於今不必多說，要趕快下去。」歐露世明知再問無益，只得下了甲板。走去知會李高兩人，便有四名水手來引他們到從前初進來的那間房子鎖得堅牢的，纔各自去了。三人正在胡思亂想，不知甚麼原故，呆坐一會，大家纔商議這件事。高昔魯問道：「主人必定曉得原由，請詳細述給咱們聽聽。」歐露世道：「我實在也是睡在夢裏，便把在甲板時目擊的情景述了一番。二人聽着更加驚奇。」歐露世又道：「李夢雖覺甚怒，但是怒中帶着恐怖的樣子。目今囚往回們在此，這事一定非同小可。咱們今晚儘一夜不睡，細細的窺伺，看有何動靜，便略知道原委了。」三人正說話時，見有人在外邊開門進來，舉頭看時，却是了頭搬餐來的。那時丫頭將刀叉杯盤擺好，依舊鎖門而去。三人吃餐過後。

忽然房中電光消滅。正如黑暗地獄。伸手不見掌。却更有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三人原是約過不睡。靜候消息的。那曉得李蘭操坐不到一刻。便鼾聲如雷。高昔魯正在那里說這人不中用。挨一晚夜的磕睡都挨不起。誰知自己坐着。也是支持不住。便前仰後合的。夢入黑甜去了。歐露世聽見兩人並不則聲。只是鼻息越抽越緊。知道都已睡去。甚是怪異。又不知船上究竟有何事故。心中不免恐懼起來。但是事已到頭。怕也無益。倒不如收視返聽。凝神屏息。靜以待變。歐露世心裏雖是這樣打算。却那里由得他。不到片刻。眼睛也睜不開了。只得抖擻精神。驅逐睡魔。到底忍不住。因想李夢囚住咱們。還怕洩漏他的機密。難道在食物裏頭。下了蒙汗藥不成。正在左思右想。忽遠遠聽得甲板上嵌板關閉之聲。及內支士激蕩波濤之聲。想是內支士正沈下海底了。再要往下聽去。只因睡魔難制。扶頭便呼呼的睡去。到次早。歐露世醒了起來。睜眼一望。那里是睡在昨兒那間房子。却正是自己的臥室。這番驚怪。真也不小。又不知船

上昨夜的事情。到底何如。便急忙扒起身。要水漱洗。穿好衣服。三脚兩步的跑上甲板。恰好李高兩人也到了。歐露世便問道。昨晚的事。你們曉得麼。蘭操道。我們在悶葫蘆裏頭裝着。已是悶的難過得狠。正要等你來問過明白。你却倒問起我們來。高昔魯也說道。今早起來。我們睡的地處也換過了。自己並不知道。係甚麼時候回房的。你說奇怪不奇怪。歐露世纔曉得他們也是同自己一樣。滿肚狐疑。那里放得下。又細瞧內支士形體。與平日毫無差異。仍舊浮出海面。自在遊行。副船長也照常在甲板上或考察天文。或測量海面。最可怪的。却並不見李夢。他往常總是天還不曾亮就起來的。今早倒是日高三丈。還未見他出來。歐露世暗中忖度。莫不是李夢身上有甚麼不測之事。但看副船長臉色。同他的舉動。也沒有甚麼與平時不對的樣子。可見李夢是沒有怎樣的。或者李夢因有事故。出了船去。這也難料。然看那小艇。又並未移動。況且內支士照常行駛。若是李夢出去。他們必定停輪候着。照這樣看來。李夢確是在船裏

頭。爲何到現在還不起身呢。歐露世愈想愈奇。疑怪的了不得。遂也不招呼李高兩人。仍下艙去。回到房內。丫頭早已預備早餐。與往常無異。歐露世更覺得奇怪。食畢。便畧安息。到了午後兩點鐘。照例到客堂研究學問。坐未移時。只見李夢走進來。寒暄幾句。歐露世這回見了李夢。心裏纔放得下。知道他並無別的意外事情。又細看李夢的容貌。臉上畧帶微腫。精神覺得疲倦的了不得。好像昨兒一夜沒有得睡的樣子。加之顏色慘淡。滿面愁容。歐露世心裏想着。以爲他必定談起昨夜的事。那曉得李夢一字不提。只管在客堂裏面坐着。又起來起來。又坐着。到沒趣的時候。便翻翻書籍。看看圖畫。忽然又去彈兩曲瑤琴。看那神情。真有坐臥不安。遣愁無地的樣子。鬧了許久。纔慢慢的對歐露世說道。老兄是定然懂得醫道的。歐露世聽他這問。頓覺詫異。李夢的體氣。本極堅強。斷不致有二豎之患。且看他神氣。不過畧疲勞些。也沒有甚病。於今他却問我懂醫不懂。這一問問的。稀奇。我也俏皮些。不回答他。看他怎樣。李夢見歐

露世不答他的腔。又再說道。我曉得法國博物學士。必定由製藥學士出身。所以老兄於醫學一道。定是高明的。歐露世見他再三追問。也不好不答。便道。小弟生長醫家。從小時候。便講究醫學。沒有當博物館長以前。就以醫術問世的。李夢聽罷。大喜道。本船有一水手。目下患了病痛。要求老兄枉駕過去。把一把脈。開條方子給他吃吃。不知肯與不肯。歐露世道。說那兒的話。既是老兄的人。又是老兄來說。那有不肯之理。但是小弟力能做得到的。一定効勞。事不宜遲。就此同行罷。李夢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便同着歐露世。出了客堂。轉灣抹角。約莫走了三十餘碼地。歐露世一面走。一面想道。這個手水。一定因爲昨夜的事。情。身體受了傷。我於今去看他。便曉得這件事的。端的了。不覺來到一間房門口。李夢住了脚。說道。就在這兒。說着。便先走了進去。歐露世跟隨着。進得房時。見一水手打橫睡在一鋪榻床上。呻吟之聲。不絕於耳。看那水手的容貌。却也生得魁偉。膂力過人。頭部受一大傷。用桑皮包着。鮮血淋漓。狼藉枕簟。歐露世

看這情景。心下暗驚。用手輕輕解開桑皮。看那傷口。乃是天靈蓋受傷。腦漿都流了出來。細看傷痕。係用極利的軍器斫傷的。那時水手微微的睜開眼睛。把房裡頭的人望了一眼。又合轉過去。歐露世便坐在床沿上。拿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膝蓋。細細的替他把脈。看着錶走了五六分。脈息還未跳動一下。又摩摩他的手脚。都是冰冷的。氣息出入也狠微細。歐露世看這光景。已是無法可治。便仍舊替他包好傷口。對李夢說道。我看這傷痕。受的頗重。想是用最利的刀斫着的。究竟這病人。因何緣故。負此重傷。病了有幾天了。請老兄把病源細述一遍。纔好療治。李夢道。並不是受刀斫傷的。他原是掌管機器的人。偶因不慎。被機器衝突着。老兄只管講這病。還可醫。不可不必追溯病源。歐露世原係醫家出身。曉得醫家的規矩。那里肯在病人前說長說短哩。因此並不回答李夢。李夢又道。病人不懂法國話。你只管講講不妨。歐露世望一望病人。纔低聲說道。可憐可憐。不到兩個時辰。這人就沒有命了。老兄可快替他預備後事罷。李

夢一聞此言。登時臉色都變了。咽着喉嚨。說道：「真沒有法子救得轉來嗎？」歐露世道：「這人的病。就是盧扁復生。也要縮手。只因他腦部受傷太重。精氣已洩。藥力如何支撐得住。李夢也明知此病難治。這回請歐露世來。也不過作萬一之想。於今見歐露世也沒有法兒。登時智勇兼全。攬龍搏虎的大英雄也難制。恩愛之情。不由得不潸然淚下。放聲慟哭。又緊緊拿着病人的手。一面哭。一面講。也聽不出他說些甚麼事。忽又向歐露世道：「事已至此。亦是無法。空勞動了老兄的玉步。他日再當圖報。於今這兒不便請回去罷。我也不得遠送了。」歐露世正想着看水手臨終的神情。來探探消息。因被李夢催促不過。只得退了出來。回到自己房中。心煩意亂。一夜都睡不着。但聞波濤之聲。竟夕拍艦。又忽聽得一間房子裏有誦經的聲音。也不知何事。將近天明時分。纔胡亂的睡去。早上起來。便到甲板。呼吸空氣。見李夢正在那兒。眼睛哭得腫胞胞的。容態極其凋萎。又看見放着一個篋子在那邊角上。歐露世知道水夫已是沒了。又不便問。

起李夢。加增他的悲傷。只是上前招呼。問那篋子裝着些甚麼東西。李夢道。那是珊瑚。咱們今日走過珊瑚界。正要去遊玩一遭。解解悶兒。老兄如果高興。何妨同去頑頑。歐露世見李夢這個樣兒。並非有遊覽興致的時候。但是漫遊海底。原是我的本願。便喜喜歡歡的答道。一定同去。還可以帶着李高兩人不可以呢。李夢道。他們要是高興。同去也好。老兄吃完了餐。仍照前日穿好潛水衣。同行便得了。歐露世辭過李夢。下了甲板。去知會李高兩人。自是歡喜。等到吃過了餐。仍舊走入黑房。便有水手替他們穿過衣服。跟隨李夢。出了內支士。投入海中。一直走到離海面三百尺以下。原來這個地方。與太平洋「古利士堡」島情景。大大不同。並沒有華麗的花木。也沒有森林茂草。平方數里。都是珊瑚樹。填塞滿了。紅枝白幹。妍秀天成。長的短的。粗的細的。互相纏繞。正不出幾千萬億。又有無數小魚。出沒其間。比起從前遊獵的地方。却又別開生面了。況且這處是珊瑚界絕美的地方。就是法蘭西國。意大利國的海岸。所產的珊瑚。那

里跟得上這兒的好。若是做珊瑚生意的人。得到此地一天。不難暴致王侯之富。歐露世等看了。奪目駭心。真是捨不得移步。那時越走越深。已是到了海面九千尺之下。更是珊瑚界的中心點。珊瑚種類愈出愈多。只見內中有一顆珊瑚樹。竟如合抱古木一般。高七八十尺。徑及四五尺。枝幹橫披。寶光四溢。李夢到了這處。便停住脚。吩咐各人把手上携着的電燈。通要熄滅。在這樣深海裏頭。沒有電光。黑暗的不分咫尺。幸虧由珊瑚樹裏頭發出來的光輝。尚模糊可辨人影。那時見有幾十名水手。忽然麇集。團團圍住李夢。又看見有四個人。挑着一件橢圓的東西走來。三人不知甚事。不轉睛的望着李夢。看他有何舉動。只見李夢用手指左指右。那些水手。得了號令。各人七手八脚。携鋤荷鉢。在那大珊瑚樹底下。挖了一個大穴。把剛纔抬來的那樣東西。埋了下去。歐露世方纔明白。是葬昨日那受傷病死的水手。轉眼間墳墓已經修妥。李夢率領衆人一齊下拜。拜畢。又吩咐各人再燃起電燈。照路回艦。進了內支士。李夢陪着歐

露世走入客堂。一言不發。歐露世便開聲問道。昨日那位生病的。已經過去了嗎。李夢聽見歐露世問他這話。悲哀之情。難以自禁。又哀哀的痛哭起來。哭了一會。纔含淚答道。他於今已安然住在珊瑚界裏頭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悶胡蘆三人滋異議 真本事一子顯專長

話說李夢說完這句話。仍然哭泣不止。歐露世看了。也着實動心。又不好說甚麼。只是用通常的話。勸解一番。李夢拭過淚來。沒精打采的坐着。只顧出神。歐露世見沒趣兒。便退了回去。李夢見歐露世走開。也就回到自己的臥房去了。歐露世暗想李夢爲人。究竟是懷抱着甚麼心事。若說他無情。爲何死去。一個水夫。就這般傷心慘淡。若說他有情。他便不該棄去自己的家鄉。離却自己的親眷。來到這裏。這人的行爲。前後不符。互相矛盾。實是令人難以捉摸了。正想着。李高兩人。走入房來。問起李夢的事。歐露世便把他如何哀痛。如何傷心。

的話說了一遍。高昔魯說道：僕初意以爲李夢是個厭世的人。故此屏絕俗塵，做個浮槎隱士。如今看來此人甚重恩義，乃是一憤世豪傑，並非尋常隱淪之徒。可比他心裏頭定有甚麼大不得已的事情，纔來到這兒的。若然曉得他昨夜那番舉動，便不難知道他心事的所在了。歐露世道我所想的，也合你一樣。依我看來，咱們初進來的時候，他便滿口說自由的話，到了昨兒，搶了我的千里鏡，幽囚咱們，又下蒙汗藥，在食物裏頭想，是他迫於無奈的舉動。照這樣揣度起來，李夢製造這一隻極大極堅的船，莫非他有甚麼世仇強敵，要想報復嗎？李蘭操道：我想的與你們二位却不同。他果然有仇敵麼？他却怕甚？他這隻船如此堅強，就來幾百隻鐵艦圍着他，砲彈如雨，他只要把嵌板上好，做個不理你，你也拿他沒法。就算是攻打的利害，他便把船沈入海底，或是加足速度，力那時你要打也打不倒，要追也追不上。你却拿他有甚麼法兒？況且本船尖頭犀利，岩壁可崩。若遇着敵人的時候，只要在海底襲擊，水夫各人，但是拱手。

船中也不怕他不沈沒下來。所以昨兒這個水手負了重傷。我看並不是和人相鬥。以致斃命。恐怕還爲別的事罷了。高昔魯道李兒想的雖是。但看李夢行爲。決然不是尋常人。他棄却世間的原故。或者因爲敵人勢力有不勝。所以逃遁海底。若在海中遇着的時候。只是沈沒了敵人的船舶。有點兒不甘心。必要親手殺戮。乃得情酣意暢。昨晚必是遇了敵船。彼此交戰。因此受傷。也是說不定的。李蘭操答道。這也難料。歐露世又道。最奇怪的是。昨天李夢望着海面的時候。總是有點害怕的樣兒。想是這個敵手。定然了不得的。這件事後來總有水落石出的日子。如今白費心思。也是無益。咱們說別的開開心罷。於是又拉拉雜雜的講了一會。各人纔分手去了。次日歐露世吃過早餐。一個人走入客堂。繙閱圖籍。到了正午時分。內支士浮出海面。歐露世坐着無趣。便走上甲板。解解悶兒。見副船長正在那兒用六圓儀測量太陽高度。歐露世細看這人像貌。的是法國南方的人。因想他們常時說的。都用船上另製出的一種

言語。我倒要試他一試。於是在船艙上兩頭走着。故意高聲說道。好個海景。看得人實在快活。又故意說那六圓儀的用法。講了好些話。那副船長好像聾子一般。任憑歐露世說。他總是聽不見。歐露世暗暗怪異道。他們一受李夢的教。育。便心如鐵石。永無變改。聽了故國的語言也。漠然無所感觸。真不是世間淺薄之徒所能測其深淺了。心中正在感嘆。恰有一水手拿着一盞大玻璃燈上來。歐露世見了。像是德國的人。又操作德國話來挑逗他。仍然是不理會。歐露世也沒得法了。看看水手把盞燈打掃乾淨。走下艙去。又見副船長也收拾儀器下來。知道就要沈下海底了。急忙下了甲板。回到臥房。那時嵌板通已關上。不一時。便沈了下去。取路西航。正駛入印度洋中。這印度洋原是最寬大的。水色明淨。與別的洋海。迥然不同。彼時內支士在海底三百尺或六百尺之下進航。三人沈悶不過。真有一日如年之感。每天都在客堂裏頭聚會。歐露世見沒有甚事。便教教高昔魯的博物學。自己高興的時候。或是研究海底的學問。

或是繙譯古書。或是撰投海記。借此消遣時光。倒也不覺得十分辛苦。只有李蘭操捱不住。見面談話時。總是商量逃脫的法子。歐高兩人無法。惟有勸慰而已。一日內支士浮出海面。輸換空氣。歐李高三人。正想舒暢舒暢。便携手同上船面。只見鷗鷺千百爲羣。翱翔天表。內中有一種。名兒叫鷗鷺的。翼長二丈。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又還有海鴨海鷺。密層層的飛個不住。李蘭操原是好遊獵的。見了那里忍得住。便向歐露世請他去對李夢說。討個人情。准他們打幾隻鳥頑頑。高昔魯也高興起來。催着歐露世去。歐露世當不住他兩人囉唆。只得去見李夢。把來意說明。李夢答應了。還要和大家比較槍法。歐露世謝了出來。再到船面告訴他們。兩人聽了大喜。專等候李夢帶了槍來。便好動手。原來李夢這人。心地慈祥。常時不喜歡無故殺生。這回所以允許他們的原故。一則因海鴨海鷺。肉味甚美。可充庖廚之用。二則看他們三個人。也抑鬱的很。正要借點高興的事情。替他們消消積悶。當下李夢拿了幾枝快槍。同着五六名水手。走上船面。各人見了。深深道謝。李夢回頭望着水夫。不知吩咐何事。水夫等

急忙走到那邊。把小艇卸了下來。浮出水面。李夢又對三人說道。今天同各位高興高興。但只可打那些可以做食品的。不要亂傷着別的性命。我已經吩咐水手。將我們打得的。用小船裝着了。說畢。內支士停了輪。緩緩的走着。各人便燒起槍來。只見無數的鳥兒。應聲而下。也有傷了翅膀的。也有傷了脚的。大家看着。好不歡喜。高昔魯是自從小時候。就好打獵。所以他的槍法。用得最準。於今見李夢要和他比較強弱。便使盡平生伎倆。來給李夢瞧。槍聲一發。至少就有兩隻吊下來。多的便是二五隻。各人大爲驚服。李夢對高昔魯道。你的槍法。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我生平也是愛此道的。因爲歇久了。沒有操練。手法生硬的很。實在比你不過。但是我所打的。與你不同。我於今叫水手分開擺着。等你們瞧瞧就知道了。高昔魯笑容滿面。得意洋洋。一時獵畢。水手便將小船駛回。歐露世走近看時。見李夢打得的鳥。都是正傷頭部。高昔魯自知本事不及李夢。大爲慚愧。那時海中羣鳥。盡都驚散。李夢指揮衆人。下了甲板。內支士忽又沈入海底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冒險
小說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第十二回 赴友難

話說次日朝食之時。吳爾達將昨日遣腊利送信到龔亞家去的事。告訴了華加士。華加士因說道。這種事情。是你熱心的好處。我是不責備你的。但是何以不先告訴我。我更可以替你想點兒好法子。吳爾達說道。我先不過是問候時候。並沒有甚麼事。至於約去援救的話。是後來臨走的時候纔想起來的。信上都沒有寫得及。不過叫腊利口傳的。華加士說道。我已經說過了。不責備你的。你也毋容分辯。但是你既約了援救他。到不可不預備。我聽見有幾隻現成的划子。不曉一隻能坐幾個人。吳爾達說道。大約一隻可以坐十三四個人。華加士說道。那很好。若那個時候。我沒有到別處去。自然是我帶領全隊去。若是我往別處去了。就好你領着一部去。現在你可以預先準備好。以免臨時措手

不及。吳爾達受了華加士的允許。大爲喜歡。即傳令命一部兵。移扎龔亞家對岸河邊。如白晝見扯白旗。晚上見火光的警報。即趕緊坐划子過去援救。兵士等得令。自是照這樣辦去。於今却說當日晚上。腊利去取了回信來。吳爾達看罷。無甚要語。不過是答謝的話。吳爾達又將得了回信的話。告訴了華加士。華加士說道。你現在已經傳令。叫一部兵守住。無論我出去沒有出。你叫他們先去好了。但是每隻划子上。要留兩個人。叫他們過來。告訴我敵人的情形。我就好接應。吳爾達當時答應着。以後自然照樣的做。天天在河邊親自督率那一部人看守。不覺已過了四日。竝無一點消息。到了第五日。吃完晚飯。忽聽對岸砲響。一時樹杪上高插白旗。知是龔亞家警報。吳爾達即命衆兵上划子。自己帶領着。不一時已抵彼岸。白丁已站在那兒等候。吳爾達忙問道。你不是白丁嗎。到底來了多少人。白丁答道。人數不甚明白。是亨西亞的騎兵隊。三十分鐘前到我們那兒。我們的夫人出來。向他們說道。這是新教徒的家。屋主現是壞連及

公的顧問官。我們的夫人只說到這兒。他們就大笑起來。有一個士官裝服的人。當時下了馬。也不由分說。直闖進室中。兵隊也跟着進去。拿些馬繫在院子樹上。要我們給他拿草料。我們也無法。只得依他拿了些去。他又說不合用。拿起槍就要擊。幸虧我跑得快。沒有被他打着。我就沒命往外跑。扯了白旗。即到這兒等着。還不曉得現在是甚麼樣子呢。吳爾達說道。快走罷。於是。一邊走。一邊問白丁道。大約有幾個人的樣子。白丁答道。大約八九十人的樣子。吳爾達說道。這個樣子。還得用點兒計策。我們走後面進去罷。不要叫他跑了。吳爾達說完。即命兵士取後面的路。約五分鐘的工夫。就到了。吳爾達說道。你們同着一塊兒進去。不要離開了。於是吳爾達領着。一直進入屋內。只見簷下有一個丫頭。被鎗擊倒了。旁邊有一個騎兵。手中拿着鎗立在那兒。吳爾達正想放鎗打他。他已跑進客廳去了。吳爾達跟進去。只見有二十餘人。在那兒正喝着酒呢。不料吳爾達忽然帶着多人進去。不及防備。當時斬死數人。餘下的四處逃

散了。吳爾達因命將大門關起來。派六個人守住。此時亨西亞的騎兵士官等。聽見吳爾達來援救。已殺了他們幾個人。因此甚爲憤怒。即齊集人衆。無奈均是一班只知搶家劫舍的東西。到了戰鬪。竟是不敢上前。個個怕死。均四處的藏匿起來了。吳爾達乘此跑至內室。只見龔亞夫人坐在睡椅上。已經嚇的話都不會說了。格利站在一旁。也嚇得面青唇白。如木偶一般。因嘆了兩聲。格利忽醒起來。看見吳爾達來了。說道現在怎麼着呢。都一齊打退了嗎。吳爾達答道。不要緊。有些被我們殺死的。有些跑了的。有些藏匿起來的。等會兒他們雖然還要來。但那個時候。我父親的援兵也就到了。不要緊。你放心罷了。格利說道。真是給我嚇壞了。母親現在已這個樣子。怎麼好呢。吳爾達說。定一會兒就要好的。你不要再去驚他。守着好了。吳爾達說完。格利看見吳爾達的手。被人斬了一刀。因驚問道。這還了得嗎。你看衣服都被血浸透了。你等一會。我去尋點兒葯給你敷上罷。吳爾達說道。出點兒血不要緊的。現在我就要走的。等一

會兒再來敷葯罷。吳爾達即向外跑。只見大門外又來了騎兵數十人。各執刀槍。勢甚洶湧。守門的幾個人。抵抗不住。竟被他們闖進過來。此時愛蘭特兵。雖說精神。吳爾達雖說驍勇。奈敵人竟多至數倍。所以竟被敵人殺死兵士十餘名。現在只得保守內室。却幸地方熟悉。又黑暗無光。有幾個人也就抵抗住了。不一時忽聽砲響的聲。喊殺的聲。黑暗之中。見許多人亂跑。吳爾達知是華加士的援兵來了。於是吳爾達勇氣大振。帶了十餘人向外攻擊。此時敵人正在抵敵華加士的援兵。忽後面又有人攻來。一時竟將敵人殺了大半。餘者見勢不佳。均踰牆而走了。華加士見敵人既散。即命兵士將敵人留下的馬匹。點清了數。共七十餘頭。以便帶回營應用。自己即走向裏邊。尋吳爾達。叫了幾聲。未見答應。華加士耽心起來。恐怕已爲敵人所殺。趕緊點起燈籠四尋。直尋到庭前。見有幾個被殺的屍首。吳爾達也在裏面。看看氣尚未絕。華加士即趕緊的跑了起來。腊利也來了。華加士因向腊利說道。不過肩上受了傷。出多些血。一

時昏迷了。不要緊的。你趕快去拿點布來。給他包起來罷。腊利即去尋了一條白布。又到食堂取了一瓶酒。拿來之後。華加士將吳爾達的衣服脫下。將傷口用布包好。腊利將酒送至吳爾達唇邊。起先用匙子灌的。後來自己會嚥了。灌酒之後。華加士腊利在旁看護着。不一時吳爾達呻吟起來。探眼一看。見華加士腊利在旁。知敵人已退。說道你們來得恰好。若再等一會。非特我不能活。連龔亞夫人母子也救不出來了。華加士說道。現在一齊都殺的殺。逃的逃。你且放心罷。你見着龔亞母子沒有。他們現在甚麼地方。吳爾達說道。我先已見着。說了兩句話。龔亞夫人那時已是嚇死過去了。我那個時候也無暇問。現在還不曉得怎麼着呢。他們在內室後面的房子裏。你們快去看一看。華加士因說道。腊利你在這兒。我到裏頭去看一看。說完。即上樓到了內室。只見格利正在那兒看護着母親。看見華加士進去。喜歡的了不得。說道我將纔聽見奴婢們在外面打聽。說是大尉來了。將些人都趕出去了。真是感情得很。華加士

說道。這算甚麼。我不能早來。至令夫人等受驚。我還心不安得狠呢。但是我看他馬上還要來的。若仍住在這兒。還是不能安身的。而且這回他傷了死了好些人。必定要來報讐的。這回到來。可不是更兇麼。據我的意思。不如同我暫避到對河去罷。格利說道。那更感情的了不得。總望大尉始終救助我母女二人。將來定當報答。格利說完。忽想起吳爾達。不見他來。以爲必定被敵人殺了。因問道。吳爾達兒怎麼不來。不是被人殺了嗎。華加士即將被人傷了一劍。出多。了血。昏迷去。現在已經救醒轉來的話告訴了。格利始畧放心。又問道。現在回去了嗎。華加士說道。沒有。現在庭前呢。格利說道。那麼我去看看他再來。華加士說道。不要耽擱了。等一會他們再來。就不好了。我們不如乘此快走罷。你可以將緊要的東西。你速收拾帶了過去。此時龔亞夫人。雖然醒了。仍是說不出話。華加士因向格利說道。你快收拾去罷。我在這兒替你看護着。格利無法。只得去了。吳爾達此時已勉強可以行動。因命腊利進去探聽消息。催他們速走。

腊利進至內室。見了華加士。即將吳爾達的話稟明了。華加士說道。你告訴他。我即刻就同龔亞夫人出來。你可陪他先回去。於是腊利跑了出來。告訴了剛纔華加士說的話。即扶了吳爾達上船。先渡過去了。不一時。格利已收拾了兩皮包東西。拿了出來。華加士說道。我們走了罷。於是格利將家中的事。吩咐了女婢們。即同着華加士扶着母親出大門。即有華加士的兵士幫着扶了。走到河邊。上了划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戰時病院

話說龔亞夫人等不一時已抵岸。華加士因向龔亞夫人說道。現在請放心。不要緊的。但是今日我們殺死他四十餘人。他此刻恨是恨極了的。等一會兒看見人都走了。他一定要燒房子的。這個事情現在是無法可救。好在白丁那小廝狠精明。自他們來後。他已經將要緊的東西都搬往淺灘去了。龔亞夫人說道。諸事費心得狠。我先真是嚇昏了。一點兒甚麼都不曉得。若是今夜大

尉不來救助。我母子早已不知怎麼樣了。但是大尉何以曉得我們有這樣的事。去助救呢。華加士即將吳爾達命。腊利送信的始末細細的說了一遍。龔亞夫人聽完。說道。原來如此。現在吳爾達兄在甚麼地方。我要去謝謝他。華加士說。現下在營裏睡着呢。因為膀子上受了傷。我已經打發人去請醫生去了。龔亞夫人驚問道。受的傷狠重嗎。華加士答道。傷是狠重的。先已痛昏過去。大約性命之憂。是沒有的。至於負傷的。却不止他一個。兵卒受重傷的。還多得狠呢。龔亞夫人說道。這樣還了得嗎。怎麼好呢。你營中想必沒有看守病的人。莫如我來効這個勞。也可以圖報於萬一。華加士說道。若得這樣。真是感激得很。那麼我就叫他收拾兩間房屋。那幾個傷重的兵。都搬了進去。再到近村僱兩個婦人幫助你看守。怎麼樣。龔亞夫人說道。很好。華加士又說道。那麼請稍等一會兒。我去看一看就來。於是華加士走進營中。只見吳爾達睡在那兒。腊利在旁守着。華加士問道。現在怎麼樣。吳爾達答道。現在已經好些。不過是有點兒

痛旁的是沒有的。華加士因說道。龔亞夫人聽說你被傷。他心中甚爲記念。願意來看護你。我已經答應了。吳爾達說道。這個事雖然是很好。但是我這樣的病。不看護也可以。華加士說道。我原不是專爲你一人。還有五個兵。受傷比你更重些。如沒有人看護。如何使得。所以我答應了。現在我已經命人收拾房子去了。等一會你就搬過去罷。不一時房屋收拾好了。腊利等用籐椅子抬了吳爾達過去。此時龔亞夫人已在那兒等着。看見吳爾達來後。即親自抱了放在床上。執了吳爾達的手說道。先前你在那兒。和格利說話。我一點也不曉得。格利他也嚇慌了。也沒有告訴我。不是我剛纔問起你們父親來。還不曉得呢。現在你的傷怎麼樣。還痛嗎。你父親已經命人請醫生去了。你安心的睡一會兒罷。說完。即替吳爾達蓋了洋毯。拿了一盞燈來。照吳爾達的面色。只見吳爾達臉上一點兒血色也沒有。知道是出多了血。正在那兒看視。華加士同着幾個人將五個受了傷的兵。都抬到間壁的房子裏。龔亞夫人即過去一個一

個的仔細看視了一回。不一時請的醫生來了。龔亞夫人先將幾人受傷的輕重。仔細告訴了醫生。再引着醫生挨次的都看了。敷了刀瘡藥。又給了吃的藥。囑龔亞夫人按時給他們吃。於是龔亞夫人命僱來的兩個婦人看護那幾個兵士。自己看護着吳爾達。真是親切的了不得。不在話下。於今却說華加士。見吳爾達已有龔亞夫人看護。已自放了心。去防備敵人去了。到了次日早晨。龔亞那邊打發人過來接龔亞夫人。及格利回去。龔亞夫人對來人說道。我現在是決意不回去的。第一我大恩未報。現在吳爾達士官正受了重傷。要我看護。第二壞連及公的部下兵士。皂白不分。一味的橫行搶劫。昨晚若不是華加士大尉救助。早已不知道怎樣了。我現在纔得安身。斷沒有再送給他們搶劫去的理。你去對你主人說。我現在既遭了新教虐待。受了舊教救助。我現在只認得舊教。這回要是壞連及公得勝。在這兒不能住。我就到加兒投親戚去。你主人到那時。再到加兒去會我就是。說完。即將所說的話。用紙寫了。着來人持

了回去。再說華加士這日清晨。即將昨夜出隊救了龔亞一家的事。報了本營的司令長官。大爲保獎。華加士及吳爾達。並命將奪來的馬匹。再編一騎隊。歸華加士部下。華加士即回營編制去了。此時格利雖和母親同住一處。而龔亞夫人恐他見了吳爾達的病情。要傷心。惹吳爾達的煩悶。因此不令他見。格利因向母親說道。媽媽。吳爾達同我本是好朋友。今又承他捨命的相救。現在同住一屋。面也不見。不免與人情不合。龔亞夫人說道。今天他更燒熱的利害。你看見他這個樣子。必定傷心的。甚至哭了出來。也未可知。這是人情之常。你這一哭。到不要緊。却是與病人大有妨害。所以你還等兩天。再去看他。就是格利仍是想去。但經母親多方阻止。也只得罷了。吳爾達一連燒熱了兩天。人事不省。時常說夢話。龔亞夫人與格利擔心的了不得。日夜的守着。片刻不離。直待第三日熱度始稍低。龔亞夫人始放下了心。這日午後龔亞又打發人過來送信。龔亞夫人拆信看後。甚爲喜歡。原來龔亞前次命人來接龔亞夫人母子。

是因爲亨西亞敗兵回去。虛報說是愛蘭特的兵來搶劫龔亞家。他們去保護。不料衆寡不敵。被愛蘭特的兵打敗了。將家口錢財都搶去了。龔亞聽說以爲是真的。心中甚灼急。因此命人前來探聽消息。不料探聽人回來說的話。及龔亞夫人的信。非但愛蘭特兵士未來搶劫。且家口幸得華加士父子保護。龔亞得信後。甚憤亨西亞兵。甚感激華加士父子之救助。即將此事的原委。一齊告訴塽連及公。塽連及公亦甚憤亨西亞兵。毫無軍律。因將該隊的將官等申斥了一番。龔亞又求塽連及公。將預備收沒華加士田地房屋。仍給華加士所有權。塽連及公當面許了。龔亞得了塽連及公的允許。即將前後的事寫在此信上。故龔亞夫人接閱後。甚爲喜歡。即擬將此話告訴華加士。孰料當日有英國砲兵小隊來。龔立墨立克市華加士聞信即出全隊前去接應。英兵不敵。竟敗回去。吳爾達聞捷報。甚爲喜歡。却恨自己未能親經戰場。到了次日。吳爾達的病已漸愈。熱度大減。龔亞夫人携了格利來與吳爾達相見。龔亞夫人即向

吳爾達說道。現在你的病已漸好了。我叫格利來看護着你。我自己要到隔壁看護他們去。他們同你差不多的病。因為僵的兩個人。看護不小心。你現在好了。他們還沒好。但是你也纔好。不可終日與格利談話。有害養息。說完即出去了。格利守着母親之訓。不去與吳爾達說話。孰知看見了吳爾達病後。那種容態。及前日冒死相救的情。不知不覺的掉下淚來。吳爾達因喚道。格利姐。爲甚麼你別哭呢。我的病已經好了。你再要哭。等一會你媽媽聽見了。又不許在這兒來呢。你快別哭罷。吳爾達說完。竝不見格利答應。吳爾達又說道。你別呆想了。出去爭戰。原來是去討死。若是死於戰場。今日我們那裡有相會之日。所以現在我受這一點兒小傷。今日我們相見了。非特不宜憂。應該歡喜纔是。格利說道。我知道了。你不別說罷。你叫我不要哭。你自己可是說的不停。你看你臉上的顏色都變了。你快的歇息歇息罷。等會兒母親來看見了。我可要挨罵。你靜靜的不要則聲。我拿本書來坐在你旁邊念。好不好。吳爾達說道。這是好極

了。你快去拿來罷。於是格利跑至自己房中。拿了一本書坐在吳爾達旁邊念。有疑難的地方。即與吳爾達辯論。兩個人說到高興之處。直將龔亞夫人的話忘記了。高談濶論起來。龔亞夫人午後來看吳爾達。只見吳爾達兩頰飛紅。像喝了酒似的。知道是說多了話。勞了神。因向格利說道。我知你說的話。你總不相信。你看他臉上怎麼樣。你快到隔壁去罷。不要再在這兒了。吳爾達忙說道。他並沒有惹我說話。不過我自己說了兩句。格利姐他還攔阻。不許我說話。你不要冤屈了他罷。龔亞夫人說道。那麼就是你不聽話。要我在這兒。那裡肯隨你說呢。吳爾達說道。我從此以後不說就是了。你不要叫格利姐去罷。龔亞夫人笑道。既是這樣。你自己小心着就是了。又囑咐了格利幾句。即自去了。再說吳爾達過了兩天。已經可以起床。行坐。龔亞夫人也不禁他們談話了。於是自早至晚。只聽見他們兩個有說有笑。兩人的交情。從此更深。自不必說。

第十四回 機敏之計畧

話說塙連及公自那日英國砲隊敗後。即運了三門大砲。無晝無夜的對立墨立克市亂轟。將市城打損了一方。更選精兵數百人。乘勢湧進城去。市民及兵士等大憤。急奮力戰鬪。血戰三時之久。竟將塙連及公兵擊退。塙連及公亦憤。又命兵接戰。仍不能當。此戰塙連及公軍。計戰死者有數千人之多。所有精强者。悉亡於陣。不得已於八月十三日全軍退回德布林。所餘的軍糧。因運送乏人。或棄於河中。或以火焚燒。塙連及公仍回英國。所有的敗軍。悉命部下暫時帶領。而兵士素無律紀。殘酷暴行。無所不至。左近之舊教徒。自舊教得勝後。自有兵保護。但新教徒多遭姦淫搶劫。此時龔亞夫人。得華加士之保護。竟得安全無恙。自是喜歡。華加士自塙連及公軍退後。即得將軍之許。將兵隊駐紮對岸龔亞宅。於是將龔亞夫人母子。及吳爾達均携至對岸。兵士仍照前番住側旁小屋。華加士至此。只一心一意的訓練兵士。吳爾達之病。得龔亞夫人看護周至。已漸復元。光陰易過。自移至對岸後。不覺又是一月有餘。一日將校兵

卒正吃飯之時。忽有傳令使來報。現有在祕魯地方之英國兵前來攻擊。將軍傳令全軍速出發迎戰。華加士得令後。即預備出兵。龔亞夫人說道。從此又要離別了。華加士說道。是的。我前兩三日都約摸想過。爭戰未定。那裡能像這樣安居的呢。龔亞夫人說道。若大尉去後。我們斷不能在此安居。那麼我們只好趕緊檢點行李。逃避到那兒纔好呢。華加士說道。你可以不必忙。現在吳爾達病尙未痊。我想不帶他去。還要費你的。替我看護兩天餘。外我再派四名兵在這兒暫時保護。你可以慢慢的檢拾。俟檢拾齊了。再隨便到何處暫避都可以的。你看怎麼樣。龔亞夫人說道。倘得如此。真是感激不盡了。令郎請放心交給我。就是罷。吳爾達心裏本來是不願意。但既有父親之命。而且病實未大痊。只得依了。格利聽說。却是歡喜。腊利自然是跟着吳爾達的。到了次日。華加士領着全隊去了。這裡龔亞夫人命家衆人檢拾行李。腊利也幫着。次日清晨纔檢齊了。腊利因向吳爾達說道。今晚我們又要當哨兵了。吳爾達說道。甚麼原

故。腊利說道。你還不曉得嗎。現在壞連及公那些散勇。沿途都是搶家劫舍的事情。那一日沒有呢。真是比強盜還要利害些。現在曉得大尉去了。沒有兵在這兒。還有不乘勢來的嗎。吳爾達說道。這個事。我也想到了。却不曉得有怎麼利害。腊利說道。恐怕比我所說的更爲危險的事還有呢。吳爾達說道。我們在這兒。或者不要緊。左近現在都是舊教。他們或者不敢來。也未可知。腊利說道。他們這些無賴的東西。還管甚麼。我恐怕舊教徒的人也有同他們合夥的呢。縱然無之。我們今兒小心防備着就是了。吳爾達聽完。甚爲擔心。不覺變了滿面的愁容。龔亞夫人見着。知道有甚麼事。因問道。有甚麼事。何以急成這個樣子。吳爾達即將剛纔腊利所說的話告訴了。又說那也是無法可想。今晚只有盡力的防守着。到明日早晨。先着格利姐到立墨立克去。我們在這兒看守着。大約後天這些東西。均可搬運完了。我們再過去。那就不要緊了。龔亞夫人聽完。也害怕起來。因說道。我還以爲壞連及公去後。就都散了。那曉得他們還在這

兒害人呢。都是英國的人嗎。吳爾達說道。恐怕別處的人也有呢。縱然無之。都是些無賴的東西。只認錢財。餘者甚麼都不曉得的。龔亞夫人又說道。這樣我們何必等待明日。今晚兒就動手搬運。豈不好嗎。吳爾達說道。還有些事沒有預備。今天晚上大約還不要緊。龔亞夫人說道。我看不必再耽誤了。我看即刻就叫兩個人先將格利送過去。你也可以去。這兒有我招呼。就是他們來了。也不要緊。何必在這兒擔這一夜的心呢。吳爾達說道。這也可以。但是我今天還不能過去。要在這兒招呼。莫如我先送格利姐去後。我再回來就是了。龔亞夫人說道。你要在這兒。我是盼望不到的事。但是他們人多勢衆。你現在病沒有好。去出同他打起來。萬一有點疏失。我如何對得你們令尊住呢。所以你要在這兒也可以。但是他們來的時候。你同着我走。不要管他們。至於那些東西。直不論甚麼。隨他去就是了。吳爾達說道。那麼就是這樣便好了。於是吳爾達命人備好了馬。携了些緊要的小包。同着格利直向立墨立克市進發。抵市之後。

吳爾達先將格利送至他親戚家。吳爾達想道。今夜散勇來時。若是與他們對壘。又恐衆寡不敵。若是逃時。豈不是前次英勇的名都埋沒掉了。現在只有借兵一法。於是送格利到後。自己趕緊訪市中德巴大尉。此人素與華加十交好。這回是留他在這兒鎮守立墨立克市的。德巴見吳爾達來後。不知何事。因問道。你甚麼時候來的。有甚麼事。你的病好了嗎。吳爾達說道。我剛纔到的。我的病已經托福好了。現在有件要緊的相求。要和你借兵士二三十人。大約後日即可奉還。德巴問道。因爲甚麼事呢。吳爾達即將聞說近邊散勇甚多。恐怕乘勢來搶的話說了一遍。德巴說道。既是這樣。現在我就率二十五人同去就是了。吳爾達說道。那麼我就不陪了。我還有事。你快來說完。即跨馬跑回家。將借了兵來保護的話告訴龔亞夫人。竝請他今夜即到立墨立克市去。龔亞夫人聽說。只得依了。也同着吳爾達來到立墨立克市。吳爾達送到。又到德巴營中。此時已預備好了。於是德巴聞了吳爾達。帶着二十五名兵士。不一時已到了。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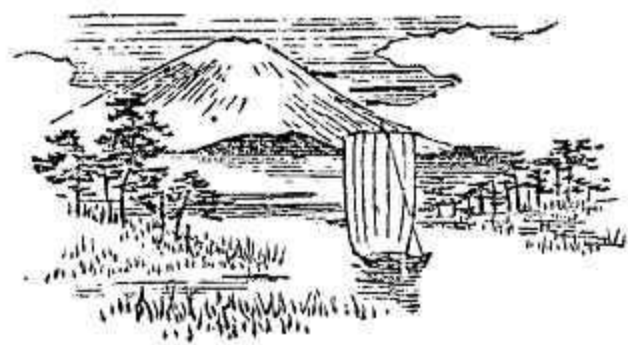
這個借兵的事。腊兵還不曉得。今聽見外面脚步聲。以爲是散勇來了。吳爾達在那兒拍門。只聽腊利說。你們這些混賬的西東。不要瞎了眼。現在這兒有許多兵保護着。快聽我的話回去纔好。不要白白的送死。吳爾達聽完好笑。因高聲叫道。是我。快開門罷。我現在真是帶了人來保護。腊利聽說趕緊開了門。說道。我聽見許多脚步聲。我以爲必定是散勇來了。孰知道你借了兵來呢。快進來罷。又向衆兵士說道。諸君對不住得狠。等我去弄些酒來。給諸位喝。衆人進入室內。仍將門關好了。吳爾達領着衆人進入室內。腊利即去喚起厨子。預備酒菜。不一時已好了。大衆吃完。吳爾達因命衆兵士在接應室睡。自己同着德巴在樓上睡了。到天亮的時候。忽聽外面敲門的聲。勢甚洶湧。吳爾達急爬起來。推窗一看。此時衆兵士等均驚醒了。吳爾達大聲問道。你們是誰。來做甚麼。有一個像頭目樣子的。高聲答道。你不要問是誰。趕緊開門就是了。吳爾達道。你不要多說話。我說給你聽罷。現在有三十名兵在這兒。諒你那幾個人進來。

也是白送了命。不如早早的回去纔好。那人笑道。你也不必哄我。我已經打聽清楚了。你是個士官。還有四名兵卒。我縱然人少。諒你也打不過的。你也不必害怕。你快快的開門罷。我決不傷你一人。只要那屋裏的東西。吳爾達知不可以理論。衆兵士已準備好的。吳爾達即命開槍。那些無賴之徒。見勢不佳。那裡有心戀戰。不一時都抱頭鼠竄的散了。於是衆人吃早膳。膳後命腊利去僱了幾乘車。將所有物件運送過去。沿途派兵士保護着。運到傍晚。始搬運完了。吳爾達與腊利自然也是到立墨立克市去住着。龔亞夫人見了吳爾達。甚爲歡喜。知道昨夜得德巴部下救助。因此自己同了吳爾達去面謝德巴。於今却說龔亞夫人等。自搬到立墨立克市。不覺過了三天。這日華加士領着部下回來時。知道龔亞夫人吳爾達現住市中。因爲德巴的救助。免了災難。甚爲歡喜。原來華加士這次回來。是因爲英國現在有攻擊康克地方之說。所以將軍命華加士回來防備。龔亞夫人因向華加士說道。大尉怎麼好呢。看這個樣子。我們

在這兒又住不安了。只好到佳塢去。但是沿途怎麼樣子。如何走得呢。華加士說道。現在英國與愛蘭特尙無開戰之約。由康克到布林司特的船。現在每日還有開呢。我看你們到了布林司特。都不要緊了。不如明日就搭便船動身罷。龔亞夫人說道。這麼狠好。我即帶了格利先到布林司特。再寫信給格利的父親。叫他來商量。或到倫敦。或到德布林。華加士答道。這個法子甚好。明早動身就是了。到了次日。龔亞夫人同着格利動身。吳爾達等惜別之情。自不必說的。却說龔亞夫人走了兩日。正是九月二十一。這日康克港砲臺上。忽如天崩地裂的開放大砲起來。衆人不知其故。忽有傳令使來報。原來英國現有兩隻大軍艦載了五千兵。係英國的伯爵馬伯羅的統帶。現已經上了陸。都駐紮對岸。於今却說英國伯爵馬伯羅。來時喫連及公本授與他的全權。可以便宜行事。不料馬伯羅動身後。又派德國的將軍衛兒登公爵。來任愛蘭特督總。馬伯羅上陸的那一日。他也到了。就想分馬伯羅的軍權。馬伯羅素有獨立的性質。最

不喜與人共事。因此當面就說了衛兒登幾句。衛兒登大怒。竟欲命部下與馬伯羅鬪。輸贏馬伯羅恐誤大局。不得已退兵回英國。衛兒登部下雖有數千人。然不敢大戰。因此兩軍對峙。一月有餘。竟未有勝負。後來因漸入嚴冬。恐兵士不能耐寒。衛兒登竟退往克勒地方去了。華加士此時仍與大軍相合。駐扎立墨立克地方。訓練軍士。以備來年出戰。

(未完)



偵探
小說
離魂病
(續第四號)

披髮生譯述

却說阿松聽見雁英說了必須死了方能出得這間癲狂病院的話。不覺嚇的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怔了半天。方纔說道。姊姊說的話。果是真的嗎。雁英更不躊躇。應聲答道。是呀。除非斷了這口氣。真再沒有法子。可以出得這病院哩。阿松道。我若果命也沒有。縱然出得這病院去。有什麼中用呢。但或因我死了。却於小谷有益。那時又當別論。雁英道。我的主意。雖然說來可怕。只是此外更無別法。我已經合賽孫商量一切。都已妥當。但得姊姊答應一聲。便可依計而行。我老實告訴你罷。姊姊現在的情形。恰似鳥困籠中的一般。若想逃脫出來。設法報仇。消了這一口氣。斷非靠著尋常手段。可以幹得來的。如今只要你自己允肯。我們的布置。却是早已預備停當了。你到底打算怎麼樣呢。阿松道。姊姊雖然這麼說。我究不曉得是怎麼箇辦法。請你不必半吞半吐。明白說給我聽罷。雁英道。要我說是不難的。只你當真不要嚇死了才好。因為賽孫說給我聽

的時候。我正曾嚇出了一身冷汗哩。雁英見阿松一定要他說明。因向阿松耳邊細細聲的說了好幾句不知什麼話。阿松聽著。面色都變了。容易等雁英說完。阿松的舌頭伸將出來。幾乎不能再縮進去。不覺失聲叫道。噯。果然利害。想了一會。又道這條計策。雖然太險。我是樂得依你做去。只不知到底做得來否。雁英道。那有做不來的道理。若照這樣做去。怕這間病院的院長。定然不能脫身事外。本來就可拿他治罪。只是饒孫曾經想過。恐怕遽拿了他。反叫別箇犯人。有了準備。倒是不好。所以無論如何。要先把你救了出去。那後來的事。就容易辦了。我們是這麼打算。你意下如何。可肯答應嗎。阿松聽著。半晌不語。心中盤算道。這條計策。雖然十分危險。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膽一試了。想定便道。罷了罷了。我就答應罷。雁英四圍一望。方才低聲向阿松說道。既然如此。我便去幹我的事去了。又囑咐一番。方纔再裝了看護婦的打扮。開門自去。直至晚上約莫十點鐘時候。面如菜色的再復進來。阿松見他如此。不免有些著

急。連忙問道。弄的怎麼樣了。賽孫的計策。果然行了嗎。雁英微聲答道。行了。真是可怕哩。我方纔見了院長。說你近來的病。越發重了。鬧的了不得。院長聽說。也不驚怪。只對我說。既然這麼樣。不能置他不理。只管調了一劑暫時鎮止的藥。治一治標罷。說著獨自一人走入那間藥室。把那扇門緊緊的關得密了。可喜我身上帶有一箇偵探所用的見隱鏡。因就悄悄的從那下鎖的小孔。向裡頭一望。只見院長開了那藏毒藥的櫃門。拿了幾箇藥餅。各各要了一點。後來把他調得勻了。纔拿著出來。交付我。叫我快些給你吃去。說著拿出一箇小餅。鏗然一聲。放在桌子上。又道這就是了。阿松看了。不免心中害怕。話也說不出。雁英又道。你說這醫生豈不可怕嗎。他想著把這東西毒死了你。我今且把他好好的收起來。等將來交與賽孫。作箇大大的憑據。說著把這小餅藏在身上。又再拿出一箇小餅來。說道。這是賽孫早早預備。交給我帶進來的。你飲了這藥。雖然一時變成箇死人一樣的。却是可以還魂復生。不至真箇嗚呼一命。阿

松道。人命不同兒戲。你果真記得清楚。沒有弄錯了嗎。雁英道。這是極要緊的事。我豈有粗心浮氣。胡亂混鬧的道理。你把他飲了。便忽然變了箇死人似的。那時我便去告訴院長。叫他找了一箇仵作。買一口棺木拿來。那仵作原是賽孫假扮的。他把你收斂好了。便可抬出這病院去。這病院本來有人守住。但凡有人入了來。便不許再復出去。因爲你已經變了死人。一定可以騙得過去。阿松道。萬一他曉得我不是真死。却怎生是好。雁英道。那裡。這是不用你操心的。院長是親自調藥。叫我給你喫的。他再沒有思疑的道理。況且飲了賽孫的藥。一時熟睡。呼吸全斷。氣脈不行。合真死的人。毫無分別。他又豈提防到是假的呢。這事雖似危險。却是穩當。你不必狐疑了。阿松道。我從前心中七上八下。拿主意不定。今院長既真要把藥毒我。可知他們一定是要我命的。到這會但有一條生路。不至死在他們的毒來。已算萬幸。詐死一兩點鐘。就在棺裡頭。不免辛苦些。也不算什麼。我現在再不思疑了。這些藥水。却是什麼時候飲的好呢。

說著。并無一點害怕的樣子。雁英知他已是十分願意。因再致囑幾句。便自去了。到第二日下午兩點鐘前後。阿松自把這藥水飲了。霎時間頭暈眼花。不上一分鐘工夫。便倒在床上。不省人事的死了去了。却恰好雁英開門進來。見了這箇光景。急忙走到阿松身邊。把他心頭一按。見是已經冷了。再把他脈門一診。見是已經停了。便不慌不忙的。將通到院長室傳報非常的電鈴掣了一下。良久便見院長匆匆走來。問有什麼急事。雁英道。不好了。阿松死了去了。院長心中本是明白這件事。無所措意的。乃故作驚疑狀道。甚麼。阿松真死了嗎。雁英道。可不是嗎。昨天晚上。本想著把那些藥水給他喫。見他安安靜靜的睡著。因此不曾給他喫。到了今日。他忽然又發作起來。我就依著院長的吩咐。勉強著他喫了。那藥水果然利害。立刻見了功效。眼見阿松沒動彈的沉沉睡去。不料如今一看。却是已經死了。院長顰眉蹙額的說道。我頭裡看了他的病證。早知他始終是不中用的。如今果真死了。想來也甚可憐。只是人死不可復生。今

已沒法兒救了。倒是早些把他收拾了的好。這裡有了死人的時候。都是叫那箇叫做王七的仵作到來收拾。今聽說王七有病。他或不能自己親來。但這裡是他的老主顧。只管叫他找一箇極妥當的夥伴來。也可使得。你且在這裡看守著尸骸罷。說畢自去了。原來賽孫預先買了王七。叫他稱說有病。這是雁英知道的。所以當下雁英聽了院長的話。心中暗喜。等了一點鐘之久。只見院長擺手歸來。後頭跟著的却是一箇五十來歲年紀的人。入得房手。也與雁英點頭爲禮。雁英看他相貌及其舉動。無疑的是一箇仵作老手。不覺大爲失望。暗中叫苦道。莫非賽孫有了阻礙。不能進來。如今既是真的仵作來了。怎生是好。心裡頭突突的亂跳。只得從旁看著。但見那人走近雁英身邊問道。就把這尸首入棺。不用再等什麼了嗎。雁英聽了那人的聲口。確是賽孫。不免再吃一驚。却怕院長看出破綻。急忙答了一聲是。便去把牀上的帳子除了下來。那人便急手急足。把阿松的尸首入了棺。看他的手法。十分快捷。確是內行。剛把這口

棺蓋好了。院長向那人說道。這口棺你一箇人抬不了。我幫你抬出去罷。兩人纔把這口棺抬起。忽聽見隔壁的房子那狂人又高聲大叫道。阿松阿松。你不必憂慮。我無論如何。總要出了這間病院。替你報仇。又頻頻叫著阿松阿松。你近來光景到底是怎麼樣呢。那人聽了。十分詫異。向著雁英一望。只見院長也像有可憐他的樣子。說道。那病人做夢。還是這樣亂叫。真是可憐哩。那人也說了一聲實在可憐。說話間。早把棺材抬了出去。剩下雁英一人。還在房內。原來病院門前。早有一輛馬車等著。院長和那人正把阿松的棺材裝入馬車。忽聽見病院裡有一種古怪的聲音。院長急忙回頭一望。見阿松所住房子的隔壁。不知爲著什麼失了火。如今正烈烈的燒著。火光四射。烟焰漲天。不覺大驚失叫道。一定是那狂人想著逃走。因就放起火來了。那人記得雁英還在那裡。恐怕他不能逃避。因趕著院長問那房子的鑰鎖在那裡。院長似是因爲失火。驚得魂不附體的。只答一句在這裡。便向身上拿出鑰匙。交給那人。那人得了鑰

匙飛也似的跑到從前阿松住的房子。連忙將門打開。走入室裡。只見隔壁的火。已從窗口燒了過來。滾滾的漲了。房子裡的黑烟。雁英在那黑烟裡頭。幾乎悶絕了氣。再看時。見他已把看護婦的裝扮剝了去。依舊顯出一箇二八麗人來。那人看見了他。便跑上前說道。別要害怕。我已來。沒要緊了。說著拉著他的手。正欲救他出去。那院長從後趕來。見雁英忽然現出本來面目。不覺生了疑心。便停了足。忽又大怒道。你們莫不是偵探嗎。說著早從腰間拔出一挺短槍。向着雁英要打。那人說一聲。你要打人嗎。正想上前相擋。說時遲。那時快。那院長的鎗。轟然一聲。早把那人的左手中了一彈。那人痛也不顧。撲地一跳。早飛在院長背後。把他緊緊抱住。大喝道。算你有眼。我正是偵探賽孫。你要陷害人命。我如今不能饒你了。又向雁英說道。你把那繩子拿來罷。雁英應聲把繩子拿出。遞交賽孫。賽孫接過。連忙把院長綁的緊了。看看自己的左手。雖然被傷。却喜右手無恙。正欲把院長牽出來。只見隔壁的房子。走了一箇狂人出來。

賽孫知道他就是叫著阿松的。止欲看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只見那狂人異常狼狽。忙把自己身上的火撲熄了。便即飛近院長。大聲喝道。你這畜生。無端的說我發狂。把我困在這裡。我今再不能忍。所以放了火逃出來。今要問你罪了。說着不顧賽孫在旁。揮起老拳。只管亂打。賽孫看得呆了。頭裡只顧旁觀。一言不發。後來見火勢漸猛。乃叫道。現在不是打架的時候。火勢已經逼近了。那狂人聽了。如夢初醒。便向賽孫說道。我并非狂人。實是船長田真一。先是賽孫忙極。不曾留意。及聽這話。不覺大駭。再把那狂人仔細一認。見果然是田真一。不錯。看官。那田真一曾和福太設計。把阿松陷害。何以又在這病院。却反聲聲叫着要救阿松呢。況且賽孫昨日正曾在外頭碰見他。這樣說來。他不是有分身的法術。怎能如此呢。怪不得當下賽孫想不出他的原故。急忙問道。你幾時到這裏來的呢。田真一道。我自從那晚把銀子交付銀行之後。就被他們惡人設下毒計。白捏我是箇狂人。把我弄到這裏來。說著怒氣冲天。舉著手又打了那

院長幾下。雁英原是不知此中情節的人。聽來覺得十分怪異。只見火勢愈燒愈烈。乃向賽孫催迫道。別要談天了。火封了路。沒得出去了。賽孫道。你別慌張。我入來的時候。怕他認得我是偵探。不肯干休。我已在圍牆的窗上。掛著一把繩梯。預備不虞了。於是引著各人到那牆下。果見有一把繩梯掛著。喜的火未燒到。賽孫乃叫真一先扒過去。自己却來把院長擲下。交真一看守著。再把雁英抱住。正要過去。只聽見田真一在那邊大聲叫道。不好了。不好了。繩梯已經燒斷了。賽孫抱著雁英。呆呆的望著牆頭。一言不發。雁英也十分著急說道。因為救我。連累你都沒有逃生的路了。賽孫聽說。抖擻精神說道。我還是有手有足。那肯就任他燒死。雁英道。現在已無路可逃。你且捨了我。自己逃出去罷。我是死而不悔的。賽孫道。那裏話。縱然要死。也應死在一處。你別要害怕罷。說畢。抱著雁英。往東往西。繞了一轉。後來走到後牆。見有一箇窗兒。可以容得人過。還未著火。賽孫便道。死也。生生。都靠著命了。你緊緊的抱著我。我要跳下去了。

雁英道。這麼樣死也值得。賽孫聽說這話。精神一振。就踏上窗來。向下一跳。這圍牆原有二丈來高。若在別人。定必粉齏玉碎了。可幸賽孫素能跳躍。有飛將軍的本事。那雁英又是箇飛燕一樣的身材。因此一跳。跌在草地上。却未嘗受一點傷。雁英連忙謝了賽孫。便從身上拿了一條手帕。替賽孫綁了左手的傷口。於是走往前頭。見那載著阿松的馬車。停在路旁。那兇惡異常的院長。却被那自稱田真一的人。目不轉睛的看守者。及賽孫到了。大家商量的幾句話。便擁著這輛馬車。投向警察署而去。行不多遠。便見有救火的水車。追風逐電的蜂擁而來。賽孫各人更不暇管他。直到警察署。勾當公事。到是晚七點鐘時候。那警察署大堂上。有四箇人依次坐著。當中坐的就是署長。下頭坐的就是賽孫。兩旁坐的却是箇大商家打扮。原是賽孫邀來作證的。只見賽孫向著署長說道。不知費了我幾多心血。纔有今日。今晚我當把真犯給各位看。請三位務必同往厚利銀行一行。署長撚著八字鬚道。你說要把真犯給我看嗎。其奈

小谷已經定了罪何。賽孫道。正爲如此。所以請各位今晚便去。不然。等到明日。小谷下了獄。又多一番轉折了。署長聽說。向著那兩人道。怎麼樣呢。你兩位今晚可肯去嗎。我是箇有職守的。照例不能不去。內中一人應道。去罷。我們也。早知那真犯是誰。一人又道。賽孫哥。你是一塊兒同去嗎。賽孫道。使不得。使不得。我若同去。許多不便。我當先去。在那裏等著。請兩位到了十一點鐘。同大長官到余家後門。那時我就可出來接應了。內中一人道。然則你是不想人看見。悄悄地去的麼。賽孫道。這箇自然。我們偷入人家。鞋底也是用樹膠做成。不使他有些聲響哩。兩人答應稱是。商量定了。賽孫綁了一綁傷口。忍著痛自去行事。到了十一點鐘。署長依期領著兩個證人。回到余金藏的住宅後門。等不多時。便見賽孫從裏頭開門出來。三人跟著。躡手躡腳的走向屋裏去。走到階下。賽孫忽向著三人道。各位在這裏等著罷。那真犯就出來了。於是各人停了足。找著一箇藏身地方躲著。不到一會。忽聽見樓上有人走動。賽孫低聲說道。來

了來了。這就是那真犯的脚步聲了。那兩箇證人聽見。不覺失了一驚。說話間。那脚步聲早已一步一步的從梯子下來。只見那人手裏拈著一枝洋蠟。身上穿著一件睡衣。眼睛還睜不開。伸手開了左邊那扇門。正欲走向銀行那裏去。三人看得清楚。認得他就是銀行的司事余金藏。不免你看我。我看你的。好生疑惑。賽孫却悄悄的現身出來。用手招著他三人要他同去。余金藏不知後頭有人。慢慢的向前直行。到了廊下。先把那密室的門開了。鑽身入去。四人那裏肯放過。如影隨形。不即不離的跟著他進去。只見金藏用手摸了那牆邊一下。便轉身出去。正與往晚賽孫獨自一人看見時一樣光景。金藏去後。賽孫把帶來的燈點了。照著那牆邊向衆人說道。請各位來看一看。說著把牆邊那一塊板揭了去。只見有箇小窟窿。裡頭放著一張紙票。賽孫拿給各人一看。見是一張五萬圓的銀行票子。再看銀主的姓名。却玲玲瓏瓏寫著船長田真一。又有圖章蓋著。賽孫道各位明白了嗎。這就是被偷的銀子。偷去的並非別人。就是

那余金藏了。三人聽說，暗想金藏那有自己偷自己銀子的道理。不免滿肚狐疑。賽孫又道：我告訴各位罷。金藏實害了一個叫做離魂病的古怪證候。署長道：甚麼叫做離魂病。賽孫道：人當睡後，魂不守舍，忽然起身下牀，無知無覺的，幹出許多事情。這就叫做離魂病。合那夢中囈語的，正同一個證候。本是魂出了舍，所以一醒過來，便把自己夢中幹的事情都忘記了。署長道：這樣說來，金藏是有了這個病證。因此不由自主的，把這銀子偷了嗎。賽孫道：正是哩。因為存放這銀子的時候，銀行已經關了門，不能放入鐵櫃。金藏一定放心不下，刻刻掛念著他。及後來睡去，碰著他是有這個病證的。所以半夜起來，把這銀子收藏在那秘密地方。自此之後，每晚到了那箇時刻，便照樣的跑到這裏，看一看這銀子有無變動。只是他醒了過後，就不記得。所以疑到別人的身上哩。署長聽了賽孫的話，非常嘆服道：虧你查得出來。怪不得你今晚要帶證人來。那兩個證人齊聲說道：這樁案，全由離魂病起的。再無可疑了。我們原是金藏的

親友。今又親眼看見他的舉動。這銀子真是金藏自己夢中偷的。我們就可證他是個真犯了。於是四人尋著舊路。出了余家。各自回去。到第二日四人復齊集起來。傳余金藏到來。把這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他。金藏大驚失色。許久纔說。我自少時果有這箇病證。我應服罪了。於是四人帶金藏到裁判所。把情由說了。請將小谷釋放。裁判官立刻准了。就把小谷叫出來。當堂慰問了幾句。便釋放了。這案本就可以了結。只有一件。那銀主不知爲什麼同名同貌有兩箇。一箇自這案初起。便被人捉入癲狂病院。監住不放。一箇却合福太在外頭幹好些惡事。其中原故。各人都不能解。於是請了一位最有名的醫生。請他替從病院救出來的田真。一看了脈。那醫生說他六脈平和。神清氣爽。斷非喪心病狂的。於是裁判官窮詰那癲狂病院的院長。責他強把好好的人。誣他有病。無端的把他監禁。幾乎要取了人命。事屬險詐。問你該當何罪。院長被詰不過。只得照實供出。那日有一箇自稱姓田名真一的。帶著一箇同形同貌。毫髮畢肖。

的人來。請我收他入院。我連忙替他看脈。見他熟睡不省人事。究看不出他果真有病沒有。我因對那田真一說。我且把他暫時留下。等他醒了。再商量罷。後來那田真一再二哀求。又把一份大禮送給了我。我一時見財起心。因就聽他說話。把那人當了箇狂人。監在病院裡頭。不肯放他出來。各人纔曉得田真一確有兩人。於是裁判官立刻發簽。傳齊一千人等到堂聽審。頃刻間陸續而來。不在話下。却說那日阿桃坐在家裏。低著頭不知想著什麼。忽見自己用的丫頭。匆匆走了入來。說道。小姐不好了。裁判所有票到。傳你去問話哩。阿桃聽說。嚇的面無人色。正欲尋箇地方逃去。早已有兩個巡捕闖入來。把他拿著。一直送到裁判所去。一入門口。只見堂上坐著有許多人。自己的父親余金藏也在其內。正和偵探賽孫交頭接耳的說著密話。阿桃一見賽孫。碰著了自己的大對頭。不覺失口叫了一聲哎呀。却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停住了足。不敢上前。忽又見有兩人從外頭進來。看時却是阿松和雁英兩人。阿松面目青黃。四

肢無力。一手靠著雁英。慢慢的走。看他神情，却是揚揚得意。面帶歡容。阿桃見自己的仇人，都在這裡。心中叫苦。忽又見有兩箇同形同貌的男子入來，都上堂去了。不一會，裁判所傳阿桃上堂聽審。阿桃只得沒精打采的上去。只聽見同形同貌的兩箇男子裡頭，內中一箇面色稍青的，指着那箇面色稍紅的說道：「我和他原是個雙胎生的兄弟。我叫真一，他叫真二。因爲真二的相，十二分似我，他靠著這箇，往往假託我的名字，出來幹那不法的事，已非一次了。原來我存厚利銀行的銀子，并非我自己的，是我繼母之前夫子臨死的時節，交給我，叫我交他的女兒阿松的。我再問阿松住址，他答了一句在美國，氣就絕了。我不曉得阿松在美國什麼地方。若把他的銀子存在家裡，甚是無謂。因合著自己的銀湊起來，做了幾股輪船公司的股，利上加利，積上幾年，便得五萬兩。後來打聽得阿松就在厚利銀行，因此纔到這裡。正想把這銀子給還他，叫他歡喜一場。誰知到了這裡，不足一日，家中就有電報來，叫我立刻回去。那輪船

又到了期。我再沒有工夫兒阿松交付這件事。只得把這銀子存在厚利銀行。好等再來取了交還他。我是這樣打算的。誰知到第二日上船的時候。只見真二谷那福太匆匆走來。說有一句要緊的話。強拉我到了一間酒館。用蒙藥灌醉了我。叫我不省人事。他們便把我抬入病院去了。真一說畢。福太被詰。只得照實供道。我合真二原是知己的朋友。我曉得真一有怎麼多的銀子存在銀行。我就合他商量。要把這銀子偷去。那晚我兩人正把那箱子打開。忽見我的父親迷迷離離的入來。我兩人閃在一旁。見他把箱子裡的銀拿了去。我素知我父親是有離魂病的。告訴了真二。便仗著膽跟他。見他收藏在那箇秘密地方。我想這銀子既在那裏。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拿來使用。正與在自己荷包裏一樣。因就和真二商量。真二想把真一弄死了。那銀子失了原主。縱然偷去。也可無事。我又向來看中了阿松。想着娶他爲妻。可恨阿松早已許嫁了小谷。我却沒法。喜的我的妹子阿桃。又鍾愛小谷。因此就合阿桃商量。定下計策。想



著假那失銀的案情。把小谷誣陷了。那時我們各享其利。豈不甚好。不料今日事迹敗露。再無可說了。情願受罰罷。阿桃見真二福太都已吐實。氣的死去。復活叫了幾聲罷了罷了。也就招了口供。於是判官判余金藏出了偵探費用。再罰銀五千兩。賞給真一。以作賠補。真二福太阿桃。各處以應得之罪。因小谷和阿松早有昏約。便爲選定吉期。行禮成親。後來雁英憑判官說合。也與賽孫結爲夫婦。一段離魂病公案。於此了結。我譯者也喜全書告成。可得再事他業也。

(完)





外交
小說

白絲線記

法國某著
披髮生譯

一一七

某日余與大使將赴普路華散策納涼。方出門。余見大使外套襟上有絲屑附焉。因呼大使曰。請君小住。君之外套有絲屑。吾請爲君去之。大使聞言。愕然回顧。渾身戰慄。向余道謝。且睨地上所棄絲屑。顏色大變。余不勝詫異。而又不便詰問。大使似知吾意。乃言曰。君以吾爲無端善感耶。然其中實有故也。君今爲我拂去絲屑。而吾因此根觸舊事。蓋曾遭遇至險。於今回憶。尙覺寒心。君願聞其詳。請爲君言之。惟關係於此事之人。今尙生存。不便直指其姓名。今姑諱其姓名。而爲君陳其事實。

歲月不居。風雲百變。追懷陳迹。良用慨然。余昔嘗奉命以代理公使駐紮某國。某國地形。當歐洲之東南。原爲土耳其之藩屬。近始發奮自強。倡義獨立。幸得成功。而國家新造。人心洶洶。變亂之事。不時濫起。其騷擾之情。凶暴之狀。往往有非文明國人所能想像者。當余就職之時。俄羅斯與奧大利兩國。頻於此邦

互爭勢力。於是其國臣民亦分爲俄黨。奧黨。互相嫉妬。如犬與猿。馴至宮中亦分兩派。國王則黨奧。皇后則黨俄。以皇后乃俄產也。

余就任未久。一日俄國公使朱連喜男爵。突然來訪。稱本國有事。當暫歸去。一月內外。即可復來。余乃爲惜別之詞曰。君不在此。殊苦岑寂。願竣事即來。再得奉教。俄使謙謝。更造膝言曰。某行後。一切職務。須得人代理。而意中未有其人。私意願以屬君。知君必嫌褻瀆。果能念情。賜許乎。夫某國國小事簡。各國雖設使館。而使館人員。往往不備。除公使外。並可任代理之書記官。亦無之。則於他國公使之中。擇其最相得者。而奉託。亦尋常事耳。故當時余不以俄使之請。託爲怪。且念我以代理公使之身。而被託爲俄國特命全權公使。爲體面計。亦良不俗。何以故。當時各國之派來此國者。多是代理公使。其外大抵設總領事。惟俄與奧。乃特派正式公使。蓋巴爾幹半島。爲俄奧兩國必爭之地。而勢力消息。全視其公使之才。不才爲消長。故特派公使來也。余承俄公使之託。私心竊喜。而以

就職日淺。於此間政界。尙未深知底蘊。以英國代理公使。久留此國。熟悉情形。勸俄公使託其照拂。俄公使掉頭曰否否。彼黨於奧。每爲奧公使所左右。豈可相託。余願得一樸實之人而託之。俄法之交。實同兄弟。託君代理。與委之敝國無異。故敢冒昧相干。望君見許。余以其誠也。不可再辭。因遂領之。俄公使再拜致謝。因潛聲向余言。承君金諾。感何可言。今有一密事。願以相託。敝使館之受信箱。將來或有寄呈斯陀羅支之書。若果有之。望君慎密代爲投遞。其函或是沈重。此乃有黃金在中。並非他物。豫爲聲明。望君勿疑。余出入於外交場裏。凡有隱謀密事。大抵難逃吾洞鑒。此國之總理大臣斯陀羅支。雖不如國王事事皆袒奧國。余固知之。然時時收受俄國之金。此爲何事。實出余意外。故余聞俄公使言。不勝詫異。俄公使察余顏色。莞爾笑曰。總理大臣自是有主意之人。若是關於敝國之事。有爲難之處。望君與之協商。必能得當。余乃無言。俄公使再三申謝。遂辭去。而不日即束裝歸國焉。

俄公使行後曾無幾時。宮中張宴。余亦被招。雖非大會。然自奧公使及總理大臣斯氏等來會者甚衆。同詣國王前。王殷勤款接。皇后亦在座。尤爲招呼懇摯。后固美絕。其才藝其力量皆卓絕。在歐洲中少有倫比。既而就宴席。余坐次在皇后之左。后之右則爲國王。其隣之名譽席。奧公使實占之。余之左隣則總理大臣斯氏也。

前已有言。此宴雖非大宴會。然重要之人皆來集。則斷非尋常之宴席可知。酒數巡後。細察情形。似有秘事。時國王頻舉杯自酌。與皇后不交一言。卻與奧公使低聲私語。皇后意似不安。頻目注王。忽裝爲不知。顧與余語。余顧總理大臣見其顏色且有異。當時座上衆賓。有揚揚得意者。亦似有鬱鬱不樂者。一見而知爲有一大事將驟出現於樽俎之間。既而侍者獻果餅來。王突然起立。注酒盈杯。舉杯及額。向大衆言曰。朕今謹祝吾親友奧大利皇帝佛蘭西約蘇陛下之康寧。其各浮一大白以爲祝。余於此乃大悟。知王必與奧廷結密約。而今之舉酒相賀。正以示奧黨全勝。俄黨全敗也。於時喜形於色。若甚得意者。奧國公使也。

皇后亦隨王言。不得已舉杯起立。而視其面顏色蒼然。引觴強飲。如飲鴆毒。然總理大臣。狡滑人也。則裝爲無所措意。一飲而盡。當時座上人各懷鬼胎。其間忽有小聲浪敲余耳膜。察其音則謂俄公使真巧黠人也。恰於此時不在座。余聞此言。始悟俄公使之歸國。實有深計存焉。思之又思之。不禁心緒作惡。幾不能堪。則見總理大臣唧唧向余私語。其聲甚微。殆不可辨。則聞彼言俄公使預料或有此事。故爲之備。今事果至此矣。兄今爲彼代理。雖有爲難。亦望竭力相助。今僕懷中有一極緊要之文件。欲以此奉勞閣下焉。余當時心極不快。以爲俄國政略。常用陰險手段。平日固聞而知之。而直接親中其計者。實始今日。既入彼籠絡之中。宜吾之不快也。惟既與俄公使有約。今便反覆。則於外交官之名譽。固有所損。且關於法蘭西人之體面。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乃不得已而從總理之請。曰果然邪。願以明日携此文件來。僕當代爲存放。以待俄公使之歸也。總理蹙額皺眉。低聲再言不能再待明日矣。以此文件乃極緊要也。試觀今

晚且有此事。則將有何變局。且不可測。豈能延至明日。今我將從食桌之下。暗以授君。君其注意。毋令人見。總理言之懇切如此。余乃無法。勉強諾之。總理乃故背余。僞爲與左邊之客言者。其手則徐徐插入外衣之囊。余亦倣其法。反身故與皇后言。國王似已見余與總理私語。則舍壘公使而顧與余語。皇后則從旁而聽。間有所言。余方與兩陛下談笑間。忽覺有物觸余膝。乃會意。故爲弄食巾狀。徐以右手伸桌下。覺有物突吾手指。則總理之所謂緊要文件也。余亟接之。窺王之不留意。乃潛將此文件插於胸前之裏囊。余自以爲甚妙手矣。而究有人從旁窺見否。則非余所知也。

旣而王先起。與皇后共離食堂。衆賓隨之。同至一客廳。滿座歡然。議論風起。則見皇后似有欲言。頻以目示余。余方與司法大臣閒談。乃舍之直趨皇后前。皇后故裝神氣似與余不相屬也者。及見左右無人。乃俯首低聲語余曰。君旣持有緊要物。盍早離此。呀呀。桌下之授受。余當時以爲必無人窺見。而今皇后乃

知之。不禁愕然。以皇后所言。似有深意。因微點頭。示皇后以意。乃不敢再留戀。即欲告辭歸去。因行至國王所。見王方與總理大臣語。余告退。王即許諾。斯時見總理大臣眼色。似有欲與余偕行之意。而竟不果。余乃辭王及總理大臣而行。有侍者送余出。是晚天氣頗寒。及至廊下。方穿外套。跟來侍者忽向余語。請少住。外套上有白絲。正與君今時所言無異。余謝之。反外套一視。見背上果有長絲線繫焉。當時不以爲怪。急除去之。而牢不可拔。余乃怨縫工太粗心。竟令有線自裏而出。遂斷而棄之。未嘗有所介意。竟穿外套別侍者而回。風聲在樹。月涼如水。漏雖未深。而街上寂然。行人絕跡。

行至某處。忽從屋角現出一人來。拄一木杖。眇一目。以帶纏首。乃一跛足之乞丐也。突立余前。乞余施捨。余生平最不喜行乞者。乃喝令退讓。而跛丐遮余前。不放余行。余方與爭。忽覺後頭又有一人來。余暫停足察之。乞者乃捨余而向新來之客。余乘此隙。乃得脫身。安然而歸公使館。即將總理所授之要件。藏諸密

處而下鎖焉。藏時見此文件所入之封筒。以黃蠟緘封。有俄皇御璽。蓋上者也。時尙早。未能即睡。欲一散悶。乃與使館中武員某下象棋。正興濃時。忽聞門外譁然。不知何事。而余心一動。乃遽起。掩棋盤。命武官某出視何事。少選武官某變色入白。奇變奇變。總理大臣被人行刺。今正運其遺骸歸第也。余大吃一驚。立取帽冠之於首。武官某驚問何往。余曰。我非一去探消息不可。君可同往。路上防有他變。於是兩人昂然便行。須臾已抵首相官邸。只見人山人海。有罵壤大利者。亦有罵俄羅斯者。而異口同音。皆謂此次行刺。必非因常事。必與政治有干運者。余是時不遑他顧。但欲一見總理大臣。如彼一息尙存。則或得交一言。因挺身辟人欲入。及門。有巡捕止余曰。警視總監尙未來。非有命令。不許入也。而余甚知此輩之易與。彼口雖倔強。而見黃白兩物。即奪氣者也。因用此術。竟得其門而入。既進大門。見兩旁人甚擠擁。其中間則一點鐘前與余共桌而食之人。今正橫臥架牀上。血涔涔下也。則見傷者之血衣。皆已脫而投於一隅。

而初來之醫生。乃將傷者反之覆之。而搜其傷口。及傷者一反身。而傷痕已見。則在背上有孔。約可容兩指。其口仍未合。醫生將傷者身一搖。黑血便湧出。如注。醫生頻呼人取溫水及棉。其傷重至此。孩子且知其無可救矣。余不忍久視。乃在室中踱來踱去。忽吾眼光無意注射於傷者之血衣。一若有鬼神暗中導余者。余乃走近血衣所積處。見傷者之外衣汗衫外套。皆堆在一處。余行及近。見室中人皆注目于傷者。無人留意視余。余乃以足翻血衣。比至外套。則余瞪目一視。忽似親被人刺。幾於氣絕倒地。此又何故。蓋見外套上有刺客刀痕甚現。而其相離不及一寸。乃有白絲垂下。呀呀。其絲正與頃間余外套上所繫之白絲無少異。余意有所觸。乃急俯拔其線。則確乎緊緊不可拔也。余當時以爲既有此証。無論如何。當先告之於警視總監。乃一舉首而總監仍未至。余忽改計。決將此事暫勿告人。已而環伺傷者之人。各鳥獸散。余乃走近傷者之前。則見傷者雙眼一閃。見余在側。似有欲與余言者。余乃進膝曰。君能開口邪。君何

以竟至於此。傷者聞余言。方欲起。余乃以耳附傷者口邊。則但聞總理言跛者呀！文件言未及終而氣絕矣。自此則死者無言。一切不可得而知矣。

總理大臣目才暝。適警視總監領手下數人至。一見余。顏色少變。忽復常。丁寧向余言。來不及事。殊以爲憾。總理於被刺之事。有所告於君否。余目注總監曰。否否。未有言也。斯陀羅支君方欲啓口而氣已絕矣。總監復問在場之醫生。及其外各人。見所答與余無異。總監乃言曰。既如此。實無法。然幸我處畧有眉目。我將從速查辦。以慰死者之靈耳。余更無他言。略爲一禮。即與武官某同行回公使館。乃即寫一信寄去維也納。素有往來之商店。令其將護身網衫速寄一件來。此種網衫。乃用鐵網編成。以之代汗衫。可以禦刀石。與野蠻人戰爭時。士官每恃此臨陣者也。呵呵某君。余當時汲汲於戒嚴。真非無謂也。試思總理大臣臨死之言。余實從九死一生之中而幸免者也。一夜之中而兩見之白絲。一繫於余之外套。一繫於總理大臣之外套。此必爲行兇之暗號。無可疑。彼跛

者兀然立於余前。而阻吾進路。其必爲待同黨之從後趕來無可疑。若非得侍者留意。將余外套之白絲拔去。則刺客必認取此符號。而使余與總理大臣同一結果矣。行兇之目的。亦可因總理大臣臨死之言而知其緒。是必因宴席間所授受之文件而生此變者也。此文件不知果爲何等要物。何以藏之者之身之一險至此也。抑彼俄公使以此危險之物相託。欲嫁禍於余。而自脫於難邪。心中竊爲不平。而余旣爲人受此文件。且皇后亦旣知之。今欲啓封而窺其中之爲何物。其勢又不可。欲將此事告之警察署。又不可。何以故。尋常之事。告之警察署固其宜。而事苟關於政治。雖警察亦無如之何。余再四思維。乃決計以暗碼密電。將此事之始末。報知俄國公使。而促其即來。

本國之總理大臣斯陀羅支。乃歐洲有名之人物。與國王相伯仲者。今被刺之報。傳於各國。議論譁起。各報館皆私爲擬議。或以兇手出於奧大利。或以爲出於俄羅斯。或以爲出於私怨。各國議論。尙且紛紛如此。則本國之物議沸騰。更

可想而知矣。政府亦恐其釀成他變也。乃命故總理大臣之葬禮。於夜間行之。會葬者惟以政府之達官及死者之戚友爲限。其外則不許會葬。葬禮定期在被刺之後兩晚舉行。余固得預于會葬者也。本國風俗。其棺槨令死者之友舁之。其餘則徒步相送。無乘馬車者。余自逢此奇變以來。未嘗一出門。而今則不能不出。乃自裝束畢。將披外套。一檢往日白絲所繫之處。則又令余大吃一驚矣。咄咄。又依然有白絲附着矣。余乃悟兇手必知余預於會葬。欲待余歸。要余於途而刺殺之。故又置此白絲以爲識也。余初甚驚駭。繼而大憤。自言曰。休休。欲刺則試刺之。我亦自有主意也。當時不勝其憤。而欲觀其如何。乃不將白絲除去。而事有湊巧。余所索之鐵網衣。乃適於此刻自維也。納寄到。余喜甚。即返室。更將此網衣束扎停妥。乃呼武官某至。告以此事之大畧。相與定計。然後相携至會葬場。此武官年尙幼。甚有勇氣。又極敏捷。正合用之人也。陰雲密布。天氣淒涼。會葬者寂寂然從市上過。火炬爲夜風所扇。蓋棺之黑被。

會葬者之喪服儀仗兵之軍服與火光相逐。或明或暗。此時光景悽然。無生人氣。已而抵墓地。禮成。埋棺於土。則衆火俱滅。會葬者各自散去。余於此時亦與同行之武官某商定應敵之法。余乃先行。武官某暗尾於後。見各人皆分路歸去。余一人踽踽獨行。唯靜中偶聞武官某之足音。

余更不回顧。向前直行。忽已至一長巷。路狹而暗。出此巷即已到公使館者也。余方緩步而前。忽見有一物映余眼簾。余心頭不禁跳動。細察前面果有誰來。則此剎那間被雲掩住之月。恰好躍然出來。大放光明。則見來者非他。正是前晚所遇之跛足之乞丐。余心乃定。裝爲無事。徐徐而行。而此乞丐乃亦漸漸逼來。至彼此相距不及二十步。則見余左手所憑之屋之門少闢。而有一黑影團在焉。余知緊要關頭。在此一刻。乃提振精神。而故爲不介意也者。仍徐徐前進。則見對面之乞丐。屹立不動。而待余之前來。余乃昂然直行。竟與相逼。乞丐果如余所料。又立余前而阻余進路。以其未嘗繃帶之眼。閃閃照余面。而故作哀

聲向余求乞。余乃僞爲躊躇狀。驟停而以手探懷中。則忽聞有步聲自後來而潛逼余身。

自此之後。則余昏昏然。一切情形。如在夢中。不大明瞭矣。大抵有一人以猛力擊余背。而與余所穿之網衣相激。砉然一聲。火光四迸。則匕首折也。而又有人大罵余之武官。又大喝一聲。隨後趕來。皆此兩三秒間事也。

在余背後之賊。余不暇顧。一任武官某處置。余則飛步上前。纏彼乞丐。果哉此丐原是假扮跛者。乃立棄其杖而逃。余不肯放。竭力牽之。此賊力甚強。幾被擺脫。余出盡平生力。僅能制之。在余背後之賊。兩腿甚捷。見武官追來。彼乃奪路逃去。不見影兒。此人果爲誰人。至今尙未查出。大抵亦巡捕之類也。此賊旣逃。武官乃奔來助余。兩人合力。將此僞丐牽至公使館。急爲解其繃帶。拔其假髮。從燈下閃眼察之。則此爲何人。呀呀。奇哉奇哉。此正警視總監其人也。余當時憤不勝憤。罵不勝罵。真欲蹴之殺之。食之以洩吾憤。忽而轉念。乃詰之。

曰。汝不足責。余之敵乃主使汝之人也。今何如。肯吐實乎。如吐實。將釋汝。不然。將牽汝至彼冷巷。唯需我一彈子耳。於時警視總監不遑他顧。面如土色。彼輩原是小人。視他人雖甚輕。而視己之命則甚重者。乃叩頭向余言。閣下。余願吐實自招矣。余實受某人之命。命余伏於暗處。俟閣下及斯陀羅支君。見其背上有一白絲。則直前殺之。前晚因不見白絲。故放過閣下。而因此之故。余已大受譴責。此絲似是由閣下除去者。余乃佯爲深知底蘊也者。曰誠然。是晚因有他故。故將白絲除去耳。今不必多言。汝果受何人之命。而欲殺余。汝不吐實邪。總監曰。吾即不言。想閣下亦能揣而知之矣。余乃曰然。一切余皆知之。但欲汝口親自供出之耳。因將短鎗鏗然一聲。置諸桌上。總監乃倉皇曰。吾招。吾招。命余者國王！

余乃喝之曰。罷罷。汝將此口供在余與此武員之前。明白錄出。而簽名畫押哉。事畢。即放汝去。總監聞余此語。似大窮蹙。顰眉搔首。不語。余窺其意。必因余

恐嚇。不得已而吐實。而將來則欲翻口。謂未嘗言此者也。久之久之。乃卒開口曰。我不能簽名畫押。余乃取短槍在手。命武官曰。君其將彼左手緊握。勿許動。總監乃大懼。狂叫曰。我錄出。我錄出。願以紙來。彼果照其所供。一一錄出。而簽名畫押以爲証。余以殺此無恥輩。污吾刀。乃驅令去。總監遂抱頭鼠竄而逸。翌朝余將入朝。已命駕矣。忽有一馬車飛來。至門而止。從其中躍出一人來。則正俄公使其人也。彼一見余。即大叫曰。事已結。喜君遂得救。余漫應之曰。何足煩尊慮。余不過自救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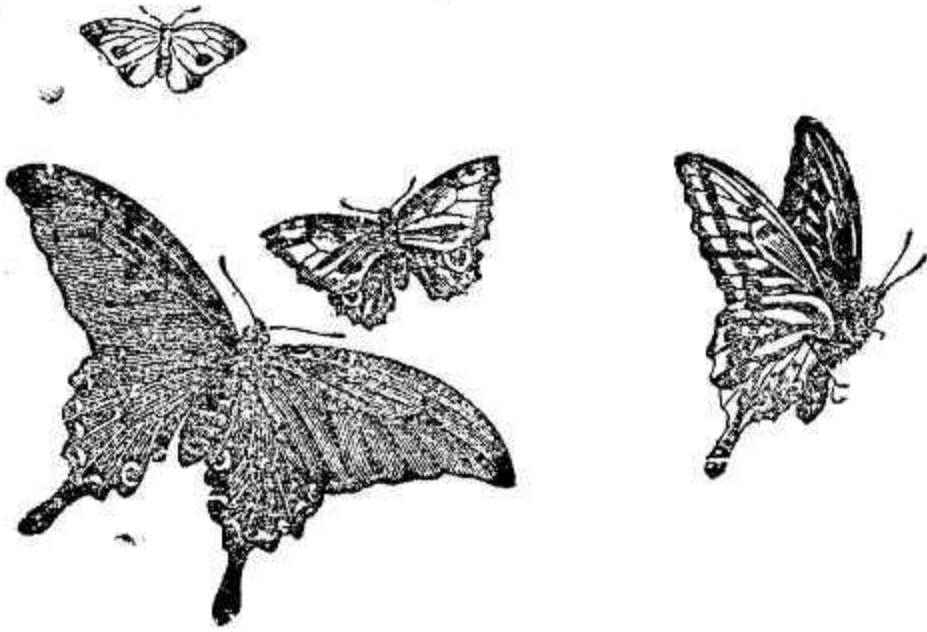
俄國之陰險政略。余已身嘗其滋味。而有所戒。急欲卸手。乃將總理大臣所託之文件。原封不動。再加上警視總監之口供。交於俄公使。俄公使得此。匆匆去而入於宮中。俄公使與國王有何交涉。非余所能知也。乃無幾而國王退位。使十三歲王子爲國王之報。遍於歐洲全土。

余於總理大臣所託之文件。嘗再三思之。想未必真是十分重要之品。當是巧

黠之俄公使。以此爲網羅以陷國王而於皇后亦不使知之者。然外交家雖貴用術。而亦不能無所顧慮。余以俄公使必不料國王竟忍施此毒手。故用此計。不然。即謂有益於自己本國。而令人國之總理大臣死於非命。且幾令無嫌無怨之外國公使。亦爲此而作犧牲。是可忍孰不可忍。豈非過酷邪。

巴爾幹半島。乃東歐之伏魔殿。俄與奧於此爭勢力之消長。兩不相下。故捭闔縱橫之術。往往施用於其間。其中有國曰塞爾維亞。其王曰美蘭。其后曰拿陀利。俄國近衛隊大佐茄士支哥之女也。后爲俄出。故黨於俄。事事務有以利俄。而王則傾心於奧。故兩人常若冰炭。后卒以千八百八十八年十月爲王所出。而俄不能默視。乃卒以陰謀政略迫美蘭王使退位。而擁其幼主亞歷山爲王。是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之事也。此篇實因此事實敷衍而成。惟篇中總理大臣被刺一事。頗屬虛構。似假用千八百九十四年普爾牙利亞首相斯賈布祿之事。惟白絲所繫之斯陀羅支。雖爲俄黨。而斯賈布祿則排俄者。是不

可不知也。



新串黃蕭養回頭全套（續第
五號）

新廣東武生度曲

大鼓吹

四雜脚辦卒上分立

正文六分辦阿軍鴉度鷺尾甲冑戎裝上

幫小生辦侯包白袍飄帶佩劍

戎裝上

鴉度登中案坐

侯包旁坐

鴉度引唱

雷鳴電閃。一聲振。霧捲雲消。萬象新。蚓蟄道

遙齊唱和。魚龍變化轉洪鈞。

鴉度白

呔。非律賓獨立開國新總統阿軍鴉度呀。

侯包白

呔。非律賓獨立開國大將軍侯包呀。

鴉度白

同是山河海嶽。同是日月星辰。

前為皂隸。後為主人。全仗獨立精神。呀。朕想非律賓在於亞細亞洲。彈丸小國。叢爾遐陬。也能繼東亞日本國而鼎新。也能先西亞暹羅國而革故。前能脫西班牙之箝制。後能拒美利堅之并吞。

作嘆狀

白。何以支那老大國。茫茫大地。蕩

蕩天朝。今為衆矢之的。今如萬馬之牧場。而猶行尸走肉。醉生夢死。任人擒

縱縛束。而一無所振興呢。

侯包白

臣本漢人。頗知積弱之源。蓋自嬴秦暴興。以

降。獨夫民賊。敵蕘公理。無惡不作。故二千年以後。學術。政治。法律。皆一人一家之私見。以柔順為教。養成特別奴隸性質。深入腦漿。牢不可破。至有易姓遷鼎。

之事。恬不為怪。人無論滿漢。種無論黃白。能制我者。我則事之。民權公理。情無所知。間有二三豪傑。如前數年廣東之劉三。也有獨立思想。可惜勢孤力薄。終不成事。哎。回首故國。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也。急鑼鼓

雜脚辦一卒持令上

跪作報事狀

奏上總統。今有中國廣東駱自由。持得顧民智秘密書札。到來朝見。望總統定

奪呀。鴉度白呵。顧民智乃朕患難深交。他前在非律賓販賣玉石之時。朕遭困

頓。屢荷玉成。今他着駱君持書到來。正是朕之嘉賓。可着速預備高車駟馬。延

他上殿。卒白遵命呀。下大鑼鼓撞點。起關棚板自由內唱如鱣鯉。出鞏穴。翻風。作浪啞

啞啞。自由執馬鞭上卒隨上。自由唱借雷霆。火燒尾。度過龍門呀呀呀。白小生駱自由

呀。自香江捧着顧民智伯的手書。來到非律賓。朝見總統。蒙他禮遇尊崇。現下

持書入覲。此是總統宮闕。下馬升階呀。作下馬狀卒執馬鞭下。自由作入狀作揖見鴉度

候包狀。白龍顏咫尺。虎拜麇。何幸鄙人得覲龍光。作一揖狀鴉度白休禮。一旁請

坐。自由白謝坐呀。一便坐。白小生駱自由。今由香江捧有顧民智密書一封。進呈

御覽呀。旁卒作接書代跪呈狀 鴉度白呵。願民智故人。別來康健。有書到來。待朕一

觀。作拆書看狀 畢 作對侯包講狀 白呀。侯將軍。原來願故人。分袂以來。以為他隱居園

林。優游泉石。誰想為國為民。欲謀廣東獨立自治。現下他的手足。劉三。養精蓄

銳。屯兵聚馬。可以馳騁中原。意欲重興旗鼓。但陸軍有餘。水師未足。此書欲借

兵艦炮船。助他成功。事關重大。侯將軍以為如何呢。侯包白 總統下問。聽臣道

來可。起小板 送情郎調唱戰艦啞。軍呀。械例不能呀。私借貸萬國公法條約。在須

要細思來。啞啞呀呀。哨呀。哨。須要細思來。一疊 列強啞。注呀。視外交上呀。非兒

戲。私相往來。運軍器。鄰國起猜疑。啞啞呀呀。哨呀。哨。鄰國起猜疑。二疊 廣東啞。

地呀。土。依然是呀。清政府。忽然朦朧。臨南部。公例實不符。啞啞呀呀。哨呀。哨。公

例實不符。三疊 鴉度白。照侯將軍說來。萬國公法。斷不能私助軍火。何況兵艦。公

例所關。私情難盡。不若將此情由。回復願民智故人。算本總統有失故人囑託

罷了。自由白 總統明見。聽鄙人一言可。起小拍板 送情郎調唱。若言啞。公呀。例。有相

睦呀、無相替。何故弱肉同吞噬。此件就問題啞啞呀、呀、隋呀、隋。此件就問題。

一疊

公法啞。可呀。省同室人呀。相爭鬪。被髮纓冠。理應救并濟。念同舟。啞啞呀。

呀、隋、呀、隋。并濟、念、同舟。二疊敵國啞。對呀岸。非律賓呀。相接壤。坐觀成敗。都不

管。唇亡將齒寒。啞啞呀、呀、隋、呀、隋。唇亡將齒寒。三疊鴉度白據賂嘉賓說來。也是

情真理確。爾看今之世界。有何公理。強則凌弱。衆則欺寡。中國已有岌岌不可

終日之勢。今廣東有此人才。欲圖改革。正是亞洲之福。想非律賓與中國。勢如

輔車。理該首望相助。侯將軍也須商量妙計。助他一臂之力。爲是。侯包白者個

嘛。待臣想來。細想中國。照我國也有同洲之誼。本該唇齒相依。但照公法。斷不

能私借軍馬戰艦。倘總統有意相助。惟有一法。不若頒出公文。我非律賓保中

國廣東獨立自治。照此而行。庶幾萬國也應無辭。總統以爲何如呢。自由白侯

將軍妙計不差。從前日本也有保朝鮮獨立故事。今貴國倘能保廣東獨立。後

先輝映。將來繼日本而稱雄於亞細亞洲。可以拭目而俟了。鴉度白喊也好。朕

意已決。賂嘉賓你可速揮手書。回復顧故人。代朕多多問候。倘廣東起義。朕當

命侯將軍帶領兵艦炮船四十號。同賂嘉賓齊到廣東。相機行事便了。自由白

謝過總統將軍呀。鴉度白 鹿鳴殿上擺備酒燕。欲與嘉賓一叙呀。自由白 不嫌卑

鄙。特隆禮遇。心慚拜受了。侯包白 賂先生不容客氣。有請呀。全起一揖 長鑼鼓。全下

叔板

大鑼鼓

三小生辦詹大同儒生裝上立 中板唱 采芹泮水。瘖鷺振食。平野上詠鹿鳴。年少

氣盛。頗高慶。再想三思。非尊榮。豪傑豈為八股困。英雄自在萬里程。遂游外洋。

求學問。欲將中國進文明。十載離鄉。兼別井。一心政治。與刑名。此日買舟。回故

境。關心時局。無限情呀呀。白 戊子舉人詹大同呀。少年幸叨科舉。本該直上

南宮。祇見中國時事。日非。民不聊生。因而無意上進。游學歐美。專學政治。法

律。欲將外洋文明思想。輸入於中國腦筋。誰想燕子歸來。堂構全非。思想起來。

奚勝。今昔之感呢。作嘆狀 哎。者也少言。想我在歐美與黃種強仁兄。同研多年。

屢蒙箴規。今日卒業而回。也是他造就之功。本該同船返棹。祇爲他的萱堂有恙。着先回家。今我回到此處。探望住址。誰想他門關戶閉。四無人聲。者是何解呢。作想狀白呵。無法找尋。不若去沙基大街。振昌鎗炮店。探望我的舊同門。辛

太平就罷了。着就此前往呀。長鑼鼓

大同下

起板

三小武辦辛太平武裝上

唱

內實私聯。通會黨。外佯交結。走官場。劍膽琴心。運意

匠。推波助浪。有奇方。此日詐癡。勞想像。他年乘勢。救民傷。心怦怦兮。氣蕩蕩啞啞。埋位坐唱何時遂我。九迴腸呀呀呀。白白雲山俠士會幹事。辛太平呀。少年

曾赴科歲考。祇怕臭八股誤我前程。因往香港筭箕灣軍械廠。學習工藝。經已成功。故某家在此。開有振昌字號。專辦外國鎗炮販賣。前因北方拳匪起釁。各國禁軍火輸入中國。當時李制軍爲防虞計。槍炮未充。無從購買。幸小號所存古老生鏽鎗數千。李制軍以重價購之。因此致富。不獨如此。且獎某有功。給有特許專賣文憑。任某自由販賣。此中就是一大機會了。故某今日。傾家破產。上

足槍炮藥彈。非圖射利。實有深意於其間。此不贅言。昨日俠士會內。有一位黃種強兄。新入我會。觀其舉止吐屬。挺然特出。果是非常。現與自立改進兩兄。投往紫洞。是必大有作為。真令我俠士會生光了。急鑼鼓

大同上 行完台唱

鴉背斜陽。

歸古樹。蒸煙四起。枕街衢。為訪良朋。循路去。沙基將到。向前趨呀呀呀。作望狀

白囁吓者。問就是振昌槍炮店。待我進去呀。大同作入狀 太平起作喜狀 吓吓。故

人久別。率爾相逢。幾幾不認得了。請坐請坐。大同太平分兩旁坐 大同白故人雖別。

然書信往來。也如覲面。但不似當初同窗。且夕聚首者。太平白 呀。大同兄。因何

如此晚來呢。莫非現在上輪船麼。大同白 不是。小弟游學歐美。有一位朋友黃

種強。同研多年。多蒙箴規。如同手足。本該同船回廣。他因母病先回。今我回來。

探訪於他。誰想門關戶閉。無處找尋。道途生疎。逢人問詢。始來到仁兄店上。真

失敬了。太平白 黃種強兄。我也知到他的住址。且待慢講。想小弟與仁兄隔別

多年。也該杯酒細談。但小店酒菜不便。不若請仁兄到穀埠紫洞艇中。聊作消

遣也罷。大同白 眞眞客氣了。太平白 理當招待。幸勿見却呀。大同白 又來多謝。長鑼

鼓
全下

橫笛吹蕩湖船引上

正女丑辨馬氏龜婆裝上 停絃索 馬氏唱

點板 人話龜婆心太毒。我做龜

婆日種福。任呢的亞姑穿紅兼着綠。任呢的亞姑買珠兼找玉。艇租賒數任人宿。身價平極任人贖。挪濶老。唔會嘆過話委曲。撚瓜爺。唔會怕過話凌辱。今日生意都不俗。總係除皮冇了肉。除皮冇了肉。馬氏埋位坐白 風流船事頭婆馬氏

呀。配夫劉厚產。自從丈夫亡過。剩我一人。并無生活。可幸他留下此船。今日身家性命。全仗在此。爾看今晚天氣頗佳。定有客人到來開酒。待我囑咐預備也罷。作喚狀 亞社。亞漿。亞梯呀。爾們好執便野嘍。就有人客來嚟。內應 好喇。橫笛吹蕩

湖船引上

一雜脚辨艇家作撐艇狀上

大同太平作搭艇狀上起幫子板

大同唱本地風光。多忘

記。祇爲家鄉。久別離。撐篙撥槳。珠江裏。無限幽情。繫吾思呀呀呀。太平唱 羊城第一。烟花地。珠江風景。誰不知。不覺絃歌。聞滿耳。恍惚身已。到瑤池呀呀呀。

太平作對艇家狀

白來到就是風流船現無人客你可扣船

艇家白 從命 艇家作扣艇狀

大同太平作上風流船狀

馬氏作扶接狀

白噉吔原來辛老大啤點解咁耐都唔見你

開來呢

太平白

生理事忙故未開來

作叫狀

白噉亞馬嬾我帶有好人客來帮襯

你。你可做些好菜。等人客鑒賞為是。

馬氏白

者個自然。今晚叫那位亞姑陪酒

呀。因我船中亞姑俱有臺脚。不能奉陪。譬如叫鄰艇亞姑。那一位方合心水呢。

太平白

我聞北京拳匪亂後。有一個林黛玉。乃天津名妓。逃難來到廣東。現在

穀埠亞松艇搭單。因我唔曾見過京娘。你可同我叫他來陪酒呀。

馬氏白

者個

不難。

作喚狀

白亞弟呀。

內應白

做乜呀。

馬氏白

你快的去亞松艇叫林黛玉來陪酒

啲。

內應白

好啲。馬氏白 艇頭非談話之所。裏便已經敷陳妥當。請進艇肚也罷。

本白

大同同仁兄同進艇肚也罷。

大同白

同進也罷。

馬氏帶大同太平作入艇肚狀

全下

橫笛吹蕩湖船引上

苦旦辦林黛玉妓婦裝上

帮子中慢板

奴本是蘇州人。少無倚向。寥落在。

煙花地。寄託上洋。絮無力。隨東風。飄零京上。在天津。無奈何。再賴平康。那歌衫。

和舞扇。淚痕蕩漾。又遇着。義和拳。惹起災殃。遭兵燹。避干戈。難言慘狀。逃難來。到穀埠。甘苦備嘗。謂紅顏多薄命。毫釐不爽。色已衰。問誰憐。夜度徐娘。我自思想。我自怨嘆。天何生奴。者淒涼。愁愁懣懣。坐在姻緣艇上。啞啞。理位坐。任狂蜂。隨撲蝶。掃煞芬芳。了此韶光呀呀。白 奴家林黛玉。乃蘇州人氏。少無怙恃。流落申江東。蒼坊為清倌人。蒙朱老爺贖身。帶往北京供職。以為脫離苦海。不料老爺身故。大婦不容。無奈再理舊業。因在天津寄留。誰料義和拳起事。聯合軍進攻。逃災避難。慘不勝言。饒倖走脫。來到廣東。可憐舉目無親。迫得隨遇而安。現在亞松艇搭單。此是前生注定。哎。總要受盡孽障。方能完此人世了。雜脚

辦亞佛持燈籠瀉上

作喚狀白

林黛玉亞姑呀。有人客叫你過風流船陪酒啲。

黛玉白

亞佛哥呀。多煩你等吓。得我隨你一齊過艇呀。

黛玉起

亞佛作執燈籠照狀

全下

起双飛蝶板引

馬氏帶大同太平全上

大同太平分坐

馬氏旁立

亞社亞槳呀。亞佛去叫林

黛玉返來未呀。

內應

就返來咯。

起柳青娘引

亞佛執燈籠作照狀

黛玉隨上

作入艇狀

作見客

狀 各做手關目 太平白 你就是林黛玉嘛。黛玉白 奴就是林黛玉了。太白 大同哥林

黛玉也到埋席罷了。大同白 又來多謝。起四不正板引 全起 馬氏作擺席上肴酒狀 大同太

平分坐 作埋席狀 馬氏白 林黛玉亞姑呀。你須要極意招呼。我因有事不能奉陪。告

退了。太平白 你個老傢伙無庸潮氣。快的去更好喇。馬氏白 係咯。點樣跟得呢的

亞姑。咁靚及後生呀。小鑼點板馬氏下

太平執杯飲 白請了 大同亦執杯飲 白請了 起梆子板 太平唱 船南船北皆春水。但見佳

人往又來。珠海未嘗緣客到。花筵今始為君開。盤殮見意無兼味。樽酒論文只

舊醅。肯與姮娥相對飲。同歡應要盡餘杯呀呀。大同唱 一年又過。一年春。百

歲曾無。百歲人。能向花中幾回醉。今宵不憚酒頻頻呀呀。黛玉唱 勸君莫惜。

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呀呀。各作勸飲

狀 做手 關目 黛玉作斟酒狀 太平白 林黛玉不用你斟酒咯。現下絃索手來齊。你不若

唱些新調。等我們下酒就罷了。黛玉白 唱甚麼新調呢。太平白 總之你識得新出

嘅。便是喇。

黛玉白

恕奴不陪席上。待奴唱一齣京津遭亂。乃奴耳聞目擊的真

情。請兩位相公一聽纔是。

大同太平全白

待我聽來。

長鑼鼓

各做手

起二簧板

黛玉河調

掃板唱義和拳。肇禍亂。國家幾喪。國家幾喪。啞啞呀呀。

轉二簧慢板接唱

都歸罪。端

郡王。董福祥。李秉衡。剛毅。毓賢等從中提倡。初起釁。布邪言。誘人入黨。他說到。運神通能抵當無限。刀槍有誰知。那婦女波隨風蕩。紅燈照也。創出無稽荒唐。者亂民。趁賊兵。互相標榜。焚鐵道。斬電線。自殘自戕。稱師傅。稱師兄。王侯模樣。乘亂勢。圍使館。燒教堂。殺公使。戕書記。種種野蠻激怒着鄰邦。十一國聯合軍。水陸并上。曾目覩。破壞戰艦炮台。握據天津通州。勢如破竹。就進攻。帝鄉神京。陷燕城。破乘輿。西向可憐着。萬乘尊崇。反流離失所。而冒風霜。驚九廟。徙兩宮。災生无妄。更可憐。無限無辜。同死在沙場。屍如山。血成河。神號鬼唱。看平陽。數百里。舉目荒涼。那宮殿。與衙署。變爲營帳。任洋兵。遍蹂躪。奚似廟廊。那天壇。與上苑。牛馬縱放。紫禁地。今好比芻豢。牧場。那皇城。遍列強。旗幟輝映。頤和園。

問誰人安睡。龍牀那王公。并大臣。僕犯同樣。擔糞泥。供洗濯。奔走慌忙。那宮嬪。與命婦。難言。悽愴。任凌辱。任姦淫。如同優娼。那國庫財與帛。亂行。劫搶。鄰國贈者。寶星落在。洋商。那六部。爲烽火。盡遭焚掠。就把那圖書典籍文件公案印信等一概不詳。轉嘆若論我國民死傷屠戮的景象。嗚咽難唱。今雖回鑾如昨。退

兵歸地也要商量。計義和拳肇亂。聯合軍開仗。顛危萬狀。但不知四百餘州的四萬萬國民。怎樣思量啞呀。收板唱但祇願啞呀。啞呀啞我黃種。鼎革。自強呀

呀呀。大同白嘸吓。義和拳禍亂遺事。你自頭至尾。層層唱出。其聲嗚嗚。如怨如

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能舞幽壑之潛蛟。能泣孤舟之嫠婦。真令泛舟蘇子。正襟危坐。愀然莫知其然了。太平白林黛玉。無怪你爲長安名妓了。

聽你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東船西舫悄無言。別有幽愁闇恨生。

聞此嘔啞嘲晰。滿座皆爲掩泣。你叫潯陽司馬。怎不青衫濕呢。果然名不虛傳。略。作喚狀亞馬嬸出來。馬氏瀉上作問狀。太平白現下肴核旣盡。杯盤狼藉。你可同我

打賞十塊洋錢與林黛玉。打發他歸去亞松艇。等我同客人相與枕藉於舟中罷了。馬氏白從命。作給銀狀黛玉作接良狀白多謝相公。就此告退了。馬氏携灯笼作扶狀

黛玉隨下 大同白 林黛玉。不愧稱為名妓。你看其唱京津遭亂一齣。好像一篇拳

匪傳一樣。真真動聽了。太平白 不錯。果然哀怨異常。令人淚隨聲下。不若一一

謄記。交與甯自立義兄。付登於新小說報。等人傳誦一時。知得當時拳匪之亂。

京津之慘罷了。大同白 噫吓。老兄忽然說出甯自立。是那一位呀。太平白 老兄相

識黃種強麼。識得黃種強。那有不識甯自立之理呢。老兄與黃種強如此交厚。

小弟不妨明言。甯自立乃白雲山俠士會中第一奇人。能飛簷走壁。運劍飛刀。

招集千百無賴。專習奇術。將來欲為國民公僕。一新廣東局面。當黃種強兄初

到粵之時。不過初相覲面。乃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他有同胞兄甯自強。亦非常

人。投入紫洞。劉三寨內。為全軍總教習。已有信招他前去。今日種強兄亦隨他

往紫洞。謀建大事了。老兄須要秘密為好。大同白 何以種強兄不歸家省親。直

去紫洞呢。太平白老兄有所不知。黃種強兄的家眷親戚。故舊朋友。盡為當道

害的財散人亡了。大同白甚麼講。黃種強有此慘狀。嚇吓小弟。此次回家。也有

意思。當道如此暴虐。小弟也要去紫洞。助我種強兄行事也罷。太平白且慢。小

弟亦有此意。但思紫洞寨內。雖則人強馬壯。惟軍火未備。小弟從來假充官場。

常與省中文武認識。不若小弟明天親往拜會水陸提督柯掌正。設法求其給

發文憑。等小弟從中載小店軍火。同老兄一齊投入紫洞。豈不是好。大同白果

然。胆雄心細。事宜着速。你看深更夜靜。返回寶號。明天行事罷了。太平白不錯。作

喚狀亞馬燐那裏。馬氏瀉上辛老大呼喚。有何指使。太平白我今埋街。今夜所有賬

目。你可明日叫亞社。去振昌櫃面清算呀。馬氏白真真多謝。如無公事。再請到

來。太平白者個自然。大同太平一便下馬氏埋位坐白。哎。爾看吓人客去清。姑娘走清。

亞爪哥又寐清。單剩我一個人。有釐屁味。不如我唱幾句粵謳來。開吓心就

得。拍板提琴引馬氏唱人寂靜。月更光明。前世唔修。咁就折墮。今生富貴貧窮。雖則

係有定。做乜馬氏今日咁樣凋零。你睇吓劉厚產在生何等勁。交官接府大轎。翩翩包攬。番攤兼圍。姓家財萬貫。無限娉婷。更有亭園樓閣。如宮禁繁華。豔麗實在冠絕。羊城點知丈夫死後。唔同光景。轉瞬墮落。睇注眼睛。晴生得呢的乖哥。無一箇有血性。除了嫖賭飲吹。全不打理。到正經散盡錢銀。冇落剩田土。祠堂園舍。盡地賣清。今日流屍炕坦。居無定。我都唔理咯。任得佢枯榮。想我當初都係奶奶身分。天公折墮。點解咁無情。好彩留得此船。得我養命。就係人叫龜婆。也要忍氣吞聲。唉。天眼近。爲人須要正聽吓我馬氏在風流船上。訴吓生平白叻。我都唔唱咯。等吓隔離艇呢的亞瓜。話我譟親佢。就不得了。不如我都去

睡覺罷咯。小鑼點板 馬氏下

大鑼鼓

一雜脚辦家人上 柯掌正文裝

唱水陸全軍。爲總統。常常邊。警建豐功。身

受覃恩。雖深重啞啞啞。埋位坐唱

何時麟閣畫威容呀呀呀。白水陸提督

柯掌正呀。前劉三造反。僥倖蕩平。多蒙蔣制軍專摺上奏。紀功勞賞。

聖恩似海。敢不黽勉從王。方纔巡視兵艦炮臺回來。現下清閒無事。待我花廳靜養則可。起梆子左撇慢板唱

為武將。首先要拚性命。千不可顧富貴與及功名。想壯年在疆場。場場勝及名成。兼利就不願興兵。雖今日水陸上歸號令。操水軍。閱陸隊。循例虛行。且看我年耳順。多疾病。但祇願南地長保太平。白哎。今

非昔比。一則室家牽累。二則血氣既衰。怎能行兵調將呢。可幸國家眷念老臣。尚寄重任。自愧有忝厥職了。起板太平上唱官場弊竇。誠不齒。官場好處。也須知。

目前意欲謀大事。兩間斟酌。討便宜呀呀。白為着販賣軍火事情。特來拜見柯提督。你看來他衙門。待我先傳名片通報呀。作喚狀白裏便人來。家人作聞叫出

看狀白你是何人。到來何幹。太平白你家大人在衙嚇吓。家人白現在花廳打坐。太平白來得湊巧。煩你持片通傳。說到辛太平到來拜會。家人白你且稍待。等我通

傳。家人作入狀白告稟大人。門外有一位辛太平。投刺拜會。呈上一看。作遞名片狀掌正作觀片狀。白原來振昌槍炮店東家。你可傳進。家人作出門狀白請你到花廳相

見和。太平白 敢煩帶進。家人作帶入狀 太平入作見狀 作一揖 白柯大人賜見。商民請安。

掌正白 無容如此。請坐罷了。太平白 謝坐了。掌正白 爲何日久不見你面。近日生意

如何呢。太平白 生理不好了。敝店生意。非比別行。專靠軍營團練。幫趁。有甚麼生

意呢。所以今日特意到來。求大人處。幫趁些少。不知大人處。可有聽用的軍械

麼。掌正白 現下軍械齊備有餘。你可向別處消流罷了。太平白 哎。商民爲生意計。

不患無地消流。但此行生意。例在禁內。商民前數日。得接廣西梧州。大紳耆李

道蕃的來信。謂爲廣西匪亂。防虞事重。囑我着急寄些槍炮藥彈。前往。以備不

測。此處可以消流些少。但商民爲着關卡搜查極嚴。雖則前蒙李制軍。給有自

由販賣文憑。但關卡諸多查問。故意稽遲。恐誤李道蕃大紳的急望。倘得大人

憑據。謂此軍械乃大人送去。李道蕃。作防虞之用。則商民更加方便行事。不知

大人可能給我文憑否者。掌正白 前李制軍也栽培於你。難獨是本提督。做不來

麼。作喚狀 白家人過來。你可去書辦房。囑他速寫。連送軍械文憑。蓋上本提督印

信拈來。家人作入狀

作持文憑呈上狀 掌正白

辛太平。今將此文憑交你。你可着速而行

呀。太平白

謝過厚情。倘商民得獲蠅頭微利。皆蒙大人所賜。就此告退了。作一揖

作一揖

狀 唱拜別大人出衙往啞啞啞。作出衙狀

作出衙狀

唱橫衝直撞也無防呀呀呀。

太平一便下

掌正唱發給文憑。運軍火。祇為團練。保太和。今日得過須且過。不願平地起風

波呀呀呀。白

家人過來。花廳無事。你可隨我退下。

家人隨掌正

急鑼鼓全下

收板

起板

大同上 椰子中板

唱愁煞斜陽垂暮景。啞啞慘聽亂鴉鳴。昏沈黯昧留殘影。嘆息歛

歎。動感情。北闕辰移。風夜警。南朝烟鎖。夢魂驚。單騎欲向中原騁。一木難支。大

廈傾。試問英雄。何究竟啞啞啞。埋位坐

唱長流血淚。灑神京呀呀呀。白

辛太平仁

兄。清早往拜水陸提督柯掌正。牢籠他給發運軍火文憑。不知事體如何。且看

天氣已晚。也該回來。打聽着呀。起板

太平上 唱

孔明借得東風到。祇靠周瑜用火

勞。不患長江船百號。連環赤壁恐難逃呀呀呀。白

回到振昌待我進去。作入門狀

作入門狀

大同起

分兩旁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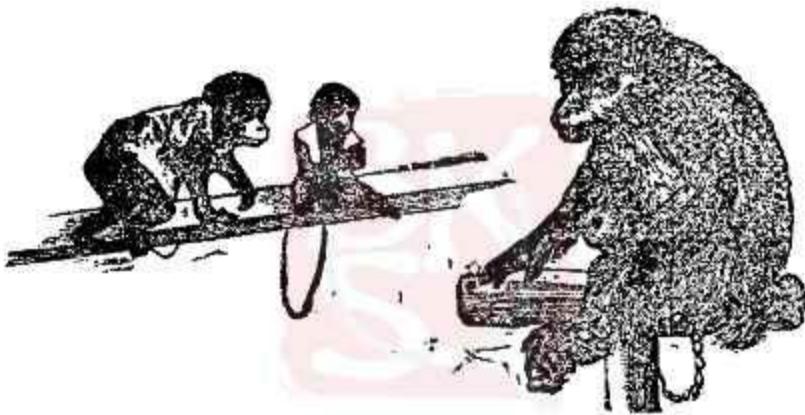
大同白此行如何往。太平白

已經給發文憑了。果然喜出望外。事不

宜遲。不若與仁兄打點軍械。運往紫洞罷了。大同白 自當稱忙呀。急鑼鼓 大同太平

全下 收板

(本班本上套已完下套續登)



雜記 西事拾遺

俾士麥婚前十日與夫人書

今由奉書卿母。附賤攄意。以報賜書。卿母惠我緘扎。且遺豐膳。啓盒得尺素。乃卿手書。喜出望外。得書之前。午後六時未滿三分。時辰表機行忽停。此物為英國製造品。吾祖少時用之。七十年來置諸邸內。不易其處。至今日未嘗一愆時。亦未嘗一停機。予本緊綦。少觀乖異。輒觸神經。時辰表之停。或為卿身休咎。以是之故。益盼卿書。隄防官吏來謁。時俾公方治河工意有所干。吾欲叱之。憫其子新死。卒假詞色。此等感懷。皆得書前後與吾望緘之心。相伴而起者。卿母書言卿顏色蒼白。身體積癯。我心悚憚。不知所屆。河水新落。且開郡會。會席中可少一會員。卿左右不能無一俾士麥。我寧卿矣。卿書中多猜疑。言之翾縷。我何疑。卿何疑。卿信卿深。度卿亦深信我。文字書簡。安足寫人真意。卿作書時。非不罄心。以赴筆端。究竟能肖吾情萬一否。我不知。促膝面談。心心相印。將以書翰動涉。

西事拾遺

嫌猜。卿見我書。卿未見我以真摯之心。讀我詞。不達意之簡。又無怪卿之相疑也。抑我又何忍傷卿心者。或倦望過深。反以惱卿。譬若俊僕爲其主人拂蠅。撲之不得。轉傷其主。我歟。卿歟。形質扞格。或以此歟。誤解之故。數日間一至左右。當詳細道之。我有噩夢。夢卿同舟。颶風掀波。我繫舟側。卿反我擠。瞥眼相失。黃泉碧落。相親相愛。祇此一姝。夢境愴恍。胡爲咎徵。時辰表之停。更以滋戚。玉體何似。望速示之。寒威砭骨。星月在天。興居萬萬保重。近寒暖計已降至零度。以下三度。趁此冬沍。河漲暫平。昨日埃爾白河水雖高二尺。遇暴風雨。或恐成災。幸天氣清朗。得慶安瀾。卿尤不必以我事爲念。行且握手。忍之須斯。以待良晤。秃筆竄墨。潦草上貢。本欲更錄一通。急於發郵。不及工書。惟卿恕之。卿閱此書。當以清晝。入夜燈火。懼傷目光也。白林氏得卿書。極感盛意。常爲我言之。並以附布。

雜記
一
新骨董錄

繙譯笑話

中國有某公使者。頗通泰西文義。惟本國文字反一竅不通。大約如楚項羽之學書。僅足以記姓名而已。日者有西人來華。求公使代聘一中國書記。以便華文易於通達。其幕下有某賓者。願就斯席。爰修一華文薦書。囑某公使譯以西文。大概說此君精於華文。可以無負所託。中有馳騁文場一語。某公擱筆久之。竟將文場二字。譯作書堆。而馳騁二字。則譯作騎馬跑來跑去。合成文法。則曰某君能騎馬向書堆裏跑來跑去云。西人接得薦書之下。閱至此信。不覺大驚。謂書裏何能跑馬。千思百想。終不得其解。携示同人。莫不捧腹噴飯。幾於氣絕。其所以然者。因某公使不通華文。但聽某君將華文解去。以爲如此方合。遂以意爲之。而不圖竟弄出笑話也。

我道非盜

粵中省試。多有尖人捉刀。往往掄元奪魁者。目不識一丁字。是處密盜如織。探瓦鳴鏑。一流人物。苟有所獲。嘗高折桂枝香。事誠奇絕。某歲雷瓊道獲盜刑訊之。盜忽大聲曰。我道也。非盜也。南面者大駭。細加考核。則盜固以舉人加捐候補道者。乃搖頭曰。此老子所謂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

守舊樣子

客有寬袍大袖。小帽高鞋。掛水晶大鏡。穿土布長衫。面垢千層。牙痕五色。出入必手持烟竹。顧盼自雄。嘗以真正守舊。不染一毫洋派。誇詡於人。聞者多厭之。或於其來也。特斥之曰。如子模樣。直可謂之守貧。非守舊也。客問守舊如何樣子。或告以中國舊害有三。一入股。二洋烟。三纏足。如真正守舊。則須日作好八股數篇。日食舊洋烟數錢。并娶小足姬妾數房。便是守舊樣子。若客者特守貧耳。客聞言吐舌寸許曰。艱難。自今以後。祇可立於不新不舊之間。或曰。苟有是心。請即往拜張之洞爲師。

雜記
射覆叢錄
(五)

第五號酒底

御案

侍書

紅樓夢人名

直界

入畫

紅樓夢人名

覆試

藕官

同

不貳

可卿

同

道中

王允

三國演義人名

執圭

劉璋

三國演義人名

前渡

程普

同

精精

黃忠

同

欺實

項充

水滸人名

打鼓

馬麟

水滸人名

小王

童猛

同

凡事

蔣敬

同

會心

運同

職官名

年代

經歷

職官名

天下

理問

同

人為

鹽政

同

食之

瓜哇

國名

搖鼓

扶南

國名

永言

和蘭

同

明知

日本

同

射覆叢錄

新小說 第六號

二

靈應

神龍

歷代年號

久安

永徽

歷代年號

自樂

靖康

同

國威

建炎

同

山公

有毛

身體名

數端

額角

身體名

梁州

穀道

同

將指

善彈

同

海豹

碧桃

花木名

口應

櫻桃

花木名

雲門

紫荆

同

馬服

牡丹

同

天文

性理

書名

家珍

歸藏

書名

即來

墨子

同

山陰

蜀碧

同

采獵

藍田

縣名

章華

句容

縣名

迎虎

祥符

同

東木

皋蘭

同



雜記
燈謎叢錄

第五號謎底

(一) 弗措齋

趙中令讀魯論 普通學

蔡瑁張允舉琮為嗣

..... 代表人

論語侯質三卷 聲學

唐順宗傳位于太子

..... 立憲

生怕 震旦

孟皮 孔哥

旅葵 西貢

燈謎叢錄

(二) 君子館主

名震歐洲 顯于西土

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為之有家 懷昏姻也

天闢 是絕物也

讐由 子路不對

陝西禁纏脚會 裹足不入秦

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

..... 姐姐呼之

童猛 年紀小志氣剛

父母俱存 高堂生

孔子主我 賓尼

項羽侍姬遺像 虞美人影

滿堂兮美人 多麗

卜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商庚

其理微妙不可思議

窮奇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

歲

(三) 嘯梧山館

有兒子便是老子沒有兒子便不是

老子 木耳

魏文帝諱 不着一字

俺小姐把他一盞者

我姑酌彼金罍

文王十尺 吁嗟昌兮願而長兮

黑仗下小兒瞻視非常

蒲公英

生兒勝拙翁 公輸子之巧

農器 捲籬 焉用稼

天顏有喜近臣知 王驩朝暮見

春來遍是桃花水 滿江紅

伍員解劍相贈 漁父辭

(四) 陳君玉生

三四一十二 奔

可憐妾不是男兒 嗟我婦子

上曰將軍冠矣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無罪 昭其明也

宋相司馬矣 任光

(五)陳君馥庭

曹大家女誠七篇 昭文章

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倍義乎

……信不叛君

取一締袍贈之 賈誼

君其許之 王允

良與他人言輒不省……

……在邦必達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制曰可……

……信斯言也

與許遠同保睢陽 巡所守也

蕭相國作法令而百姓悅從……

……何為則民服

諫迎佛骨表 繫鈴 是愈疏也

(六)陳君渭南

人面桃花 天天如也

淮陰假王 信如君不君

上窮碧落下黃泉 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聽新嫁娘房 先號咷而後笑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降咎于苗

而相泣于中庭 如此良人何

相土不在皮毛 以骨爲主

計去其一 猶有九焉

明公 日月無私照

蘇秦合從 諸侯六

販嬰粟 土可賈焉

處女聽新娘房 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秦穆公用之而霸 奚相

天公將軍僞書 角謂之經

傀 一死一生

則已垂涕泣而道之……

……行不得也哥哥

乍 昨日之日不可留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動如參與商

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說哥哥病久

(七) 鱣鱣子

點銅 錫良

鑽穴隙相窺 張之洞

木 此之謂失其本心

弗措齋謎面

君子館主謎面

憑君傳語報平安 西儒名一

雲雨巫山枉斷腸 詩經句一

潮痕拍岸來 同

懼內 同

王道平平 西人名一

弔綠珠 唐詩句一

今夕河魁不會在旁……

湖心孤雁影分明 同

……國名一歐洲地名一(均捲簾)

裹足不前 西廂句一

回生妙藥 外國名一

車兒投東馬兒向西……

男子之祥 同

……聊齋目一

九陌塵埃拂面來 同

堦 美人名一

龍潭 日本地名一對偶

蜀水蜀山無限好 泰西人名一

指尖新染鳳仙花 外國官名一

夢兒相逢 詞牌名一

霜葉紅于二月花 日本人名一卷簾

外孫 字一

嘯梧山館謎面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四書句一卷

繞山萬竹猶言少 同二句

娘子軍掛免戰牌 同解鈴

人比黃花瘦 同

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同二句解鈴

報道常山落將星 同捲簾

和尚不識梳篦 同

始吾與人也一節 詩經句一

潘金蓮嫌武大郎 同

新竹 禮記句一

御史糾參 左傳句一

茶可品 漢詩句一對偶

重洋歸棹說東京 唐詩句一

望眼十分賒 同

多買燕支畫牡丹 水滸人名二

太陽過赤道三十三度四十五分……………

……………西廂句一

苗匪 同

我思白鶴 同對偶

二花面 同

恙 同

十四而天癸自至 書名一

女壻 詞牌名一

護花使者 同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漢人名一

坐于塗炭 周人名一

叢菊殘時見少陵 字一

九十九 同

夢熊夢羆 藥名一

寫 鳥名一

陳君渭南謎面

遊學 四書注一

逢人說項 四書句一

撲燈蛾 易經四句

道不同 同一句

宰我曰 書經句一

堯 同

修唐書五代史 同

田產 詩經句一

四足而毛 同

壽言 禮記句一

串 古文句一

瞎子唱花臉 俗語一

忝 古詩句一

葵 唐詩句一

轎夫伺候 西廂句一

朱君惜庵謎面

佳 易經句一

豎 詩經句一

畫眉京兆 左傳句一

養弟子以萬鍾 同

掠 西廂句一

中國無人所存者幸也……

……字一

慰帥為滿政府効死力……

……今人名一

合肥相國至倫敦訂密約……

……同

滂澹室謎面

其妻告其妾曰 四書句一

孩兒報我乍添孫 同

回話 同

大媳守寡 同

午後陞見 神童詩一

山西邊界接山東 周人名二

迷途 漢人名一

雜歌謠

庚子時事襍詠二十二首

哀 一

拳匪發難

運極時危出怪民，荒唐說部演封神。
 揮刀白戰仇毛子，匪呼洋人為大毛子妖燄紅燈煽。
 婦人婦人衣紅衣焚教堂蠻野方憂淪，
 黑種烽煙况又起，黃巾燎原未甚猶堪滅。
 忍令貽殃到紫宸。

津沽失守

鼎沸滄溟鐵艦屯，黑雲遮蔽日全昏。
 兵戈劫運起東亞，管鑰何人失北門。
 望斷河流空戰骨，紛飛彈雨捲殘魂。
 杜鵑橋上應啼血，太息無端惹禍根。

端剛縱匪

甘為禍首實離奇，大局奚堪快爾私。
 舉國若狂稱義勇，設壇無耻拜仙師。
 前明已事滋流寇，東漢何曾護赤眉。
 勤撫兩難誰任咎，蘆溝烽火不勝悲。

邸第習拳

白晝相逢百鬼獍。薰天氣燄轢公卿。王侯第宅爲巢窟。宮府旌旗耀甲兵。心法爭傳新咒籙。頭銜自署老師兄。罪誠堪斬愚堪恨。祇爲擲揄洩不平。

德使被戕

行人慘戮背春秋。噩耗遙傳駭亞歐。敢犯國旗誠野俗。竟違公法快私仇。魂歸西海收秦骨。身是南冠泣楚囚。已布詔書頻罪已。豐碑記念更何求。

矯詔宣戰

誰攬兵權握虎符。生靈塗炭竟何辜。元戎莫制三軍命。孤注輕爲一擲輸。紛見羽書馳絕塞。幾曾詔令出中樞。至今罪孽分明甚。無補君王血淚枯。

圍攻使館

輦轂何堪作戰場。外臣無罪客他鄉。可憐周道成荆棘。敢向秦庭乞水漿。巨礮雷鳴驚魄散。援師路斷總心傷。死生性命存呼吸。况復量沙告絕糧。

聶軍死綏

細柳軍成建節旄。快馬人之豪。岳飛有恨戈空枕。李廣無功劍怒號。壯士突圍猶裹血。男兒報國祇橫刀。誅奸獨惜奇謀少。頓失戎機愧六韜。按奉匪初路。聶軍以奉有保護之責。殲厥數百人。激怒朝貴。竟獲嚴譴。使當時立定宗旨。遠合東南各強吏。近柳東撫袁中丞。外謝洋人。內保租界。傳檄中外。自任勦匪。大局斷不至決裂。事縱無成。死亦轟烈。乃計不出此。進退失據。狼狽津沽間。賚志重泉。死事慘酷。格於頑黨。卹典闕如。彼武人不足責。其遇殊可悲矣。詩成并誌數語於此。

東南立約

北海鯨鯢跋怒潮。奔騰殺氣直冲霄。聯盟豈第全商務。抗命方能報聖朝。半壁河山資保障。滿天風雨幾漂搖。儘教協力支殘局。雞犬無驚靜斗刁。

陪都啓衅

擾攘燕雲鐵甲寒。那堪又起一波瀾。將軍失計先傳箭。老卒無能笑據鞍。蠶食陰謀多狡獪。龍興舊業念艱難。祇憐滿目荒涼甚。陵寢西風夕照殘。

袁許慘禍

浮○雲○慘○淡○日○無○光○冤○憤○填○膺○鬱○不○涼○三○疏○有○痕○皆○血○淚○雙○魂○無○路○叩○天○閭○未○除○
冠○帶○先○駢○首○即○斷○頭○顛○隤○熱○腸○地○下○相○逢○應○一○笑○羣○奸○顯○戮○懍○王○章○

某公督師

間○關○北○上○起○霓○旌○如○此○麤○才○竟○典○兵○節○制○四○軍○空○失○律○倉○皇○一○死○實○無○名○聯○羣○
狐○鼠○聲○同○和○當○道○豺○狼○禍○已○成○累○及○君○親○齊○切○齒○戮○屍○定○讞○有○公○評○

訛傳勝仗

十○萬○雄○師○盡○水○淹○爭○誇○大○帥○妙○韜○鈴○南○邦○俗○悍○紛○仇○教○北○闕○兵○屯○尙○戒○嚴○電○訊○
曾○聞○安○滬○粵○風○波○愁○說○起○滇○黔○民○愚○易○惑○真○堪○哂○舉○國○沈○酣○在○黑○甜○

傳旨議和

元○氣○凋○殘○歲○又○禩○垂○危○忍○見○病○重○侵○橫○挑○餒○虎○罹○身○禍○戰○惹○羣○龍○歎○陸○沈○急○召○
宰○衡○紓○國○難○還○勞○玉○帛○降○綸○音○紛○紜○前○事○非○朝○旨○差○幸○環○球○識○帝○心○

李相奉調

戎○馬○倉○皇○仗○我○公○頽○然○八○十○已○衰○翁○九○州○鑄○鐵○難○爲○錯○三○輔○登○壇○舊○掛○弓○宋○起○
李○剛○重○定○國○晉○勞○魏○絳○在○和○戎○黃○花○晚○節○由○來○重○勉○濟○時○艱○且○效○忠○

各路勤王

河○上○逍○遙○擁○節○麾○東○南○傳○檄○亦○何○裨○軍○書○火○速○悲○王○導○露○布○星○馳○愧○子○儀○豈○有○
臨○淮○新○壁○壘○空○餘○灞○上○舊○旌○旗○紛○紛○萬○馬○西○行○急○北○地○淪○亡○失○健○兒○

聯軍入京

痛○煞○諸○王○弄○太○阿○囂○然○八○國○擅○稱○戈○心○驚○君○子○爲○猿○鶴○眼○看○雄○心○盡○鶴○鵝○叱○咤○
風○雲○馳○鐵○馬○淒○涼○荆○棘○泣○銅○駝○不○堪○城○上○悲○笳○起○四○面○軍○聲○唱○楚○詞○

六飛西狩

萬○騎○雲○屯○擁○翠○華○狂○飊○摧○散○上○林○花○塵○蒙○遠○逐○天○邊○雁○日○暮○愁○聞○漢○苑○鴉○痛○哭○
幽○靈○驚○廟○社○傷○心○甲○士○化○蟲○沙○爭○傳○黃○蘗○禪○詩○在○預○說○秦○中○是○帝○家○

陝撫護駕

崎○嶇○隴○上○走○燕○雲○中丞由甘藩入衛 慷○慨○從○王○掃○妖○氛○載○道○車○旗○呼○萬○歲○如○山○號○令○肅○
 三○軍○西○行○深○為○閭○閻○苦○北○望○頻○驚○玉○石○焚○自○是○將○門○真○有○種○中○興○事○業○繼○襄○勤○

秦中大饑

六○龍○臨○幸○向○秦○州○供○億○新○添○萬○戶○愁○同○病○卻○難○資○晉○糶○山西亦饑移民無計為梁謀
 漢○庭○納○粟○空○糜○爵○道○濟○量○沙○枉○唱○籌○從○古○救○荒○無○善○策○培○元○端○在○法○歐○洲○

下詔定罪

盡○捲○陰○霾○見○日○星○九○天○霹○靂○下○雷○霆○金○縉○未○暇○酬○鄰○國○斧○鉞○由○來○懍○闕○廷○不○為○
 懿○親○援○議○貴○非○因○媚○敵○始○明○刑○請○盟○何○事○多○要○索○又○遣○藩○王○赴○柏○靈○

籲請回鑾

誰○云○百○二○壯○河○山○大○地○曾○無○戶○可○關○天○生○李○晟○為○社○稷○宋○留○宗○澤○奠○艱○難○維○新○
 待○看○培○基○礎○雪○耻○從○今○洗○野○蠻○四○萬○萬○人○齊○企○踵○呼○鑾○爭○盼○舊○都○還○

翰軒語

表臣心也

壬寅稿

官籍大興原籍江西
祖籍福建寄籍廣東人筆述

來。來。來。大聲。叱。亞。狗。付。汝。頭。門。不。看。守。乃。公。年。少。好。身。手。快。靴。窄。袖。站。門。口。何。敢。放。客。胡。亂。走。偶。然。闖。門。容。某。某。引。手。逼。膊。拍。臀。後。汝。看。杖。痕。皮。尙。縐。學。生。學。生。是。汝。何。親。友。逼。我。龜。頭。難。縮。鼈。出。醜。人。之。初。猶。在。口。上。大。人。忘。既。久。許。多。書。語。汝。解。否。天。聾。地。啞。答。何。有。扯。我。顏。甲。十。重。厚。待。汝。做。到。公。使。時。招。呼。學。生。不。爲。遲。

學。生。學。生。汝。太。不。曉。事。汝。道。做。官。好。容。易。他。人。吮。癰。又。舐。痔。我。生。只。解。驢。駒。媚。我。何。脚。色。今。到。此。我。在。神。機。營。蠟。鎗。一。張。紙。我。官。海。關。道。輪。船。幾。斛。米。錢。錢。不。到。手。幾。乎。受。大。累。王。邸。某。長。史。是。我。親。父。母。相。府。某。大。叔。是。我。好。兄。弟。朝。磕。千。個。頭。暮。投。滿。懷。刺。金。龜。三。十。斤。代。表。我。名。字。好。機。會。好。機。會。堂。堂。竟。做。天。朝。使。汝。今。逼。我。將。官。棄。血。本。未。還。何。况。利。我。若。棄。官。不。如。死。冤。死。亦。做。索。命。鬼。汝。汝。汝。太。不。曉。事。

公。案。手。一。拍。直。呼。巡。吏。縛。旁。人。搖。手。莫。莫。莫。先。生。句。大。人。句。汝。大。錯。若。輩。學。生。

實輕薄日罵相公爲操卓微服白魚想龍躍下座帝星光灼灼彼黨嶄然露頭
角徑欲手啓瀛臺鑰瀛臺百尺紅日鏢我失冰山足安託我今防敵非助虐人
言文明國極樂看取髮辮繫黑索辱人辱國孽自作百人奔走干唯諾昨聞會
議梁山泊公然彈我肆謠啄橐駝奮耳代兩角有何能爲敢作惡定知保我加
官又晉爵汝聽着汝看着



日本有賀長雄著 順德麥仲華譯

人羣進化論

洋裝全一冊

定價五角

羣學與政治學極有關係不研究羣學而言政治是猶不知生理學而言醫也此書分

人羣發生人羣發達國家盛衰二篇 前兩篇是全本英國哲學

大家斯賓塞氏之說 後一篇乃 著者之意見提要鈞元刪

繁就簡 故先讀此書後讀斯氏原書當無慮繁難前於清議報中已附印數章今

譯者復 大加點定 尤覺圓暢明達 現已出書 盍速購閱

發行所

上海大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發賣所

上海四馬路

新民叢報支店

美國威爾遜著
順德麥鼎華譯

政治汎論前編

全一册 定價壹元

是書爲美國博士威爾遜所著持論通達材料豐富於政治之起原及一切政
法變遷所以然之故 窮原竟委自希臘羅馬之古代以至法德英
美等之近世 其制度沿革 及其現行之憲法行政法地方制
度 等瞭若指掌理精而博言簡而賅誠適合我國今日智識之程度本局特聘麥君譯以
國文以公諸世麥君所譯各書皆爭相購取其譯筆之佳當爲世人所共認今將前編先爲
印出以慰先觀爲快之望有志經世者不可不急手一編也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發賣所

上海

新民叢報支店